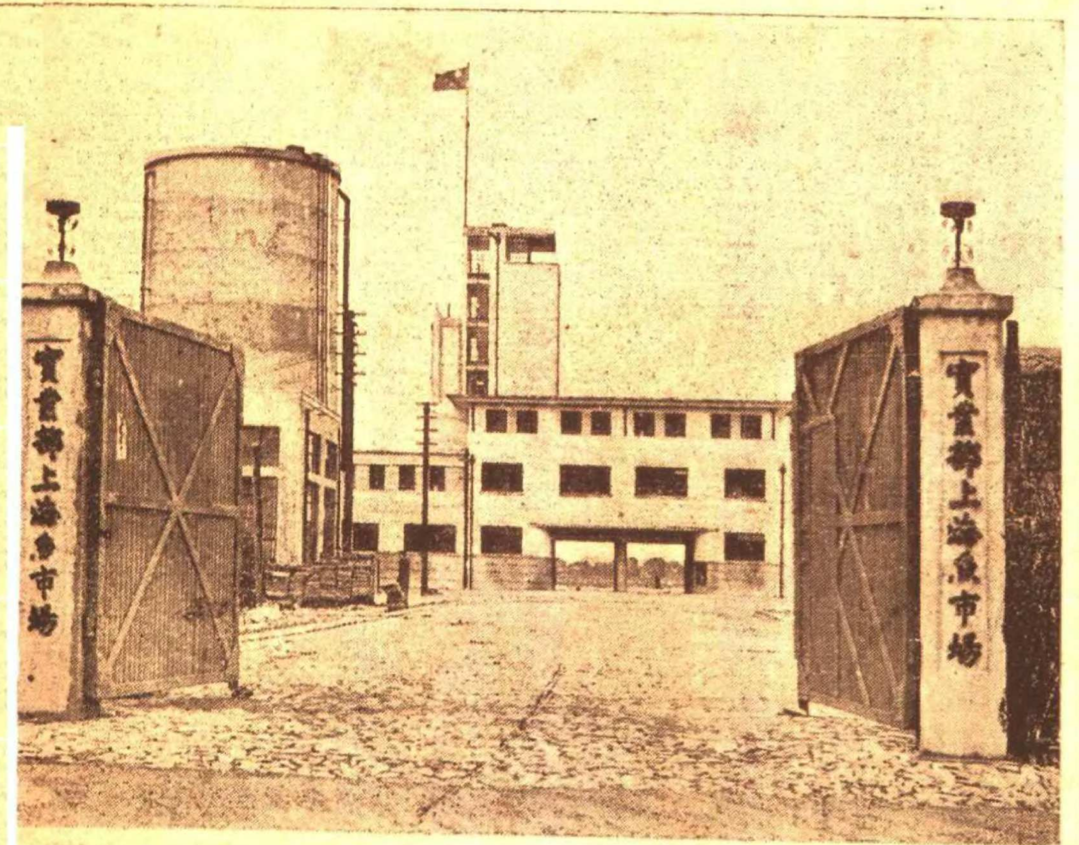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十六期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呈請登記)



王曉籟氏新任上海魚市場總經理職（上）為魚市場（下）為王氏（右第四人）與來賓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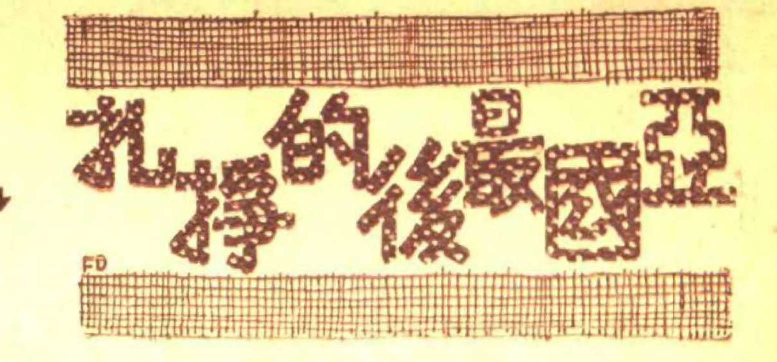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最近在漢留影



天津西沽太平花鼓之表演。

天津皇會中之五虎。



身在前線督戰之亞皇↓



亞多瓦戰役第四十週紀念，義王與墨索里尼在羅馬參加典禮情形。←

◆世界女子滑冰選手挪威代表選手女子Sonja Henie到美表演。

↑最近試航之世界「大郵船」「瑪利王后」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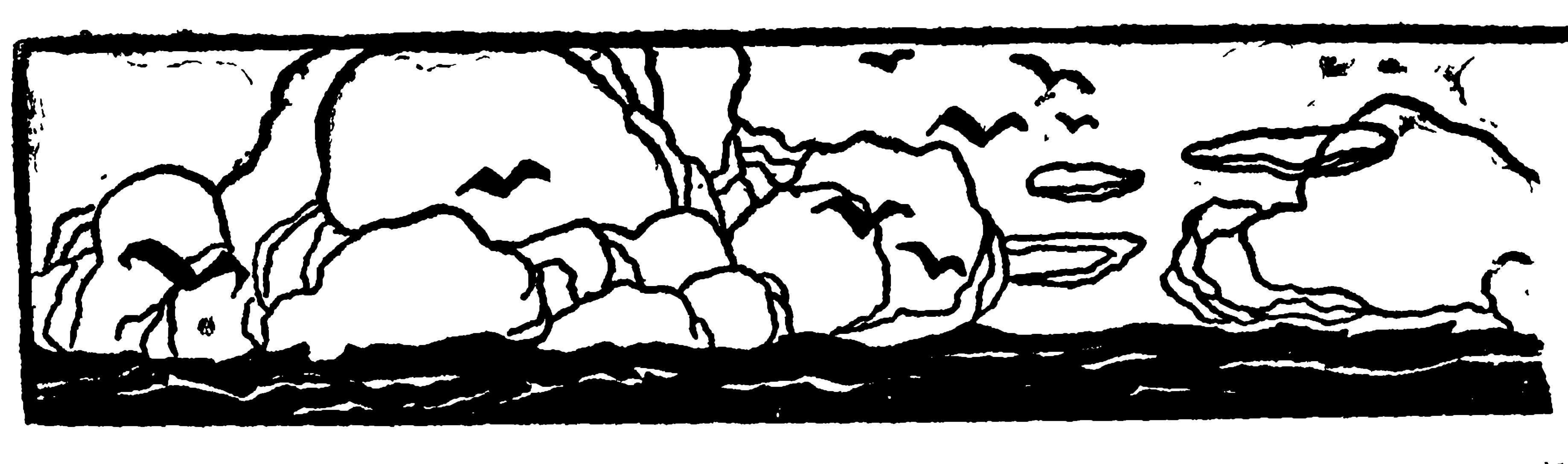
↘德國新造成之世界最大飛船「興登堡」號之膳廳內景

獲得一九三六年美國電影藝術學院獎品之女明星碧蒂台維斯與男星麥克拉倫。←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十六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廿七日出版





戰爭經濟與物質統制

傑一

一個國家，如果一旦陷於戰時狀態，該有些什嗎樣的工作？在戰爭沒有爆發以前，該做些什嗎樣的工作，以準備這未來的戰爭？一個國家不幸而對外宣戰，那嗎，整個國家的活動，不論是那一部份的國民，不論是那一方面的工作，都立卽集中在一個目標之下，那就是要戰勝敵人。一個國家不幸而戰敗，其遭遇的悽慘，是事前所不能想像的，同時，這沉重的負擔，也必然無情地壓在每一個國民的肩頭，決不能輕輕逃過的。

戰爭的活動是多方面的，有軍事，有外交，有政治，有經濟，而我們事前的準備，也是要各方面並顧的。筆者願以經濟學的見地，和讀者們一論我們應戰和備戰的必要工作。

從物質方面看，決定戰爭勝負的要素有三——人，錢，物，這三樣東西的供給都是有限的，然而戰爭的期限無定，而這三樣東西的消耗也就無窮。誰能保有最後的一個戰士，最後的一筆戰費，最後的一份糧草，誰就能把握住一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以有限的供給，去應無窮，至少是不可預計的消耗。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祇有加以統制，使各項供給均能盡其最大的利用，並且能延長耐用至最可能的時期。在戰時除必需實行人力統制，財力統制，物力統制以外，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那就是交通運輸的統制，以下分次述之：

一　人力統制

人力是發動戰爭和推進戰爭的最主要的原素，在前線衝鋒陷陣，在後方運籌掌握，以及從事於軍需食糧的生產，無一不需要人。近代科學發達，機械製造日精，武器層出不窮，然而這種種非但不曾減少人力在戰爭中的重要性，而事實上反而因此增高了人力的重要性。統制人力的主要原則是使人力的分配適當，這原則看來很簡單，可是這原則之能為我們真正所認識，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中一課嚴重的教訓所換來的。歐戰爆發之

初，各國徵募士兵。（時大陸各國爲徵兵制，英國爲募兵制。）在強迫軍役的國家，現役軍人立卽開赴前線，其餘任後方之責，在募兵制的國家，一聲募兵令下，全國人民中目擊國家危機，以及感覺到自身對國家的責任的，都紛紛應募入伍。於是全國少壯，凡是被選合格的，不論士農工商，大家都捨去固有的工作，加入營伍。在開始，大家對這件事，都祇有讚美的份兒，誰也不會想到，這其間還會有什嗎問題的。可是不久，重要的錯誤發現了。因爲這班健兒加入前線以後，在戰場上果然增加了許多生龍活虎，可是在後方的工業，却受了很大的打擊。各項事業，一時被抽去了許多精英，許多能手，有的減少效率，有的近於停滯。結果工作遲鈍，生產減少，這樣，就很快的影響到戰爭的發展。在大戰爆發後的幾個月內，各國先後感到這不幸的結果，而急謀補救。其後美國參加戰爭，鑒於各國已往之失，特加謹愼辦理，將全國人力，依照年齡大小，分成等級，每一等級中，再依照別的標準，如服務軍役之適合與否，受護持人的多少，原有職務之性質及其重要性等等分組，然後分別緩急，依次徵發。總之，國家一入戰時狀態，前線要有精幹之戰士，這是很重要的，同時後方各項事業，也要保有各種必要的人才，也是不可忽視的。二者應兼籌並顧，不能有所偏倚。政府動員全國人力，應使人盡其才，不致有所虛擲。至於如何實施人力的統制，這是一個技術的問題，歐戰以後，已逐漸演成一門專門學問，卽我們所習聞的「人事管理」Personnel Management是。

以上是就戰時而論，至於在平時，我們也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例如戶口調查和登記，這是統制人力的基本，而且非倉促間所能完成。不能臨渴掘井，此外如民衆之組織及訓練，各項後備軍的培植，技術學校的設立，這種種不是一時所能趕辦得及的，都要及早準備，使一旦戰事發生後，前線士兵的補充，以及後方工作人員的補充，都有一定程序，不致張皇失措，或甚至窮於應付。

二　財力統制

財力統制的目標，在集中全國的財力，以應付戰事的各項支出，戰端一開，國庫支出必然地會增加數倍，而經常收入，非但不能等比例的增加，而且因生產停頓等種種現象，反而有減少趨勢，如何使國庫收支，相互適合，這是戰時財政中的一個嚴重問題。

要求收支適合，本來祇有兩種方法，一是減少支出，一是增加收入。在戰時，大宗的軍費支出是無從減少的，因此祇有想法增加收入。在戰時這非常時期中，就不得不應用非常的手段以增加收入。

戰時財政是非常財政，可是健全財政的幾個原則，在戰時財政中必要仍舊遵守，歐戰以還，各國財政學者，關於戰時增加國庫收入的方法，得到一共同的信念，他們以爲在戰時欲求得財政收

支的適合，外債政策為上策，租稅政策為中策，內債政策及通貨膨脹為下策。外債政策是把戰費的負擔暫時轉嫁於外人，使本國的財源不受影響，這當然是最好的辦法。中國古代的理財原則，有所謂藏富於民，這在戰時尤其要注意。因為本國的財源，是戰爭的最後一筆資本，自當加意保留。歐戰戰費有百分之十五，得之於協約國間的債款，這到後來雖然促成了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經濟大恐慌，然而戰事結束以後，協約國之所以較德國迅速的恢復，得力於此者也不少。中國一入戰時，外債政策如果外交方面不先有準備，當然很少希望。不過外債政策有正反兩面。從正面講是向外國借款，從反面講是收回在國外的投資，前者必需獲得外國的同意，後者則本國可以單獨作主。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揭幕以後，英法德各國除集中現金於中央銀行外，復集中人民所有的外國證券，以換得清償入口貨所必要的外匯。吾國國民所有的外國證券，現在雖無正式統計，然而為數一定不多。可是我們私人在外國銀行的存款，以及在華外商銀行的存款，這數目却有相當。國家一入戰時狀態後，政府應從道德上勸導人民將此項外國存款自動收回或出售於中央銀行。從法律上限制及取締此種存款。這樣，對於戰時的國庫，一定有相當幫助。

其次是所謂租稅政策，這是以通常的財政方法，獲得戰事所必要的經費的政策。在歐戰時；英美兩國對於此項政策的運用，都有顯著的成功。其餘各國，也曾在戰中，在租稅收入方面開闢了多少新途徑，以應浩繁的軍事開支。最著名的是戰爭利潤稅的徵收。這在大戰開始不久的時候，英國就首先實施，起先祇限於軍需製造業，後來則普遍適用於各項實業，凡各業利潤所得超過戰前三年中任何兩年（此兩年由納稅者自行選定）的平均數，超過之數就應繳納戰爭利潤稅。稅率最高至百分之八十。其後美國參戰，也徵收此稅，不過所定的標準，並不是戰前的平均利潤，乃是利潤對資本的比例。此外各國實施此種稅的，都在這二種標準中採取一種。各國徵收此項稅金的，大都早已有所得稅制度的存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實行所得稅的徵收，因此在戰時要施行戰爭利潤稅，一定有許多困難。

一個國家要在戰時，靠租稅政策以獲得戰費，那嗎，她的稅源必需要很充足，換句話說，經濟已發展至相當程度才可。而其次，她的稅制必需富有彈性，否則，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後是以發行內債及銀行借款方式，開始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是一個最愚笨的政策。然而如果別的路都走不通了，政府也就祇有被逼出此下策。一個國家，如果對於勝利的把握，有十分保障，那嗎此種政策，對於國民經濟，未必定有大害。因為戰事結束以後，可以用戰勝國的資格，向對方索取戰費，那嗎，已發出的內債，可以逐漸收回，也就不致闖大禍；可是國家一入戰爭的漩渦，對於最後

的勝利，誰都不能把握住，所以這終究是一危險的政策。歐戰時德國的戰費百分之八十五出之於借債，他們的政府滿想戰勝協約國後，一起取償，可是最後還是苦了自家。通貨膨脹政策的危機在一發之後，往往不可復收。因爲通貨第一度之膨脹，卽種下第二度膨脹之因，而第二度之膨脹，必較第一度爲烈，其相差數，爲幾何級數而非數學級數。通貨膨脹爲社會覺察以後，因民衆心理關係，物價之上漲有過於通貨實際膨脹數之勢，同時，貨幣之週轉率，也因而增加，物價過度上漲，必使國庫支出愈感窘乏，於是非有第二度膨脹不可，彼此層層相因，互爲因果，結果就無所底止，所以非到萬不得已，這政策總不宜輕用。

在戰時，統制財力，不論是採取任何一種政策，現金的集中都是必要的。而在通貨膨脹政策，集中現金，尤其是唯一的前提。因爲現金如果不集中，通貨一實行膨脹，市場物價，就會用兩種貨幣來表示。這是金融紊亂之源，所以必須制止。此外，現金集中後，可以鞏固中央銀行在國外市場上的勢力，同時可以增加外人對國幣的信仰，維持國幣的匯價，這在戰時是很關重要的。

三　物力統制

物力統制的目標，在謀戰爭所必需的物質需要的充分供給。有許多物質，在戰事進行中十分需要，可是本國生產可以充分供給，或生產雖不在本國，然而可以按時接濟，這樣來源不成問題，就可不必統制。有許多物質，本國雖能生產，然產量不夠用，外來的接濟又不可靠，於是祇有限制消費。有的物質，本國根本就不能生產，外來的接濟因敵國的封鎖，又沒有希望，於是祇有另行設法代替品。國家一入戰時，消費方面頓然增加了許多項目，生產方面因物質人力等的減少，往往低落，要使生產力的運用，適合於消費方面的需要，不致感覺短少，全國就祇有來一個大規模的物力統制，先求得全國在一定時期內或一年或一季的各項消費量，然後使各項實業，按消費量生產，沒有剩餘，也沒有缺少。把剩餘的生產力，移向短缺的部份，以資調劑。本來這份調劑工作，在我們這以利潤爲主的經濟中，由供求的關係，影響於物價，由物價影響於利潤，最後把生產力自然的調整，然而這需要相當時間，這樣紆緩的變換，不適於軍事萬急的需要，所以要靠人力加以調整。

戰爭所必需的物質，種類很多，然而大別之，有兩類；一是軍需方面，卽維持戰鬥力所必需的，一是生活方面，卽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前者如炸藥，汽油，銅，錫，鋼，染料等，後者則以食糧爲主要。然而有時候，飲料的供給也成爲一大問題。（此次義軍侵阿，飲水就成爲問題，亞國如能設法控制義軍飲水的供給，那末侵亞軍就可不戰而退，同時，英國也有人提議應取締義軍至英領地採取飲料，以資制裁者。）中國現在，這兩方面的生產，似乎都很有問題。軍需的供

給，究竟夠用至若何程度，飛機大砲彈藥等的製　，究竟有無障礙，筆者愧非專家，不敢有所論列，希望我們的軍事當局加以注意。至於食糧生產的缺乏，這是一查海關報告——米麥進口居各項進口貨的首位，這事實所可知道的。中國食糧生產之所以不足，生產方法之陳舊，生產力之低落，實爲主因，因此如果加以改良，生產量的增加，實有很大的期待。不過一時如果不能達到目的，那末代用品的問題，就很可注意，德國因爲麥產不豐，政府就提倡改食馬鈴薯以資替代。中國現在一方面果當改良農產，一方面也可以鼓勵雜糧的種植，以應急需。

物力統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物價統制。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物價本來是統制物力的重要機紐，使通常的需求和通常的供給相適合。可是一入戰時，物力的供應，應以戰爭的需要爲前提，其餘的需求應當放在次一等，這不是依靠自然的勢力，影響物價所能順利達到的。戰時物價統制的主要工作，是在阻止軍需品和日用必需品的過度漲價，使戰費的支出以及人民生活費用，不致過分提高。一入戰時，軍需品和日常必需品的消費，必定增加得遠過於供給方面所能追隨的程度，於是有一種自然勢力，驅使物價上漲，所以要統制物價，必需注意代用品的獲得以及消費的限制，否則是很難奏效的。英國在戰時曾實行麵包的消費統制，無論何人（英王亦在內）購買麵包，必需依照麵包劵上所規定的分量，不得超過。德國到現在還施行着牛油的消費統制，使牛油的供給雖不充裕，而　格則依舊，這都是很好的例子。

四　交通統制

交通的統制，在使軍事進行，有敏捷的交通工具可資利用。所謂交通，實在包括兩方面，一是消息的傳遞，一是人口和貨物的運送。而交通工具又包括水陸空三方面，各國戰時的交通工具，事實上卽是常時的商用交通工具。歐戰時，在英軍陣地運送士兵的汽車，多半是倫敦市上的公共汽車。近年來各國航業的猛烈競爭，在商業意義之外，也未始不含有軍事的意義。所以政府如欲在戰時得到良好的交通工具，應注意在平時促進商業交通的發展；不過這是指車輛，船舶，飛機等而言。此外如道路之開闢，飛機場之修築等，這還是要政府先加準備的，一入戰時，全國交通工具，凡可資軍事利用的，應集中在一個機關內管理，適當分配。同時在軍用以外，還應當努力維持民用交通。近來幾次對內對外戰爭的經驗，往往一有軍事行動，卽就地徵車徵馬，封船拉伕，此種中世紀式的交通統制，應卽設法改良。政府和社會，應合作鼓勵人民之自動投効，不得已而出之於徵發，也應當比例給值，否則騷擾過甚，必致影響於秩序和安寧，前線必難持久。

中國近年以來，道路的建設，頗有成績，不過同時我們希望當

局設法使車輛的增加與里數的增加，要維持相當比例，否則，祇是有路而無車，那末路也祇算白築，決不能發揮其固有功能。

×　×　×　×

以上云云，關於戰爭經濟的各方面，大致輪廓，都已說到。至於國防經濟和戰爭經濟的區別，本是「一物兩面」，可以不再詳述。關於人力，財力，物力，交通等的統制方法，非一篇短文所能詳述，下列各書，敢爲介紹：

（一）關於英文著作（包括英美兩國所出版者）

James T. Shotwell 主編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美國Carnigie Endowment for Inertnational Peace 出版，自一九二一年印行以來，年有新增，現已出至一百四十餘卷，各卷都由專家執筆，大都和所敘事實，有直接關係，材料豐富可靠。

A. C. Pigo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有徐宗士君譯本） London 1921

Grosvenor B. Clarkson: 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Boston 1924

U. S. A. War Industrial Board: America Industry in the War Washington 1921

A. W. Kirkaldy 編 Industry and Finance, War Expedants and Construction London 1918

Howard L. Gray: War Time Control of Industry New York 1918

J. L. Langhlin: Credit of the Nations New York 1918

W. S. Culbertson: Commercial Policy in War Time and After New York 1919

（二）法文著作。

G. Olphe-Galliard: Histoire e'conomique et financiere de la guerre 1914-1918 Paris 1923

（三）德文著作。

Bernhard Harms 編 Kriegswirtschaftliche Untusuchungrn 共十七卷 Jena 1915-19

Adolf Caspary: Wirtschafts-strategie und Kriegsführung Berlin 1932

[illegible]



韃靼尼爾海峽問題之回溯

子修

一　土耳其要求恢復海峽軍備

繼德國進軍萊茵以後，土耳其軍隊現已開入韃靼尼爾非武裝地帶。按上月下旬（即三月廿四日）據國民社與哈瓦斯的電訊，即傳土耳其政府已以國聯行政院理事的資格，正式向國聯要求修改洛桑條約，擬在韃靼尼爾，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及馬摩拉海上重設軍備。據本月十二日路透社倫敦電訊，英國確於是日接到土耳其政府申請修正洛桑條約中關於海峽不設軍備之牒文。而國民社海通社日內瓦十一日電訊，亦稱國聯秘書廳已於是日接到土政府之正式公函一件，囑將修改洛桑條約及重新構築韃靼尼爾海峽防禦工程諸問題，列入本年五月間召開之國聯行政院會議議程。路透電且謂土國政府送交英國政府之牒文，曾言及洛桑條約應加修改之理由，第一自一九二四年條約簽字以來十年中，就歐洲大局的政治軍事觀點而論，已多有變動；第二觀近來歐洲政治風潮，已證明目前集體保障機構運用之遲鈍；第三韃靼尼爾海峽今日之地位，使土耳其一旦遭遇戰爭，不能作正當防衛。所以土國政府準備早日開始談判，商妥海峽佈置條例，俾土國得安保其土地，而免受他國之侵略，並得以至有用之精神，發展地中海與黑海間之商業航務云。土國政府提出的這三種理由，不外是認識了本國國際地位與實力之增大，指責國聯機構之無力，而要求土耳其之完全獨立與自主。

本來土耳其自基瑪爾柄政，國勢勃興以來，舉凡各種不平等條約，皆已摧毀殆盡，惟有洛桑條約上所限制的海峽設防，規定其完全開放，尚於土耳其不無白璧有玷金甌微缺之憾。所以在去年四月德國撕毀凡爾塞條約，重整軍備之時，土國政府亦曾提出修改洛桑條約的要求，本年在英王大喪的時候，又在倫敦對此問題，多所活動。顧以時機未熟，終久沒有成功。今值德國廢棄羅迦諾條約，又得到借口的機會。我們要想澈底明瞭土耳其要求海峽設防

的因果關係，實有檢討韃靼尼爾海峽的地位與洛桑條約史實的必要。

二 歐戰中的海峽問題

在歐洲大戰之前，土耳其的國勢，非常孱弱，久成列強角逐之場，而君士坦丁堡為歐亞交通的樞紐，韃靼尼爾海峽為黑海與地中海出入的門戶，故英法德俄各國，爭奪頗為激烈，尤以俄人視為與其政治軍事、宗教、交通上有重大的關係，而英國又以該地為阻止北歐之熊的俄國之保衛地。嗣後德國在土勢力大為膨脹，至土幾有被德支配之勢，有了這種三角關係，韃靼尼爾海峽地帶問題，乃愈加尖銳化，複雜化。迨乎歐戰開始，俄國極力設法欲使土國嚴守中立，不幸此種努力歸於失敗，於是俄國乃欲乘機實現其占領君士坦丁堡與韃靼尼爾海峽之宿望，而英法兩國，又為當時周圍之環境所迫，不得不承認俄國此種惡毒計劃。故在歐戰當中，英法義俄四國間，曾經成立過四種瓜分土耳其的密祕條約，而關於君士坦丁堡與海峽地帶領有協定（一九一五年四月廿六日）即為其中之一。

本來俄國政府，在開戰之初，對於解決海峽問題的方針，尚未具體決定。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俄皇尼古拉斯曾對法國駐俄大使陳述其對於將來和平條件的意見，關於海峽處分問題第一是海峽之自由航行權；第二是將土耳其驅逐於歐洲之外；第三是以東斯列斯歸俄國，以耶諾斯・米察線以北地方歸保加利亞；第四是將君士坦丁堡歸國際管理。後來因為俄國議會與元老院的意見，想完全掌握海峽地帶，故俄政府乃決定占領君士坦丁堡。英國當時極欲借助於俄，外相葛雷曾於是年十一月九日對俄聲明，保證在德國敗後，俄國有自由處理海峽與君士坦丁堡之權。不過這種消息，當時嚴守祕密，即法國亦完全不知。並且英國又借這機會（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向俄提出合併埃及問題，要求承認，以作承認俄法管理海峽之交換條件。

不久土國發生單獨構和運動，英法兩國雖有接受之意，但是海峽地帶之處理問題，實為土耳其單獨構和之關鍵。英國一方認土耳其之單獨講和為有利的運動，但一方又不願英俄兩國關係之惡化，若遵守與俄國的誓約，則對土國提出的保全領土條件，又難接受，於是英國竟處於進退兩難之境。

一九一五年聯合軍戰狀不利，乃有攻略君士坦丁堡的計劃。俄國外交當局雖想參加韃靼尼爾攻擊戰，但是軍人方面因為在軍事上感覺困難，以其必無效果，故拒絕參加此種攻略計劃，而專由外交方面擁護海峽地帶之權利。一九一五年三月四日，俄國曾向英法兩國提出具體方案，其內容為：「俄國擬在戰後合併土耳其之範圍，在歐洲土耳其為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魯斯海峽之西岸

一帶，馬摩拉海與韃靼尼爾海峽一帶，東部斯列斯的南邊，在亞洲土耳其則爲博斯普魯斯東岸一帶至薩加利亞河之半島全部，馬摩拉海島，晉布羅斯與特內多斯島。但決不侵犯上述各地英法兩國的特權，」此外又附有「關君士坦丁堡爲自由港，許可各國商船在海峽自由航行」一條。而英法兩國當時，完全在以海峽地帶作爲籠絡俄國主戰派的香餌，故對俄國此種要求，分別於是年三月十二日，三月八日加以承認。於是關於海峽領有問題的英法俄三國密約，即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廿六日以交換公文形式在倫敦成立。不過這種祕密條約，在俄國革命後克倫斯基政府當時，依其主張之不合併不賠償的原則，即失其效用。迄至列寧政府成立，經其公表，此種祕密條約，始暴露於世。

三　形勢的變化

在歐戰初起的時候，英法俄義之間，對於瓜分土耳其問題，締結了各種祕密條約，滿想在戰爭勝利之後，着手實行，不料後來因爲美國的參戰與帝俄的崩潰，給予了聯合國近東問題以一大影響。並且在休戰之後，小亞細亞方面的形勢，亦發生變化，所以這種祕密條約，即無形中歸於消滅。

據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日英國外相巴爾福通告美國的公文，說明聯合國對土開戰的目的是：「在解放土耳其暴政下的人民，驅逐與歐洲文明無關的沃特曼帝國。」而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英國首相路易喬治所說的開戰目的，則又不同了，他說：「我們對土開戰，並非想奪其首府君士坦丁堡，亦非想奪在人種上占有多數土耳其人的小亞細亞與斯列斯沃野，即吾人雖不拒絕保存土耳其帝國爲土耳其人的安宅，並設首都於君士坦丁，但是吾人以爲將通黑海與地中海的海峽中立化國際化，對阿剌伯，米索波達米亞，阿米尼亞，敍利亞及巴勒斯丁因等地，承認其爲另一國民條件，較爲妥當。」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大總統威爾遜發表的媾和綱領十四條中，即有關於土耳其問題一條：「現在屬於土耳其版圖內的土耳其部分，仍應留於土耳其帝國主權之下，但是雖處於土耳其政權之下，而爲他種民族，則非容許其有作自治發展的機會不可。韃靼尼爾海峽，對於任何國籍的商船，亦應在國際保障之下，永遠開放。」

四　色佛爾條約成立的經過

在近東問題上面，各國的利害關係，非常複雜綜錯，聯合國方面，雖然成立了大體的協定，但在解決實際問題時，其紛爭仍然不絕。而革命後的俄國近東政策之變化，阿剌伯獨立運動的擴大，希臘軍隊在小亞細亞上陸的事實，更使事態增加了糾紛。

對於韃靼尼爾與博斯福魯斯海峽的自由通航保障，本爲英美法義各國一致明白的主張，但是要想保障海峽之自由，又非有陸海軍的實力不爲功。且當時除了美國之外，別無可以負此重任的國家，威爾遜雖有出任保障之意，但又怕國內輿論的反對，故對這個問題，竟未得到結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法國總理克里孟素赴英，與英首相路易喬治會商，聯合國當時有親土論與排土論的對立。英國政府因顧慮印度與非洲回教徒發生反感，乃同意印度大臣孟太紐的主張，一九二二年二月在倫敦召開最高會議，起草對土和平條約草案，以作四月舉行之聖列莫會議的基礎，即成爲後來的色佛爾條約。

但是當時反對這個會議的規約的，不特是對手國的土耳其，即義法兩國亦反對甚烈，義大利在這次會議中，雖有割據多德加內滋羣島及特里波利，參加海峽管理機關，在小亞細亞設置勢力範圍的特權，但是明知難使土耳其履行條約，而法國爲維持其在土之文化經濟勢力，則以保全土國爲有利。即英國國內輿論，亦懼印度回教徒對土表示同情而發生變動，故大起反對。只有希臘政府願以實力保障土耳其之履行，六月廿一日布朗紐會議結果，不顧義法的反對，由希軍擊破土國國民黨軍，占領安發里堡，而進迫君士坦丁，土耳其政府於七月廿二日御前會議的結果，遂決定屈服，八月十日土代表在巴黎簽字，該約第三十六條規定以君士坦丁仍歸土耳其主權之下。

五　土耳其國民黨與希土決戰

一九二一年希臘外交家維尼齊洛斯失敗之後，君士坦丁王復位，因得英國之援助，繼續與土作戰。而當時土耳其的國民黨，亦得蘇俄的精神與物質的援助，軍容爲之一振。法義兩國又漸次離棄希臘而與土耳其接近，並以調停者自居，故一月至三月召開的倫敦會議，英法義三國暗示希土兩國的條件，關於海峽問題的重要事項，即爲縮小海峽兩岸的軍備撤廢地帶與撤退聯合國之占領軍隊。但是希土兩國對於所提條件皆有不滿，故三月在小亞細亞又開始戰鬥。倫敦會議雖未成功，但是對於色佛爾條約，却表示了改訂之意，此實色佛爾條約改爲洛桑條約的階梯。同時法義願與土耳其單獨講和，又開對土外交一新紀元。是年三月十二日法土條約成立，三月十三日義土亦達到協定，法義兩國既放棄其從來對土高壓政策，而與英國援希制土政策相對抗，於是歐洲列強的近東政策，乃由其各自的立場而發生意見與方針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八月下旬，土耳其軍忽對小亞細亞之希臘軍中央陣地，開始總攻，而將希軍主力擊潰。此次的決戰乃使近東時局根本發生變動的原因，使聯合國不能不另在新基礎上與土耳其議和。

英國見土耳其軍着着勝利，行將進迫海峽地帶，未免呈現驚惶之象，乃於九月十二日照會法義兩國，力陳不問近東局勢如何，對於海峽地帶與君士坦丁堡問題，三國實有採取一致態度的必要，並謂如在希土軍事結束事實已成之後，則於聯合各國將爲不利。九月十五日英國又對土國政府發出警告，請其尊重海峽地帶之中立，並決意增派陸海軍前往維持。英國此種態度，當時頗惹起國內外的反對，且英政府亦明知單獨對土開戰，不特將使法義兩國與英關係破裂，並有惹起印度回教民族反感的危險，且實有陷於俄德兩國術策之虞。乃派加遜爵士赴巴黎與法義代表會商，決定招請土耳其開和平會議。其招請狀中，關於海峽問題，主張撤廢兩岸之防備，以維和平而擁護鄰國利益，置海峽地帶於國聯庇護之下，以確保其通航之自由。

土耳其政府於十月四日答覆英國，同時提出要求，謂：「保持海峽之自由，須不害及土國之主權，且討議海峽自由通航問題時，不使俄國烏克蘭參加，殊爲不當。」十一日英法義希土五國，在姆達尼亞成立休戰條約，而在休戰條約中規定「土軍不開入海峽地帶一定區域之內。」

六　洛桑條約的締結

近東講和會議，因英國之總選舉，義國的法西斯政變，迄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始在瑞士洛桑開會。在開會之前一日，英國外相加遜，法總理普恩嘉賚，義首相墨索里尼曾對和平條件之大方針有所協議。在第一次會議中，關於地中海及多島海問題，土國在其國防的觀點上，主張領海內的特內多斯，晉布羅斯，列姆諾斯，沙莫特拉斯四島歸土領有，而對領海外的舊領土，則要求撤廢島上的武裝。而聯合國方面，對於各島之武裝撤廢問題頗加考慮，而對四島之領有問題，則僅承認在海峽入口處之晉布羅斯與特內多斯兩島歸土領有。而關於海峽中立問題，洛桑條約實爲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洛桑條約第二十三條規定：「締約各國承認並聲明無論在平時戰時海峽地帶海空路的航行應爲絕對自由的原則」並在各國間另有關於海峽制度的特別協定。其中規定「韃靼尼爾海與博斯普魯斯海峽周圍二十公里以內，不設軍備，馬摩拉海的島嶼也受同樣的限制，海峽歸國際通航，一任各國船艦的通過，土耳其不得徵稅，不得加以檢查和限制，」此外在第十七條中，尙有成立一海峽委員會加以監督，而由英法義日四國擔保的規定。

在此次會議中因土耳其態度之堅強，聯合國意見之不一致，會議屢瀕於危，後由聯合國方面作成和平條約草案及其附屬各種條約的草案，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九日交與土國代表攜帶歸國。但是土國國民議會，態度頗爲強硬，三月五日投票結果，竟以百

六十票對廿票之差，議決拒絕聯合國方面提出之條約草案。後來政府首領知事態之重大，力主穩健之說，而議會中亦漸軟化，土國政府乃向各國代表要求以前之草案爲基礎而再開談判，三月二十一日經英法義日四國專家會議討論之後，乃於四月廿三日重開洛桑會議，至七月廿四日，洛桑條約始告成立。據當時各國言論批評，皆謂洛桑條約爲土耳其之大勝利。一九二四年八月以前，經關係各國政府簽字批准，即由八月六日實行生效。

七 海峽問題的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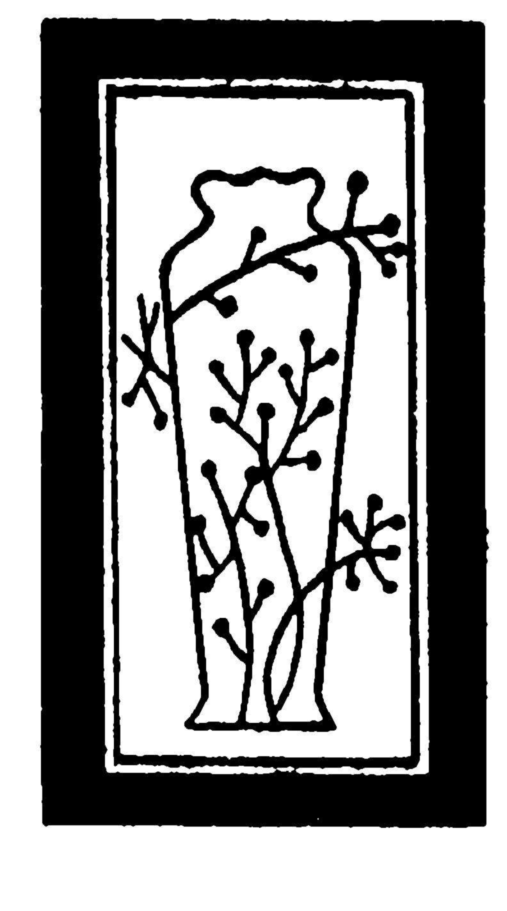
上面已將歐戰前後關於韃靼尼爾海峽問題的國際外交史實拉雜的略述一過，現再進而檢討此次土國提出要求的動機與背景。

土耳其對於這種門戶洞開，有損國家主權的條約，早想加以修改，而恢復其獨立自主的國權，已如第一節中所述。現在歐洲列強之間，軋轢愈烈，德國復在萊茵設防，而洛桑條約擔保的英法義日四國，亦正處於互相衝突的形勢之中，這正是土耳其達成其巴爾幹盟主地位的企圖的好機會！此外還有兩種重大的原因，爲土耳其此次提出要求的背景。第一是英義在地中海的爭霸戰，墨索里尼自稱在地中海無敵，英國因知獨力難獲必勝，故極欲取得土耳其之協助，最近義國且有在地中海各島建築要塞之說，英國爲鞏固其東地中海的地位計，更有取得土耳其政府同情的必要。第二是俄土兩國的邦交，年來頗爲敦睦，最近德俄關係，已到不可妥協的地步，且有日德軍事同盟，兩方挾攻蘇俄之說，僅以黑海艦隊，蘇俄實感不安，所以極欲利用土耳其爲其黑海方面的屏障，以禦反蘇軍的乘隙東進。

由上面各種理由看來，土耳其此次提出要求，是很合機宜的外交，再加以英俄之暗中支持，全民族的力量爲之後盾，土耳其國民黨年來的努力，恐怕要在這次完成了。

飛機裝電話

美國運輸飛機，最近將實行裝設電話，以便與地上直接通話，較之無線電，自便利多多。惟此項電話，目前祇供機上職員使用，乘客尚不能享受云。



西藏的透視（上）

釋超一
絳央尼馬 合著

一 序言

一千三百年前，唐蕃和親以後，西藏與中土已成一家。經過的時間不短，故西藏的名稱也有不同，唐以前稱爲禿髮，其後名稱屢易，有吐蕃西番烏斯藏西藏等等的不同。不過在宋元明清四朝，又視之爲藩邦，雖然不是本部，究竟仍然是一家。民國成立，五族共和，約法上載得明顯，所有五族的人民和土地，都是民國的份子，一律平等。掃除以前本部和藩邦的界線。換句話說，都是民國的主人翁，與從前的地位就大不相同。

從地理方面言，西藏是高原的地方，對於附近各地，都有居高臨下之勢。河流自西藏發源下流入於東南各地的，也就不少。所以西藏若是與鄰近的地方衝突，總是蹂躪一場。千餘年來川甘新三省的地方，都是受過蹂躪的。西藏是山路崎嶇，冰天雪地，外面去征討，是一件很難的事。

再從最近百餘年的歷史看起來，俄國積極的在東方找海口和地盤；英國佔領亞洲許多地方。西藏就成爲二國在我國以西即中央亞細亞地方的鬥爭焦點。俄國欲吞併了西藏，以居高臨下之勢，越希馬拉雅山而直驅印度平原。英國却要想把西藏拿到手，一則可以利用西藏高原和希馬拉雅山的大雪山來作一個消極防俄的屏障，一則可以佔領西藏，也以居高臨下之勢，控制我國的西部，鞏固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所以英國在希馬拉雅山南麓，早就弄好了一個鐵路網，包着西藏，躍躍欲試，總想接軌進入西藏。有人說英國想修鐵路由印度經西藏直達長江，這不是不可能的。民國初年四川的郵務長，多半是英國人，有一時期妙想天開，計劃把歐洲來華的郵件，由印度經西藏以達長江，只因西藏交通太不便，所以不成功。但是英國人的處心積慮也就可想而知。

說到西藏對於我國的聯繫，因爲交通不便，所以西藏與內地，那怕是一國，却是非常隔膜，反而與英屬印度來往較便，尤其以政治上的往還是如此。向來內地派人入藏，多取道印度，國內的旅行要經過外人的地方，眞是可笑的事。因此之故，自然而然的，內地的人除了空口說些白話外，也就不十分想在西藏有所建樹。可是我們看一下，俄國對於西藏在日俄戰後無心顧及，英國詳察時勢，於一九〇七年請俄國正式聲明不圖西藏；但是英國呢？對於西藏反

而日進無疆的，國人每不注意。只是發生一件大事，受過一次刺激，略略有些不關痛癢的反應而已。

我們既如上面所說的，知道西藏地方爲高原，有居高臨下之地利，故英國亟欲得之，免受威脅，但是西藏爲我國的領土，又怎能放棄呢？何況有那樣的地利，存之可以固國防，一旦失去則我國西部，亦必隨之而亡。國人只知北方有人工的長城，頗爲國人所注意，何以不知西南之天然長城——希馬拉雅山呢？加以西藏高原，無異於長城內之碉堡，那更是人工長城所沒有的。現在的國人，又口口聲聲要把四川作爲復興民族的根據地，四川又恰在這長城和碉堡的下面，鞏固四川又豈能忽視西藏？不然，敵人自碉堡衝下來，可以把我們復興民族的根據地，一脚踏平了。

西藏問題的重要性，國人也知道，政府也很想找一個辦法，早些解決。民國以來，未經放鬆過。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也有專司其事的蒙藏委員會，承襲從前的蒙藏院而成立的，竭力想辦法，總是不收效。換句話說，心有餘而力不足，事倍而功半。謝國樑曾在西藏當過士兵營長，奉派到拉薩去，算是未工作就死掉，同路的譚雲山在印度與太戈爾有學會的聯繫，到了拉薩，行動不得自由。甘孜縣周知事率通司二人講演三民主義，羣衆未聽完，即磨拳擦掌，想以武力對他。劉女士到拉薩，西藏人頗爲驚訝，以爲內地擠當大事的，只有這樣一個女子，據劉女士自己的說法，當然有相當的收穫。數年前又有特派員到西康，終於不能立脚而返京。再回頭一看，清末的趙爾豐率大軍進攻康藏，所向無敵，博得趙屠夫的綽號，革命以後，他的成績又在那裏？可見政府對於西藏，是竭力想辦好，但是不知道應如何辦，故終於辦不好。這不足怪，一言以蔽之，是因爲不知道病在那裏，所用的藥方也就不對症。

作者自脫離軍政界後，削髮爲僧。大勇法師組織佛教藏文學院於北平的時候，才從廬山北來。其後就追隨勇師入藏，先在鑪城南關外南無寺絳央確伯「格喜仁波且」處學法。後到察木多，再到拉薩入哲布寺，在羅舍嶺放「扎倉羣則」，就請羅舍嶺的「堪布」及康薩拉大喇嘛爲教授密教的師傅。又延格喜喇嘛教授「扯易」。又於叭榜卡喇嘛前受阿彌陀佛及卡機瑪大灌頂法。七八年間除虔誠學法外，平時處於西藏人中，無時無地不與藏人接觸，特別留心漢藏人間之關係。初懷疑西藏人的性情，與漢人不同，相處或許不易。又疑西藏問題不能早日解決，或許由於西藏人之不好應付。換句話說，以爲西藏人對於漢人的隔閡很大，或者勢不兩立，不然西藏問題何以始終無法解決？乃不憚煩勞於學法的暇時，多問西藏的情形，多與西藏人交談，儘力利用耳目，以探討藏人的心理。詳詳細細加以觀察，過後才恍然大悟，知道錯誤不在藏人方面，而在漢人方面。政府雖是多方努力，可是瞎碰一場，最好的結果不使事態更壞罷了，若是從最壞的方面說來，那眞是使漢藏的感情，一天惡似一天。內地的人，多年以來，就想西藏內向，因未能滿意，只報怨藏人之不同情，而同時藏人方面，又何嘗不是希望漢人方面，不要把他們丟掉不管。他們盼望內地的幫助，實在比我們盼望他們來合作以對外人的心理，還來的強些。內地的人常說，達賴

喇嘛親英，西藏親英，既誣達賴喇嘛又誣西藏的人。其實，西藏人之親英者，殊不多見。漢藏雙方竭望打成一片，反而事實上愈見疏遠。惟一的原因，是「漢藏不通。」要想溝通漢藏，不能不先把西藏的情形，弄個明白。

二 西藏之自然狀況與交通情形

西藏本部，山脈由西而東，東部則由北而南。對於鄰近之川滇甘新各地，因地勢甚高，有居高臨下之勢，故鞏固西部國防必重視此天然之長城與碉堡。東部之地多已設縣治，西部則尚無。天然之蘊藏甚豐，故英國亟欲得之，惟因印度方面，尚無辦法，且有回教徒之反抗與甘地之不合作，始終未能平靖，故對於西藏，一時尚難取積極態度。因地勢甚高，東北西三部多雪，南方較少，希馬拉雅山則又積雪不化，山谷之中，平原亦不少，可作飛行場之用。三四月時，青草生長，空氣新鮮，綠茵一片之地，所在皆是。人民不努力於農事，故植物於播種之後，聽其自生，七八月時前往收穫而已。拉薩氣候在全藏為最好，四季溫和，冬季約為華氏三十度。陰歷十二月正月降雪，但不甚大。夏季不過九十度而已。其北則寒，其南則熱。附近之地，少森林，多草地，而宜牧畜，無柴而用牛糞。人民飲食頗為簡單。拉薩地方不大，無城郭，由二山頭一大谷，成一平原。有一小山，達賴喇嘛之布達拉宮，即在其端。藏人視該山為龍脈，故築布達拉宮於其頭上。昔日由西方入拉薩市者，須繞布達拉宮後經欽差鑒山為路以通之，行人乃便。但藏人以為龍脈切斷，故達賴喇嘛亦為力爭。欽差不得已乃建立一大塔，下面如門，左右又立二塔，其下懸鈴一長串，風來鈴響，指為搖鈴接脈。拉薩至達賴喇嘛之花園——羅布林迦，須通過此門，由羅布林迦至色拉寺旁之電燈廠，約十五里，經達賴喇嘛之寵臣工烹納築成馬路，可駛汽車。拉薩小平原東西約數百里，南北約數十里，東北方可通結古與西甯，距拉薩三日之地有大山須繞行。將到西甯時為一大平原，出產不多，行人穿日而宿。西藏多山而少河流，河面不寬，最大者為金沙江，寬不及一里，有皮船為渡，其水湍急，但可設法航行。拉薩至後藏日喀則只有大山一，但亦可築路。拉薩至印度約二十餘日，有大山須繞行，途中帕克里有山，亦可築路，現有之路則為亂石。帕克里至印度之迦侖堡，為之字形路，不易行走。故達賴喇嘛自英國購來之大汽車，係以人力抬往拉薩。郵電方面，郵政只通前後藏境之內，如東部之察木多，南部之帕克里，均有郵局，南路則通印度之迦侖堡與印度郵政相接。短程由人行走，手持鐵棒，上繫響鈴，背負黃色包袱，分段行走。長途則用馬差，拉薩至察木多，本係三十站，用馬差只行十五日即可到達，日行一百二十里。拉薩南路信件，至迦侖堡後，須另貼郵票，印度郵局乃允轉發，因西藏郵政不屬於我國郵局，係拉薩政府初辦的事業，亦未加入世界郵會故也。拉薩至迦侖堡之信函，納費十章迦，每一章迦合銀一錢五分，共納銀一兩五錢有餘。郵局本係拉薩政府原有之公文驛站，兼收外信而已，故取費極貴。拉薩至迦侖堡之信，一月始運到，得回信者多係半年一年，不便殊甚。電政方面，光緒三十年

起即有電線，但是普通人不能使用，民國十年以後，拉薩印度間，才能直接通報，辦事人多為英國所推薦的別蚌子即尼泊爾人，從前察木多有中國電報局，現在電桿已失，至於無線電台，至黃專使入藏時止，全藏無之。

三　西藏的社會情形

西藏為高山大雪所封鎖，至今仍為蔽塞之區。人民還在自足自給的經濟狀況當中。所以西藏人的性情是自甘貧苦不與人爭，安居樂業，無大貪心。又無積蓄，只求溫飽而已。每年三四月間，頗有天下太平的氣象，綠茵青草，一片無涯，男女成羣沿途歌唱，頗為快活，似不知有所謂痛苦也。其能樂於所業，不得謂非佛法之薰習所致。西藏社會中血統的觀念已破，故無姓氏，爭執亦少，訴訟不多。不追念祖宗，常知母不知有父，再上更不知矣。婚姻制度，頗為隨心，合則同居，不合則離。子弟以出家為貴，女子可以出嫁，亦可招郎，招郎即招其當差之意也。嫁娶之事並不重視，且甚自由。西康方面弟兄共妻者多，西藏亦有之，意在家產不致分裂，所生子女為全家所有。西藏方面每家只留一子，故少分家之事，多妻多夫之風均有，總之婚事並不重要。女子工作多，能力亦大，性勤儉，黎明即起飼牛而取其乳，此外則作飯紡織，非如內地影院歌舞之女子，有如玩物者然。三四月間，藏人玩帳篷為樂，極其熱鬧，又有女子歌舞，即跳歌莊之類，以取樂。如謂西藏有玩女子之事，不過如此而已。內地之人因妄念多，故心中不安，西藏無此情形。藏人本性為好勇鬥狠，故一經激怒，則驃悍可畏，但如善於對付，則頗和藹，此因有三寶以約束其心，知因果故不妄為，不敢造惡，殺燒匪徒亦少。旅行途中，倘遇人家，可以隨意入內，因通常以為旅客辛苦，必供給其需要之優美茶類，如須留宿亦可，並不取費，故行人只攜木碗及糌粑袋即足。如全不攜帶而沿途乞食者，亦不少。此則內地所難以辦到者也。由西康赴拉薩之途中，經過之村落不及一百，人煙之稀少可知。人口又多聚於大寺廟中，牛廠則遷徙不定。孩子初生時，塗油置於日光中，謂皮膚可以曬厚而禦寒少病，並可不出痘疹。藏人有病即唸經禳解，不常服藥，故染病必死。病症又多為寒病，有傳染性之瘟症，病人發燒口乾而黑，亂說，後又轉冷，不死者必落髮，牛類之瘟疫尤多。吾人攜去藥品，分用者多。拯救藏人，醫藥亦一急務。西藏人死後，由卜者按生年推斷葬法，喇嘛多用火葬，常人多用水葬天葬，並有特別地點舉行。漢人在拉薩人數最多之時，達賴喇嘛曾劃地為墳園，今有墳墓數百。西藏語言以拉薩為主，各地方言大同小異，共有三百餘種之多。民間房屋之高度，亦有一定之標準，不得紊亂。此康藏各種社會情形之大要也。

四　西藏的教育與考選

西藏初無文字，藏王松贊幹布時代，有大臣吞比松比扎是文殊菩薩的轉身，智慧過人，過目成誦，且博學多能。探得藏王需要造字的意思，召集童男三十人，赴印度學梵文和佛學，每人領瓜子金一斗，作為用費。學成回藏的人只十六位，優秀者又只數人，取梵文

來造藏字，又翻譯梵文佛經二百餘函爲藏文。佛教能盛行於西藏，全靠文字的力量，文字即始於是時。西藏雖有文字，可是仍然不辦學校，現在布達拉宮中，有一「枝仲」學校，其實還不是學校，不過是達賴喇嘛的書房即秘書處，招收一些青年，擔任一部份書寫的工作而已，教育二字實在說不上。此外如內地的學校分爲文理法工醫農各科的模樣，在西藏確是未之前聞。就是「枝仲」學校，一年也只收學生一次。非公開招考，是由各喇嘛寺送來的聰明能寫的，就能補成「枝仲」即秘書。此外即無所謂學校。

如取其稍帶學校模樣的，那就是喇嘛寺。拉薩三大寺（即哲布寺色拉寺甘丹寺）就是學府就是大學，十三個「扎倉」就是十三個學院。察木多寺扎什倫布寺都是大學。寺廟就是學校，佛法就是課程，從這一點也就可以看出西藏的佛教何以會那樣的隆盛，信教的人何以有那樣的多。西藏人出家的原因，一半是和他種宗教相同，爲的是來生，一半是爲的今生，這一點其他的宗教也難例外的。比如說，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呼圖克圖」，若是他們的父母堅持不許他們出家，自然旁人也無法，可是如果這樣那就成爲平民，終身無顯達之日，父母家族只能維持舊來的狀況，不能發達。轉世活佛如此，平常人更是要自動的去出家，才有進身之階，這是多年傳統的習慣法，牢不可破的。要先出家才有資格入學校，就是入喇嘛寺學法。

喇嘛寺的組織嚴密，有條不紊，凡是同年入寺的，共爲一班。現在的拉薩三大寺，各有二十餘班學生。初去的時候學解量論即因明學二年。再學現觀莊嚴論（多半是眞宗的）六年。入宗論二年。小乘戒根本律二年。居舍論三年。共爲十五年，然後乃有資格考「格喜」。所以通常喇嘛，二十五歲以上才得「格喜」學位，好比內地的中舉。考試非常嚴格，先由本寺的「堪布」考試。三大寺共取錄二十二人，計哲布寺僧衆七八千人中取八人，色拉寺僧衆五千餘人中取八人，甘丹寺僧衆三千餘人中取六人。取錄後乃爲人材，還要分甲乙丙三等「格喜」這算是小考。只有甲等「格喜」才能參加大考，大考每年舉行一次，在正月間「門郎淸波」即祈禱大會時，由達賴喇嘛親自主持，取錄後才由達賴喇嘛發給證書，再到曲都巴寺和曲麥巴寺研究密教，至少又是三年。可是達賴喇嘛選「堪布」時，他們就是當然的候選人，從政的基礎，就算穩定了。此外，在三大寺中學法的人，又有三種「犛則」位置，「犛則」是主法的人，可以免降差役。頭等爲「磋慶犛則」即轉世的活佛，其次爲「扎倉犛則」即有心供衆的喇嘛。三等爲「康村犛則」，須在「康村」供衆不作勞工。「犛則」均無差役，學法亦易，且可以請假。

五　西藏的宗教

西藏政府的組織，總名曰「德巴絨」。在達賴喇嘛之下，有平等的政教機關各一所。管教務的是「迦登秩巴」，其下有「鼎倉」，由各寺「堪布」組成，計哲布色拉二寺各派「堪布」四人，迦登寺「堪布」三人，哲布寺之四「堪布」名爲「羅舍嶺」「貢莫」

「德羊」「阿巴」。西藏還在神權時代，無論僧俗朝野上下，都以宗教為根本，他們的宗教，就是內地所說的喇嘛教。教派有黃紅黑白之分，黑白二教勢力甚微，廟小人少可以不提。紅教勢力亦不大，從前有蓮花生大士者，在西藏創立這種宗教，後有「尼馬」「沙加」「迦馬」「迦舉」各派。「沙加」派是出家三人在俗二人合組而成。都是因為戒律不嚴，漸漸衰微。明永樂時有宗喀巴大師出，才整飾戒律，以黃帽為別，所以稱為黃教，從前的舊教，也就因此才得名為紅教。紅教的小派別甚多，又多在後藏，廟甚小人數不多。黃教是新教，戒律嚴明，所以漸漸昌盛，現在幾乎是全西藏的正教了。勢力頗大，掌全藏政治大權的「波基甲波」即藏王，也是黃教。鈞城的安卻南無二寺，也是黃教。黃教以拉薩為根據地，該處住下的黃教喇嘛不少，著名的是三大寺十三「扎倉。」寺廟的數目，拉薩有案可查者一千有餘，稍大者亦數百，其中著名的為三大寺，又各有小廟甚多。此外察木多寺扎什倫布寺大金寺白利寺甘孜寺太寧寺章谷寺巴塘裏塘德蓋東谷瞻對朱倭各喇嘛寺都算大廟。這一千多的喇嘛寺，凡在拉薩登記過的，他們的「堪布」都由達賴喇嘛選派，政權不能達到的地方，教權可以達到，如章谷甘孜均受漢人管轄，可是該處喇嘛寺的「堪布」，是拉薩派來的。大金川的廣化寺，也是這樣。只有紅教的寺廟，不由達賴喇嘛派「堪布。」察木多在西康可以說是頂大的地方。察木多喇嘛寺的住持是一位大喇嘛，稱為帕巴拉，現年三十餘歲，因為娶妻納妾，聲望不好，可是勢力甚大。察木多寺的活佛有五位，其中一位名伊瓦拉喇嘛，印度地方都知道他的名字，名望甚大。寺廟是大圓形，內中十三個「扎倉」即十三小廟，在康藏都甚重要，常住有二三千人，可是被彭統領毀了，現在只恢復三分之一。拉薩有一座大廟稱曲窩康，漢人稱為大招寺，是唐文成公主的丈夫藏王松贊幹布建築的，其中有釋迦牟尼佛殿，所供的佛相是文成公主由西安請去的，其他各種佛相都有。藏人非常敬重，亦如藏中的大活佛一樣。凡是有病的，求免災的，和死人的家人，多來此寺點燈禮佛。所以此寺酥油燈的數目，成千成百的，執事喇嘛也多。建築非常壯麗，內部為宮殿式，上下樓可容三四萬人，屋之尖頂四面鍍金，光輝燦爛，異常出名殊勝。此地為拉薩的中心，四周有小街道造成市場。拉薩的南方有小招寺，其中所供的佛相是藏王松贊幹布的尼泊爾后由尼泊爾請來的。西藏的寺廟大的約有五百，建築法與內地不同，多半是金頂，光輝燦爛，異常莊嚴富麗，比之內地的寺廟大不相同，遠遠望去好像西式建築一般。西藏是個佛國，人人信佛，所以喇嘛寺擁有財富和大權，在社會上的地位特別高，拉薩政府，他們簡直要直接參加。所以從前收西藏作藩邦的時代，政府對於三大寺以布施的名義行賞賜，換句話說就是收買喇嘛的心。寺廟因為具有最大的勢力，所以英人迫藏人訂城下之盟，要三大寺蓋印才算事。平常人也就因此要把男子送入寺廟當喇嘛，只留一人在家。一家只有一人的，就把他送去。現在的黃教戒律甚嚴，喇嘛不娶妻，所以西藏人口減少，社會上，婦女擔任許多事務，婦女的力量也就很大。女子出家的亦有，不與社會來往，邀約二三十人同住一處，住的地方都是小屋。(未完)



論九歌山川之神

游國恩

詩稱『維嶽降神，』書稱『望于山川，』而王制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之有神也舊矣。民間淫祀，推而廣之；於是五嶽四瀆之命祀而外，尋常山川之神亦多在祠祀之列。楚人信鬼，其風尤甚。故楚辭九歌之中，除河伯一篇，又有湘君湘夫人山鬼之神焉。至其所祀之神，往往好以民間俗說傳會之，殊爲不經。解者不察，或致迷誤。今以次論之，作爲此篇。

一　論湘君湘夫人

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爲楚人祠祀湘神之歌。考湘之有神，與河洛等，其有君有夫人也，亦猶河之有河伯，洛之有洛妃爾矣。然其神之起，亦不過初民之崇拜自然，但泛有一水神之意像而已，初未嘗實之以人事也。迨相傳既久，附會之說漸起：史記秦始皇本紀稱，始皇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按「而」上當有「死」字）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是則自秦以來，即已目湘水之神爲舜妃矣。（按以湘君湘夫人之文詞考之，則六國時即已附之舜事矣，不始於秦也。說詳後）此亦猶河神洛神之說既起，其後遂實之以河伯宓妃之事也。

今按楚辭之湘君湘夫人乃配偶之神也。湘神之有配偶亦猶河伯之有婦，小孤之有夫也，湘君之有夫人，亦猶古人以馮夷爲河伯妻之類耳。（見龍魚河圖）從來說楚辭者，皆不知湘君湘夫人爲配偶之神，故紛紜乖戾而不可通。何以明之？今按湘君湘夫人兩篇文詞，針鋒相對，且明爲男女慕戀之情：如湘君云，『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而湘夫人則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湘君又云，『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而湘夫人則云，『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君又云，『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側！』而湘夫人

則云，『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此等男女相悅之詞，若非湘君湘夫人本屬配偶之神，豈所宜道？且湘君一篇，既以采薜荔，搴芙蓉，喻所懷之不遂；復以『鳥次屋上，水周堂下』擬兩情邂逅之無緣；而湘夫人一篇亦以『鳥何萃蘋中，罾何爲木上』二語喻所願之不得；復以『麋何食庭中，蛟何爲水裔』二語重申彼此遇合之難諧。及其相愛既深，而終不獲相遇也，一則捐玦遺佩，采芳洲之杜若以遺下女，冀以通其最後之情；一則捐袂遺褋，搴汀洲之芳草以貽遠人：聊以慰其無窮之思。凡此所云，豈不以湘君之與夫人，本爲配偶之神，作者以人道擬之，遂故作此等豔語耶！故烏程閔氏論之曰：『湘君一篇，則湘君之召夫人者也；湘夫人一篇，則夫人之答湘君者也。前以男召女，故稱「女」稱「下女」；後以女答男，故稱「帝子，」稱「公子，」稱「遠者。」其中或稱「君，」或稱「佳人，」或稱「夫君，」則彼此相謂之辭也。以男遺女，故有玦有佩，此男子之所有事也；以女遺男，故有袂有褋此女子之所有事也。見文選論注雖所言有未盡合。如湘君首句之「君」爲夫人語氣與湘夫人首句之「帝子」爲湘君語氣是余則別有說要其覩破湘君湘夫人之作男女之辭，則誠千古不磨之卓識也。

雖然湘水之靈曷爲而獨有配偶也？曰，此則民俗相傳附之以虞舜之事也。觀秦博士之對始皇固已知之矣：觀劉向列女傳（注一）禮記檀弓鄭玄注，（注二）及張華博物志，（注三）酈道元水經注（注四）等書所記，又已知之矣。不特此也，即山海經中山經所稱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常遊于瀟湘澧沅之間者，亦即指舜之二妃，楚辭所歌之湘夫人也。郭璞嘗力辯其爲天帝之二女非帝堯之女余則以爲不然辯見拙著楚辭中沅湘洞庭諸水斷在江南證且觀楚辭之文，一則曰洞庭，再則曰九疑，豈不以古有舜崩蒼梧而葬九疑，及二妃從死江湘之傳聞，古籍記此事者甚多今不備引拙著楚辭中沅湘洞庭諸水斷在江南證一文嘗博考之故遂明著其地乎？湘君有『吹參差』之文，章句云：『參差，洞簫也。』洪興祖補注引風俗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貌。此言吹簫而思舜也。』按簫韶本舜樂，尚書所謂『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湘君湘夫人既已附之舜事矣，故作者遂以『吹參差』爲言也，非其明徵也乎？按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玉女居之時出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殆本於此又考湘君之稱曰『君，』湘夫人之稱曰『帝子，』謂之君者，以舜有天下也；謂之帝子者，以二妃爲帝堯之女也。然則爲楚辭者，固明明以虞舜夫婦之事分附於湘之二神矣。至兩篇之文所以必爲解垢不合之詞者，則以傳說謂重華既死，二妃從之，不及而溺之故也。是以王逸章句釋湘君之首二句云：『君，謂湘君也。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堯之二女也。』按叔師承先秦之舊說，據南楚之傳聞，故徑以舜事釋之，原無不合；特未明言湘君當爲舜耳。其意固自以二女爲湘君之配也。洪興祖補注云：『逸以湘君爲湘水神，而留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夫二女得留湘君於中洲，非以湘君

配夫人而何？非以湘君爲舜，夫人爲二女而何？夫古以湘水有配偶之神而祀之，楚人實以舜事而歌之，（舜爲湘君，二妃爲夫人）此其傳會亦誠巧合矣。故先秦兩漢之儒者著書立說相沿而不廢。後之人既不知湘君湘夫人爲配偶之神，又不知先秦以來之附之舜事也。實并以其夫婦分屬之，不得單指舜妻。於是紛紛臆測，異義滋多：至專以二妃分屬之湘君與湘夫人，如韓退之正妃次妃之說者，此則不達民俗根於傳聞之過也。惟小司馬史記索隱云：「列女傳亦以湘君爲堯女，（按今本列女傳有虞二妃傳「俗謂之湘君」句下，當據「湘夫人也」四字參閱王照圓列女傳補注）按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按即指博士說）以湘君爲堯女，是總而言之。」斯言也，眞足以破千古之惑哉！（王闓運楚辭釋云「湘以出九疑爲舜，號湘君；以二妃嘗至君山，爲湘夫人焉」甚爲有見，然亦有所本）

顧炎武曰：「楚辭湘君湘夫人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按「三」當作「二」）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此之爲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愚按以舜妃事附之湘夫人，其失不自注楚辭者始；蓋作楚辭者之心目中卽已有此水也婦，已見前；郭氏所謂名實相亂者，乃始於先秦之世之傳聞，非後人之過也）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卽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見日知錄卷二十五條）今按顧氏之論湘神有配偶，與後人之附會舜妃，是也，其舉遠遊之文以證九歌湘夫人之不爲堯女則非。（按張雲璈選學膠言兩取顧說）蓋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作者但據傳說而爲之辭，故頗以舜事點綴之。（如「九疑」「參差」之文是）此亦詩人歌其土風之義，初不問其事之信否。若遠遊之文，乃屈子所自造，與九歌稍異，自不得不分別言之也。總之，古人以爲湘水之神有配偶，此爲一事；其後以爲湘之配偶二神卽爲有虞氏之夫婦，此又一事。民間俗說，傳會訛傳，若此之類，何地蔑有？本不足深辯也。至張萱撰洞庭湘妃墓辯（註五）引經據典，凡二千餘言。謂舜斷非崩於蒼梧，二妃斷不葬於江湘之間，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斷非舜妃，亦非舜女。（按舜女說見路史（注六））弊弊焉瘁精勞神於無稽之俗談，不亦傎乎？

（附錄）後世小說家言之述及湘神事者甚衆，今錄其與神之婚姻有關者二則於此，俾考覽焉。

雲溪友議：李校書羣玉，旣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二首詩曰；「小孤州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兒女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空已、子

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君乃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擎其神明而去。頂涉湖嶺，至於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與李爲詩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李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

湘中怨解：垂拱年中，駕幸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其豔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遂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其調，賦爲怨句，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桂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霧以爲幃。醉融光兮渺瀰，迷千里兮涵泗湄，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婑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轂流電兮髮髓旋。」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霓，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悽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題之曰湘中怨。蓋欲南昭嗣儷中之志爲倜倜也。（見沈下賢文集。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與此小異。）

謹案：范氏所記，其事荒唐，誠屬事人所謂瀆神而慢聖矣。然以今例昔，益知古者俗傳湘神有配偶之說，信非誣矣。載籍記此等事者甚衆，茲之所云，蓋亦巫山神女青溪小姑之類耳。（按青溪小姑見續齊記及樂府詩集卷四）七十若沈下賢所記，雖曰鄭生所婚爲湘中蛟宮之娣，實亦水神配偶之變。蓋六朝以後，凡水神多變爲龍王，若柳毅之婚洞庭龍女是矣。

注一：列女傳有虞二妃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人也。）

按今本列女傳有脫誤，括號中之文據王照圓校補。

注二：禮記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

注三：博物志云：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荊州圖經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志又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注四：水經湘水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注五：見疑耀。

注六：路史有虞氏紀，舜之次妃登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又發揮辨帝舜冢云：黃陵爲登北之冢。（按登北即登比）登北既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此；故得爲湘水之神，非堯之二女也。又見餘論辨黃陵湘妃及女英冢。按羅氏未詳考楚辭，即有此誤。

二 論河伯

河爲四瀆之一。三代以來，列於命祀，秩比諸侯，蓋地祇之尊者也。考之左史，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初，楚子王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及連穀而死。按古籍記載河神之能爲人禍福，此爲最早。又哀公六年左傳載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孔子稱其知大道。昭王雖不祭河，然於此可知春秋之時固已深信河之能爲厲也，與他神等。（如史記趙世家記霍泰山爲祟之類）自秦始皇令祠官祠河於臨晉，而漢武漢宣並先後循其故事。列代帝王，迭加封典，立廟致祭，歲時不缺。祀典之隆，在諸瀆上，考其原因，蓋由於河之爲患，最烈而廣，以爲非此莫能綏其禍而紓其災。是故河之決也，湛璧馬以禱祀之；禱祀之不足，又爲之娶婦以媚之。凡河伯之種種神話，與夫民間種種悅神之習俗，皆由此而起焉。初民不能克服自然，而但爲宗教之崇拜與祈禱者，往往如此。

戰國以前，雖有河神之祀，尚無河伯之說。竹書紀年夏紀，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而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驁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郭璞注，『無夷，卽馮夷也，』凡此所云河伯，並古之諸侯。顧寧人以爲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馮夷其名者是也。（注一）然山海經海內北經又稱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按『冰』『馮』聲近相通，故郭注謂冰夷亦卽馮夷。引淮南子齊俗訓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又楚辭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此在當時或有實事。后羿蓋射死河伯之諸侯，又滅洛伯之國，（按洛伯已見竹書）而有其室，如浞之於羿也。而王逸注云：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引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䠶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䠶？」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䠶，固其宜也。羿何罪歟？」』其說尤誕，不知所本。然以古之諸侯而忽居於深淵大川，且能變化神遊，斯則河伯已在人神之間。故莊子大宗師篇亦言馮夷得之，以遊大川也。觀其以馮夷與肩吾黃帝禺強西王母等並舉，似戰國以來之河神河伯已由生人爲之。自是之後，更實之以人事，言其姓名里貫，又紛然而異：如清泠傳云；『馮夷，華陰潼鄉堤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

溺死。』抱朴子釋鬼篇亦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而史記封禪書正義引金匱又云：『河伯，馮修也。』『修』一作『循』龍魚河圖又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水死，化爲河伯。』以馮夷爲河伯妻，尤屬異聞。神異經又稱，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云云。或以爲神，或以爲水仙，或以爲人死而爲神，大抵展轉訛變，增飾傳附其怪妄自不足論也。

楚境北至於河，故河亦嘗所望祀，觀於昭王之疾，大夫請祭，可知矣。雖昭王一時弗從，而其俗或已甚盛，故民間亦相與僭祀，而九歌遂有河伯之篇也。今按河伯之文，從來釋楚辭者，皆爲模糊影響之談，絕無明瞭塙切之解。竊嘗反復玩索，以意逆志，而後知其確爲詠河伯娶婦之事也。觀篇末之詞云：『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夫曰送美人，曰迎，曰媵，非明指嫁娶之事乎？所謂美人者，非絳帷之中，床席之上，粉飾姣好之新婦乎？曰南浦，曰波滔滔，曰魚鱗鱗，非『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之情景乎？按此風不知始於何時，而戰國時則已大盛。褚先生補史記滑稽傳嘗記其事云：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供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娶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考史記六國表，記秦靈公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索隱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嫁之河伯。則秦魏並有此俗。又秦靈公之妻河，亦當魏文侯之八年，其事與西門豹之投巫略相先後。而鄴民謂其『所從來久矣。』然則河伯娶婦之風蓋自古而有之歟？又考莊子人間世云，『人間痔疾者不可以適河。巫祝以知之矣。』『適河』司馬彪謂沉人於河以祭。成玄英曰：『痔漏穢病人之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奠。』二說不同，彪爲近之。然余以爲『適河』之『適』，不若讀如女子適人之『適』，『適河』即謂嫁於河伯也。夫周秦之間，上下有其俗，學者述其事，而恬不爲怪，則其風之甚盛可知。然則斯時楚人祀河之歌之以河伯娶婦爲辭者，又曷足怪乎？惟戰國時民俗媚河而必爲之娶婦者，亦以水神必有配偶，如湘君之有夫人，故以人道擬之耳。

又考河伯之神，實自有婦，本不須生人爲之嫁娶也。按搜神記云：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在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于長安經年而還。

與此事略相類者，尚有異苑及水經漆水注所記觀亭扣藤寄書事，但不言河伯婦耳。（注一）又考河伯不惟有婦，亦且有女有女壻。搜神記又記其事云：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一廳，視上有信幡，題曰「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就郎君婚。承白「已辦。」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布功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

其後唐人小說中若柳毅傳書洞庭龍君，因婚其女，與前二事絕相類，李朝威殆襲其窠臼者歟，夫河伯既有夫婦之道矣，故必有子女；有子女矣，故必有女壻；必如此而後人道始備，此亦相因而生之造說也。按魏書高句麗傳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外孫矣

又考人神配偶，不獨河伯娶婦之事爲然，他水神亦有之。水經江水注記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按華陽國志蜀志作秦孝文王與此異 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按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亦有李冰與江神牛鬬事云出成都記惟不載此事 則江神亦娶婦矣。又大唐西域記稱瞿薩旦那國河忽斷流，國王祠之。以其貴臣配龍女爲夫。（注二）是又不獨中國古代爲然，他國亦有之。特男女之神異耳。至娶河之事，乃古者用人祭祀之遺風。春秋經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執鄫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以屬東夷。」杜預注：「睢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此一事也。按公羊穀梁二家釋經不同今從左氏 又春秋經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左傳稱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故杜注云：「用之，殺以祭山。」而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

以築防也。』注云『持其足以頭築防恐不以道』此又一事也。河伯娶婦者，不過假人神配偶之名，其勢亦必至殺人；故此風實用人以祭之變相而已。以人爲犧牲，事極殘酷，今野蠻民族猶然，而我國古代蓋屢見之，尤以娶妻河爲甚。通考載宋仁宗天聖六年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則用人祭鬼之風北宋間猶有存者。迷信爲害之烈蓋如此！

注一：水經注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河面流，壇宇虛肅。瀨渚攢石，崎巖亂時。中川時水溶至，鼓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林。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遂依其旨，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霑濡。　按異苑亦有一條與此略同；但以爲秦時事，河伯又作江伯。

注二：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城東南百餘里，有河西北流，國人利之，用以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乎？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失流，農夫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唯所欲耳。』龍遂目悅王之大臣。其後大臣屢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張筵而送之。大臣素衣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illegible]水而沒。

三　論山鬼

九歌之第九篇曰山鬼，亦楚人淫祀之一。蔣驥以篇中幽篁猿狖數語，與涉江情景略同，疑山鬼一篇乃屈子再放江南，竄居窮山時，自託於山靈，爲歌以道其繾綣之意者，蓋臆說也。（注一）今按山鬼之詞有云：『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又云：『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又云：『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又云：『君思我兮然疑作。』又云：『思公子兮徒離憂。』夫九歌一篇，祭神之辭耳，今篇中再三致意於拳拳眷娟之情者何哉？曰，此又古人謂山鬼亦有配偶，如河伯之有婦，湘君之有夫人，故作者設爲如此之詞也。且以其詞觀之，則此山鬼似爲女鬼而非男鬼，故有含睇宜笑，善窈窕，及怨公子思公子之言。解者不知，故謬說最多，莫可究詰。今請博考羣書，以證吾說之非妄。

按後漢書宋均傳：『（均）遷九江太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考此事本見於風俗通義，并稱均殺衆巫；惟唐后二山作唐居山爲小異耳。章懷太子注云：『浚遒縣屬廬江郡。』又云：『（公嫗）以男爲山公，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按

洩遍本楚故地，其民間娶山之事，必楚人之遺風。宋均光武時人，去戰國未遠，故其風猶盛。證知九歌山鬼之詞斷為作者故作山鬼思其配偶語氣，非慢然而為之也。又洩遍民俗之祠山也，既用山公，又用山嫗，則是山神本有男女之分，而九歌所祀之鬼之必女鬼，又可知也。其寫纏綿婀娜之情者，豈非古者神民相雜，設為山鬼思其山公，即篇中所屢稱之公子有如生人婚姻之故者，故不覺其言之眷戀如此乎？

又按宋玉高唐賦稱楚懷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此雖文人寓言，（注二）亦可見古人固有以山神為女子者矣。若夫後世說部之書，記載山之女神求生人為之配偶者，實不一而足。如皇甫枚三水小牘一則云：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闊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名女靈。吾特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吏。』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為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禁，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醆畢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殺之事，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含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貽譴謫不修之責言。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食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又如孫光憲北夢瑣言一則云：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巡。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於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致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乞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

觀此二事，然後知山鬼一篇所謂被蘿帶荔，含睇宜笑而又善窈窕者果何神，其所思所怨之人果何指，而所云『君思我兮不得閒』『君思我兮然疑作』者，又果何謂也。雖曰事涉誣妄，然千載而下糾纏不清之謬說，借此一掃而空，騷人久蘊之真義，得此可復明於世矣。藝林快事，誠無有逾於此者，豈曰小補之哉？

抑考之載籍，山神之有人道，與水神等，蓋不有夫婦配偶，亦且有子女；不特有子女，亦且有新婦子壻，不特有新婦子壻，亦又有外孫焉。搜神記載張璞投女於江，以配廬山之子，此山神之有兒者也。

（注三）博物志稱泰山神女嫁爲西海神童，爲太公當道，此山神之有女者也。（注四）按後世皆以宋眞宗所封之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　廣異記，唐開元初，有三衞至華嶽廟前爲華嶽第三新婦致書於北海，此山神之有子有新婦者也。（注五）搜神記胡母班爲泰山府君致書於女壻河伯，此山神之有女有壻者也。列異傳託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按孝經援神契云「泰山天帝孫也」博物志同泰山雖尊不應天帝反爲外孫此說倒說耳　此山神之有外孫者也。他若泰山之子奉敕遊學，見於魏書段承根傳，（注六）泰山三郎及七郎，見於集異記，（注七）顧炎武考之詳矣。見日知錄卷二十五　夫傳說之成，相因而至，文人載筆，尤喜鋪張。彼山川之神既有配偶矣，後人更附之會，以至有諸親屬，此何足怪？山鬼一歌，不過夫婦之造端，小說之權輿而已。

注一：山鬼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又云：「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又云：「雷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而涉江云：「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情景有相似者。詳說見楚辭餘論上。

注二：高唐雲雨，本爲寓言，而襄陽耆舊傳記之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見文選李善注引。水經注又以爲天帝之季女，名瑤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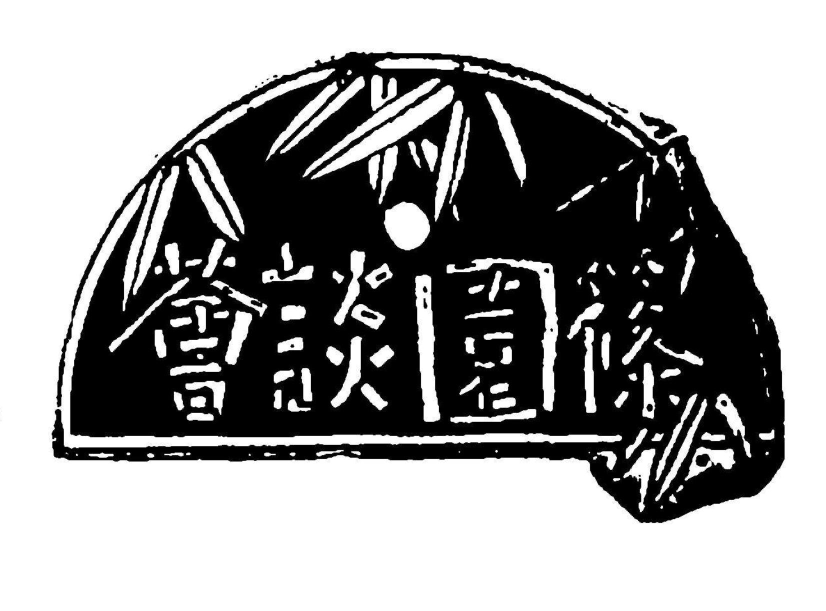
注三：搜神記：張璞，字公直，……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婢曾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將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曾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注四：博物志：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吾是東海泰山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毀君德。」武王至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按今本博物志「東海」下無「泰山」二字，據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補。

注五：廣異記：開元初，有三衞自京師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過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壻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天齊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

注六：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

注七：集異記：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



記陸榮廷（再續）

篠園

夫龍陸兩人，皆非袁之舊部。終袁之身，且未嘗與袁謀一面。惟龍於癸丑之役，特建奇功。陸則無甚表見。是以袁於兩人之間，不免特別重視龍之實力。而陸平日事袁頗爲恭謹。帝制之起，雖贊成略遲，然其後主持國民投票，卽甚出力，辦理視粵猶爲迅速，力博袁氏之歡心。故袁之對陸，第一，卽不慮其有變。第二，謂卽有變，以龍之力，定能制之。故於滇黔起義之後，袁仍如常給陸以餉械，仍令覲光假道入滇。憒憒如此，寧非天奪其魄耶。至有謂覲光實受袁命相機取桂，此說則未必然。蓋其時桂省本有兩師兵力，加以若干之巡防隊，陸聲言攜一師赴黔，尚有多數未開拔，以與覲光所攜之兵力較，優劣懸殊。覲光有何能力，敢演取帥印一劇。世之論袁者，往往狃於神祕之見，宜乎其去事實遠矣。

廣西獨立後，陸之老謀，仍未肯出一兵於境外。坐待廣東反袁派徐勤魏邦平等，扶義而起。捕獲有名之四江軍艦兩艘，（粵省江防淺水艦之最大者四艘，一曰江大，二曰江漢，三曰江鞏，四曰江固，以大漢鞏固四字爲序，統名四江。聞當日所捕獲者，則江大江固也。）進攻省垣，省防危急。龍不得已，亦於四月六日宣告廣東獨立。

已而岑春煊抵港，梁啟超抵邕。（南寧）陸於四月中下旬之交，始率隊隨同岑梁入粵，開府肇慶，（五月一日，在肇成立都司令部，岑爲都司令，梁爲都參謀，）進逼龍軍，此爲桂兵入粵之始。

六月六日，袁氏下世。黎元洪正位總統，段祺瑞組閣。初命陸爲湘督，不就，旋命督粵。以朱慶瀾爲廣東省長，龍濟光督辦鑛務，兵退瓊崖。朱於袁氏當國時代，任黑龍江將軍數載，頗著能名。奉長粵新命，急裝先陸抵粵，辦理善後。陸遲至八月初旬入粵，論事多與朱意見不合。維時國會豫備補選副總統，孫洪伊一派，志在擁陸，報章盛

傳此項呼聲。（其後雖不成事實，然所謂屠門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矣，）各省督軍，卽以陸名高，爭先結納。東南重鎭之馮國璋，亦遣愛壻陳之驥南下通款，求締盟爲弟昆。（此爲後日聯馮倒段張本）陸之意，氣盛極一，時而朱又不肯示，弱用是水火日。深其時之最大癥結，爲軍費問題。陸總欲縮減警衞軍（卽巡防隊，歸省長管），及其他政費，以裕陸軍（歸督軍管）餉源。而朱不之允。請諸段，段頗袒朱。請諸黎，黎以責任內閣故不便過問。吾嘗見陸與某人箋，謂項城時代未嘗有之苦境，而今飽領略之，大有「更始建國回思莽朝」之感。至對朱則逢人便罵，斥之曰死豬病豬，（粵語朱豬同音）以叱咤之將軍，爲村姑之呪詛，憤懣之情，具可想見。加之朱氏巧於延攬物情。引用粵人魏邦平熊略等爲警衞軍統領。（其時粵省警衞軍約九十營，朱選其精銳者二十營，以魏等五人分統之，每統五營，）與民黨巨子陳炯明亦有聯絡。而陸則異是。於起義有功之粵人，頗多疑忌。魏邦平以岑榮之薦，求爲虎門要塞司令而不可得。王肇基亦竄諸閒散。惟日與工諛獻媚之善棍陳香鄰賭徒楊梅賓游，寵以高官，付之重柄。（陳後爲某道道尹，楊後爲籌餉局總辦，籌餉局者，卽官營賭業之機關也，）於是粵人漸有不謳歌陸而謳歌朱者矣。

未幾陸悄然回桂，以譚浩明暫代粵督。譚長厚，益絀於應付。因槍殺民黨南越報記者李謠泉一案，粵人大譁。譚至是又不得安於位。

翌年（民六）三月，陸北上展覲，此爲其入民國後第一次稅駕都門。（陸前淸時曾晉京引見，並曾一度游歷日本，）都人士震其勳望，趨蹌奔走，笙歌酒醴，到處逢迎，排刻爲歡，日不暇給，鼎鼎盛名之劇界大王譚鑫培卽死於是役，（譚病亟，傳差不應，某要人爲娛陸計，強之來，譚憤爲歌洪洋洞，曲未終，返寓，氣絕身死，）此都人士所資爲談助者也。

陸以譚既不安於粵，在都卽與段閣謀，調任陳炳焜督粵，令浩明回督桂，本人則爲巡閱使，位於兩督之上，藉以統制兩粵，均於四月十二日發表。有說謂陸並曾與段約，不更換譚延闓之湘督，以爲屏蔽兩粵，段首肯之。其後傅良佐督湘，卽段對陸破約，陸是以出兵援湘，其曲在段。此據陸一方面之詞，吾未嘗質諸段氏方面，未敢置信。然陸獲此實行統制兩粵之新命，（龍濟光爲兩廣巡閱使時，虛有其名，其實力固毫不足以控制西省也，）已足樹立西南新軍閥之基礎，志得意滿矣。（未完）

新著介紹

福樓拜評傳

李健吾著　定價一元八角
二十五年二月　商務出版

常風

講到傳記，我們不得不貶抑我們的自尊與驕傲來傾倒於西方文學中的精純作品。我們的詩歌，戲曲，以及小說與西方的置在一起，有它們的特有的光輝。我們的傳記部是有點寒傖。在「史記」裏我們有過極優美的傳記文字，但它不曾隨着時代邁進，演化成完美的，獨立的，藝術體裁。在西方的文學中傳記也如在我們文學中一樣極早就佔着重要的位置，但它一天一天的生長發揚，各時代皆產生了若干不朽的佳構。「傳記」（Biographia）這名字最初見於六世紀時希臘人達瑪西阿斯（Damascius）的著作中。猶太文學中也極富傳記作品。舊約中就有許多與猶太宗教及種族有關的族長，國王，預言者，偉大的婦女的傳記。但是有意識的敍述一個人的生平的最早的作品我們還須在希臘文學中找尋。在希臘羅馬文學中傳記通常不過是一張履歷書；作者僅嚴守着年代的先後一宗一宗地敍述一位名人的重要事蹟。他抱着一個道德的目的作傳，他所傳的人不是足爲後人楷模的即是堪以垂戒世人的。他的體裁極似墓誌銘式的褒揚文字，每種高貴的行爲必受到非常的頌揚。色諾芬（Xenyphon）的「蘇格拉底回憶錄」（Memorabilia of Socrates）是希臘人遺留給我們的最早的傳記作品，但最使我們感興味的却是蒲拉塔克（Plutarch）的「希臘羅馬名人傳」（Darallel Lives）。蒲拉塔克是古代最偉大的傳記作家。他的選取題材與排比材料的才能絕不是一般普通的近代作者能企及的。他還能理會得那些能引起人興味的事物。從蒲拉塔克以後許多傳記家似乎都又走上舊日的路子，傳記僅被當作一篇頌揚文字。在整個的中世紀以至十六世紀傳記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帝王與聖者。英國的倍根（Francis Bacon）在一六二二年著了「亨利第七傳」（History of Henry VII），瓦頓（Isaac Walton）於一六四〇年開始刊行「名人傳」（Lives）。他兩人於傳記的藝術有極大的貢獻。到了一七九一年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的「約翰生博士傳」（life of Dr. Johnson）出版了，傳記文學道纔達到它的極峯。包斯威爾可以說是近代新派傳記的創始人，他的敏銳的理解力與精微的心理學，

即在今日猶值得我們稱讚。他處理材料的藝術手腕更值得取法。

我們在前面說過傳記中的主人公歷來都是與國家和教會有關係的人。至於文學家的影響與重要至少在十七世紀前還不會普遍地被人認爲有立傳的資格。瓦頓的「名人傳」也不完全是傳文人。所以追溯起來有幾個人應該注意。一個是德藍夢德（Drummond of Hawthornden）他在他的「本瓊生譚話記略」（Notes on Conversations with Ben Jonson 一六一九年）中顯示給我們這位文人的品格，同時還證明一個人的品格在瑣細事情中也能像在重大的事情中一樣表現得出，或竟表現得更親切。自從德藍夢德以後，傳記的範圍擴大了，文人雅士都有了被傳的資格；而在傳記作法方面也有了新的貢獻。另一個人是烏德（Anthony à wood 十七世紀時人）他選了一羣牛津的才子作他的 Athenae Oxonienses（牛津人協會）的題材。與他同時的一位文人約翰奧伯瑞（John Aubrey）在「傳記瑣錄」（Minutes of Lives）中很明快地描寫了他的幾位前輩與他同代的人。又有一位湯姆斯富勒（Thomas Fuller）寫得極詳盡，又喜歡譚瑣碎的情節，在他的「英格蘭俊傑傳」（Worthies of England 一六六一年刊）裏淋漓盡致地描寫了每部的著名人物。這幾位傳記作者可以說都是包斯威爾的馬前卒，有了他們的貢獻，包斯威爾的工作纔能進行的容易點，包斯威爾纔能接續着成功了完美精純的傳記體裁，給近代傳記奠定了基礎。

以「約翰生博士傳」爲始祖的近代傳記並不僅以一個完美的精純的傳記體裁爲滿足。也和包斯威爾一樣，近代作家具有一個信念：即是要在傳記中誠實地，赤裸裸無掩飾地表現主人公的整個眞實的人格。這被傳的人要表現的有生命，有聲有色，宛如現實的人一般。同時這被傳的人還要能夠感動人，這傳記也要成功爲一部引人興味，耐人深思的書。在以前傳記是被當做歷史，或介於歷史與文學中間的一種著作體裁。在近代傳記是被當做文學中的一部門，與詩歌，小說，戲劇一樣的獨立的藝術體裁。傳記在今日也像它的姊妹藝術一樣，反映人生，它還是表現的工具。但是傳記作者並不能因此就輕視歷史。近代的傳記作者較之前人或竟更注意眞實的歷史。所以今日的傳記作者的工作較之前人的工作要繁難得多。他須同時是藝術家與科學家。他的職責是在傳記中融合藝術的美與科學的眞。傳記的主人者既是活着的或死去的人，那末作者就須根據他的眞實的歷史寫，材料的辨別尤當謹慎。一個有生命的人，既想將他活躍地表現在書裏，重現在世人的面前，則必須借重藝術。以前的人或是過分重視歷史的眞實，所以產生了許多長篇巨製，在淩亂地堆積的「事實」下，我們很難辨識那位主人公，他的人格我們更無從體認。所謂傳記的藝術成分幾乎被完全忽略了。但是却又有一些人過分重視藝術的美，結

果藝術僅成了空殼，其作品也失掉傳記所以爲傳記的價值。近代傳記上惟一的問題卽是傳記是科學還是藝術。這二者是否可以並存不悖。西德尼李爵（Sir Sidney Lee），尼孜生（Herald Nicholson）莫洛懷（Andre Maurois）及前幾年去世的近代英國最偉大的傳記家斯特拉齊（Lytton Strachy）對於這問題都有過討論。近代幾位重要傳記作家——如莫洛懷，斯特拉齊，魯德維基（Emile Ludwig）諸人的作品卽可以答覆這問題，而且證明傳記是科學，同時又是藝術作品，這二者是可以調和爲一的。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近代傳記自包斯威爾的「約翰生博士傳」以後有意識地走向一條什麼樣的路子。傳記是敘述事實的，但不是乾燥乏味的事實的鋪列；它須敘述的娓娓動人。傳記作者須是科學家又是藝術家。但是傳記中的一體的「評傳」則又有一種困難。一部「評傳」自然是有通常傳記不可少的「科學的」與「藝術的」成分，但這還不夠，它還需「批評的」成分。一個評傳的作者必於並是科學家與藝術家之外還是批評家。他闡明了那所傳的人，他還要闡明這人的全部作品的意義與創作歷程。這類著作在現代英國文學中頗多傑作。舉幾個眼前的例子來說，如當代著名批評家莫雷（J. M. Mu ry）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評傳」A Critical Study of Fyodor Dostoevsky）雅毛林斯基（Abraham Yarmolinsky）的「屠格涅夫」與「陀斯妥也夫斯基」，此外如莫洛懷的「屠格涅夫」與名小說家紀德（Andre Gide）的「陀斯妥也夫斯基」都是極精湛的著作，並傳需要識見，尤需要眞正的學識，我們十幾年來也曾有人作過作家評傳與研究的書，但都不過抄襲一點現成的著述；講述外國作家的更是抄襲的凌亂非常。所謂「評傳」所謂「研究」不過是一些作品的節略，而這節略又是非常貧乏的可憐，僅敘述一些作品的梗概，卻不曾更深一層探索這作品的意義。評傳原不是任何人可以率爾操觚，作評傳所需的識見與學識也不是可以急就的。所以在我們的出版界已有了若干作家評傳與作家研究的現在，我們對於這本新刊的「福樓拜評傳」仍不能不推它爲一部開山的書。

李健吾先生有名的創作家，同時又是國內有名的福樓拜研究者。他作「福樓拜評傳」當然是勝任愉快的。這書的編制與前面講過的莫雷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評傳」極相似，第一章概敘福樓拜的生平，以下各章依寫作時間的前後分論他的作品。最後一章論福樓拜的宗教。全書共八章：第二章：包法利夫人，第三章：薩郎寶，第四章：情感教育，第五章：聖安東的誘惑，第六章：短篇小說集，第七章：布法與白居謝，第八章：卽爲最後的一章。附錄裏有四篇文字：(一)「福樓拜的故鄉」是作者旅法時的遊記，(二)十九世紀法國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三)「聖安東的誘惑」初稿（共四

篇，）（四）參考書目。此外有插圖八幅。

福樓拜是十九世紀一位最自覺，最尊視藝術的作家。他又最關心藝術的「完美，」這個恐怕只有居格涅夫可以與他比擬。他將藝術當作他的整個生命看待，所以一個字他都不輕意放過，他要再三琢磨，惟恐它傷害整個作品的諧和。他在探索每一個觀念的惟一的正確表現。所以在福樓拜，觀念與風格是不能分開的。花費工夫在風格的鍾煉上，正是要將觀念表現得更正確，達到最完美的程度。他的作品對於一個虔誠的學習寫文章的人應該永遠是範作。在這部「評傳」裏，作者極詳贍的旁徵博引許多直接的敘述，來闡明每部作品創作的歷程，以及貫徹福樓拜全部作品中的一個觀念作者立論的根據，幾乎完全用的是福樓拜自己。這當然是最穩妥而且最能達到正確解釋與賞鑑的方法。

像這樣一部結構完美的書，我們無法揀選一句話來發揮或任意加以論列。它是首尾一致的有機組織，它全書是一個完整的生命，不容許我們割裂它。這書所啟示我們的不是一個「福樓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薩郎寶」……它啟示給我們的乃是人類的精神的活動與潛力。作者是一個驚人的精神的探險者，他的理智的光輝徹照全書，用美麗的簡暢的文字將他探險的經歷呈獻給我們。這就是這部「福樓拜評傳」。

註　這書印着是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實際二十五年二月才出版。

齊天樂 怨情六

彭家述

愁顏怯向菱花照、蓬飛鬢邊慵剪、燕偶簾前、蝶雙牆裏、總覺迴腸酸眼、難窺囿苑、念帶減腰圍、信隨鱗散、怕倚危欄、陌頭楊柳弄風顫、　年年心事怎寄、把征鴻囑付、重約期限、芍藥英繁、芙蕖實滿、還是寒梅粧晚、情深恨淺、莫久滯天涯、倘乖良伴、秋月春風、等閒過去遠、

書評

評「羊」

（蕭軍作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二二二頁　定價三角五分）

王其居

談談誰的作品，讀者們原有這種自由，可是實行却也很難。直到現在，我們面前不曾見有爲大多數讀者作者所共同信賴的文藝批評者出現。

因此，對於作品，就有使大多數讀者底意見，綜合起來的必要。這，首先，即在於要求讀者，訓練自己對於文藝創作應有的細心及見地！

蕭軍，名字比較陌生。但，除了書店老板往往對着陌生的名字疊額以外，稍有自信的讀者，反是常常肯駐足於陌生者之前。依照目前的經驗，創作生活一久，就頗容易變作一潭死水。歸結在筆尖的遊戲上去了。

「羊，」這集子包含了六個短篇。全部是掙扎於生存線上的慘痛的鏡頭。在揀取題材上，無疑，作者是嚴正地的，向着寬廣的路途求所發展。

「貨船」一篇，文字有着煦和的色彩。幾段重叠的插曲，愈能夠襯托出全篇的渾然之美。然而，形式不能是獨立的存在物；在這篇裏，同時可以發現：形式在微妙的關係下，妨害了內容。

對於只懂得在什麼處女底頭髮或者叫化底籃子這些裏面去尋求自己底所謂「詩意」的那種作者，這裏所說的「妨害」就根本談不到。反之，一種澈悟了的，社會性的嚴肅，存在於作者意識底根底上時，則這「妨害」當然值得提起注意！

我們來看：

「我站着，不知道該怎樣作。他在睡，在安息一般的睡！那條有着長大裂口的學生褲，還是照樣的穿在腿上。頭髮黏結的佔據了整個的前額。那曾說過發育不完全的顆頸，脈管好像增加了粗度……不安定的搏動……小皮帶，打鳥帽，還有幾本殘破了的書籍和報紙，殉葬品的樣子，圍了這個還有呼吸的屍身。」（一百頁）

「……——最終還是讓他安息一刻吧，在這時候，喚醒他，或是讓他看着一個下船的搭客，對於他應該是沒用的！即使是再親切的言語也是沒用的吧？」（同頁）

縱然說着：「再親切的言語也是沒用的吧？」但這裏所流露的，是比親切的言語更加憐惜的情緒；更爲悲愴的調子！

這態度，並非要不得，也幾乎爲知識份子出身的作者所一體難免。不過，問題是在：「再親切的言語也是沒用的吧？」那麼，哀憫的同情又將何補呢？

倘能夠確切把握得：對於大衆切膚的傷痛，如只有哀憫的同情，那功效是小得幾乎等於沒有；藝術家的感情就非得變質，而脫開人道主義的階段不可！

李和在「職業」裏所演的悲劇是由他本身出發的。這種情形很普遍；也不限定某項職業。身無長物者，求存於現社會，不出賣肉體，就得出賣靈魂。總之，「出賣」是同一的定命！不過李和幹的

那種，是出賣靈魂的標準事業。因此，多少能悟到是在拍賣自己以求苟活時，人就愈顯得尷尬了！

「還是到H君那裏坐吧！我應該請他吃一盃酒，或是吃點什麼……許久不見了……還有他的女人也應該請一請……每次去她總先給我盃很熱的茶……」（三四頁）

這種人，性格溫文，並未惡化。但痛苦也就生長於此，社會不准許婆婆媽媽的人在牠的路上徜徉的！

「趕快死掉吧！不要再浪費明天的太陽光！或是等待自己來自殺！」（一九頁）

就使沒有肺病，這種人也很容易經常為這類心理所滋擾！

這篇，結構並不壞，只有H君對李和，起初熱烈，後來冷漠而且傲訕的心理變遷上，用筆稍嫌疏懈。因為李和對H君的態度，以及李和本身，都不曾使讀者看出前後的變化。

有着明顯的教訓意味的「初秋的風，」應該是對於「為藝術而藝術」者們的示威之作。

且看：

「孩子們眼睛為了這震動，全無理解的把眼睛睜大起來，茫然地望着這個發着怒的新「領桌。」在桌子下面爬來爬去，黑老鼠似的那個拐着腿的孩子也爬出來，把手裏拾得長了絨毛的鉛字，送入煤油盆裏去；洋蠟燭的火焰蕩來蕩去，和那昏黃的燈光，完全調協。全望着這新「領桌」，年青蛋形的臉，有點勾曲的鼻子——孩子們的眼睛又漸漸恢復了矇矓黏結……」（二一〇頁）

比之「為藝術而藝術」的諸位所長於描寫的那些甜的眼睛，苦的酒，這裏的描寫技巧似乎也不見得遜色吧？諸位對於藝術技巧的看法，就如同孩子眼中一輛精美的玩具機關車，開動起來觀賞牠就夠了。至於現實的機關車，應該有些什麼別的效用，是可以一概不問的。

「軍中」的第四節，祇有兩句。第一句是：

「一年以後在××部隊××連裏，我看到了王鬍子，他說給我老曹在陸軍監獄裏死了，趙連長全連叛變，趙連長被架走，死活不知道。」（一六三頁）

這種手法，祇為補足故事發展上一部分未了的意義。這種補足，實際無甚必要。全篇的勻整，倒為其破壞。是常常見人使用的。然而是失之呆滯的辦法。祇須前面騷動的場面，點染稍力，第四節的補充說明，就大可省略了。何必定要舊小說似地，惡人惡報，方為快呢？

「羊」裏面寫着獄中見聞，着力於一個偷羊賊。組織不怎樣緊湊。作者之以「羊」為標題，或者是把囚人來比作羊？命運是差不多的，但本質上，這比喻不大相宜。

「櫻花」是意義上最成問題的一篇。結末簡直有點悖理。也許有這樣「祖國」迷的藝術家——據我們所知，現在的藝術家，在他所寄存的階層之內是國家觀念比較最薄弱的一羣。除開鄧南遮 D'Annuncio，吉卜林 R. Kipling 等例外——在自己的女兒回國流落為娼，意圖自殺之際，仍舊說：「祖國錯待了你嗎？」這一問，確足令人吃驚，卽使「爸爸是愛祖國的」這樣的問話，也嫌來頭不對！

這篇的第一節首句：「爸爸入了獄，姐姐便帶起黛黛開始去流浪。」與後面情節不相吻合，因為爸爸入獄是送了兩個女兒上車以後的事。

句法不清朗之處，各篇皆有，雖屬小疵，但也常常可以害意。這一點，作者稍加留意，就能改正的吧。

三月廿九日



外論介紹

蒙蘇關係

Outer Mongolia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pr. 13. 1936

中國政府對蘇俄的抗議，要旨在蒙蘇協定違犯了一九二四年（民十三）五月三十一日締結的中俄協定。而俄方的答覆，則舉奉俄協定爲前例，申申置辯。査奉俄協定的主要作用在解決中東路問題，其餘的條款却和中俄協定大致相同。蘇俄提及奉俄協定的用意，只爲了舉出一個蘇俄與在中國主權下的地方政府進行直接談判的先例。我們姑且不論這種答辯的是非，它總是令人不愉快的。當奉俄協定簽字之日（民十三九月）正遇着直奉戰爭爆發。當時北京政府曾對俄提出嚴重抗議，後來因爲吳佩孚政權的顚覆，這件事才暫行擱置。可注意的就是在這次中央對蘇的抗議中，承認奉俄協定以後曾經批准，列入中俄協定的附件。該約的第五條講：

　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之限期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後，即將蘇聯軍隊由蒙古盡數撤退。

在事實上，中俄會議的工作幷沒有完成。自一九二七年中俄斷交以後，到一九三二年，兩國交方才恢復，那時候中東路的情勢已經有了重大的變更。拉提摩爾氏 Owen Lattimore 在英文中國年鑑裏面曾經述及外蒙有一種原則，以爲在滿淸顚覆以後，外蒙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已經斷絕：

　外蒙在蘇俄支持之下，已獲得一種自治的方式，它承認中國的宗主權，蘇俄的特別利益以及蒙人自治的權利。

但是我們應該指出的，就是蒙古王公原來的意旨，是想在名義上仍然依附中國，藉此鞏固她的獨立。但是因爲經濟關係，影響到了他們愛戴中國的態度。自從一九二四年外蒙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頒布以來，外蒙雖不是蘇俄正式的一部，但是在實際上，却已經是依附蘇俄了。這種情形是很複雜的：

　在外交方面，外蒙幷非蘇俄聯邦的一員，蘇俄也不作對蒙宗主權的要求。任何國家願意和外蒙談判的，應該和外蒙政府接洽，或是對握有外蒙主權的中國政府接洽。不過因爲外蒙政府不承認中國的主權，而且除蘇俄以外，沒有一國承認外蒙，所以它惟有對俄發生外交上的關係了。

自從外蒙獨立以後，中蒙通商關係發生了障礙。外蒙又否認對華的債務關係。而蘇俄却坐享了蒙古皮毛市場的利益。在另一方面，蘇俄更給予外蒙技術的協助，以開發蒙古的資源。

情形雖如上述，但是蘇俄在中俄協定中承認中國主權的條款，却仍然無從抹煞。再進一步講，中蘇兩國大概也不致會爲理論的爭持，而妨礙到兩國的邦交。俄方很容易申辯，以爲新約僅僅是承認若干年來實際的行動。從蘇俄的觀點看來、關於目前邊界事件的糾紛，因此認爲對於外蒙應有密切的諒解。俄方陳述、她對外蒙的關係，與已往十二年來的情形一樣，這是可以諒解的。但是中國北方權力的鬬爭的綿密化，現在已有見端；東京方面對蒙蘇協定已有不滿的表示。不過中蘇兩國對於協定意見的參差，此後將無特別發展一點，却是十分明瞭。（歷樵）

河北形勢

The Hopei Baseball Diamond

英文京津泰晤士報四月十八日社論

日方與宋哲元的談判，一再延遲。中國要求先解決冀東，然後再談判其他問題、并且拒絕與日人共同防共。前幾天松室孝良舉了一個比喻來說明日本對於河北形勢的態度。他將河北比作一個棒球場，冀察政委會爲內壘，冀東爲外壘。投手是誰沒有說明，但不言而喻是日本。他又說這個球隊缺欠合作，不甚令人滿意。如果他們不合作須要另想辦法。什麽辦法沒有說明，但事實暗示是要以冀東代替冀察。本星期上海接到的東京電訊說，如果中國接受蒙蘇互助協定，將樹立外國與中國地方政府締結協定的先例。據日本外交專家觀察，照這種先例，任何外國可與中國地方政府締結同樣的協定。我們可以假定這不是空言，而是一種暗示。

最近冀東派遣修好專使赴莫斯科。冀東專使在瀋陽發表聲明，說冀東對於日滿所給與的援助，深爲感激，彼等此行任務，在答謝日滿的厚意。大連英文電訊謂接到長春消息，冀東使節此行，預料將締結通州與「滿洲國」的友好條約。雖然這種條約的技術問題，可以以後再討論，但成立這種條約的原則，要在冀東代表在長春的時候決定。兩日之前，今井在北平對中國記者談稱，關於冀東問題的談判，刻下正在進行之中，預料不久可以得到滿意的結論。他的答覆，與中國記者希望他所答覆的、是南轅北轍。

數日前土肥原在東京各界歡迎席上說，日本過去努力改進中日邦交的失敗，其錯誤在將中國當作一個整體。最實際的方法是日本與中國各地政府合作，如此各地方政府間可以彼此調整。是以河北棒球場的內壘將由願與外壘冀東合作的球員來代替，而投手及捕手健將，剛從大連來到呢。但是當鐵路及其他準備完成之後，如果日人認爲河北新政權與晉魯有調整的必要，眞的試驗就將到來了。（季廉）

萬目睽睽下之國聯

All Eyes On Geneva

The Shanghai Times, April 20. 1936

世人一般的預料，都以爲國聯十三國委員會對於義亞戰爭調解的結果，將歸失敗。因爲義大利在東非戰事中獲取全勝之期，即在目前，其戰略自宜於急速進取。因此羅馬方面既有決難立即停戰之表示，又說義方不能在國聯制裁的恐嚇下進行談判，且藉口於『亞皇業已失蹤』，聲稱亞方無可進行談判的中心人物。實則旬日以來，亞皇蹤跡雖然不明，但這對於早已存心要想進佔亞國京城的義大利侵略者說起來，亞皇失蹤與否，實在沒有多大關係。現在義方征服亞比西尼亞之宿願，業已實現，義人心目中之和議談判，自不容國聯有所置喙；尤以國聯方在進行加緊制裁之談話，義方更增加

其深閉固拒之心。外間雖有亞國願與義方直接談判之傳聞，但即被否認。同時義大利方面，則又拒絕在國聯機構和盟約精神下進行談判。就此以觀，則義大利之稱心如意和國聯處境之杌隉危險，蓋彰彰甚明。

今日國聯行政院方將集會，研究十三國會議所提宜告調解失敗的報告，萬目睽睽、均集中於日內瓦一角。國聯將袖手旁觀義大利之撕毀盟約而夷另一會員國之亞比西尼亞爲屬地乎，抑將採取其他手段以懲治彼強梁跋扈過爲已甚之義大利乎。現時國聯之地位，實處兩難之境。苟不爲亞國之助，則將大喪其本身之令譽。苟加緊對義之制裁，則危機四伏之歐洲益將以此而增進其危險之程度。各國對於亞比西尼亞雖抱同情，卻多不願將自己捲入東非漩渦之內，這就是國聯組織的弱點之所在，也就是國聯制度的危機之所在。國聯對於被侵略的國家最初的表示是很可靠的，因此使得被侵略的國家有所恃而無恐，托庇國聯，而不欲再從事於直接談判；然而到了結局，國聯實力的援助卻往往不易實現。當義亞糾紛初起時，倘使亞國已知國聯之不可恃，則兩國間或可成立妥協，避免戰爭。可是當時亞方卻迷信國聯的力量，以爲足以阻制義大利之野心，結果各走極端，遂致釀成戰爭。到了現在，亞國差不多全部將被義大利征服，而國聯卻仍畏首畏尾，而不敢有所舉動。

在目前的局勢下，外交和政治的手腕皆已失其效力，國聯徒貽人以笑柄，亞國正在義軍鐵蹄下，發出最後的呼籲，而國聯諸小國對於實施制裁之有名無實，也都有難安之感。本來所謂集體安全制度只要各國皆能安於現狀，自屬完善無疵；可是其中倘仍有若干野心國家，假傳播文化之名，以遂其侵略土地之志，那末國聯難道真的就可以漠然無動，袖手旁觀嗎？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亟待各國大政治家之答覆。現時日內瓦的形勢，既可笑而又嚴重，在未來的一星期中當有極重要的發展吧。（丹楓）

世界不安的根源

The Root of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The Round Table. March, 1936

三月份的英國「圓桌季刊」有一篇文章分析目前世界不安的原因，而歸咎於各國勵行經濟的國家主義，很可代表英國人士對此問題的見解，茲介紹其大意如下。

各國的軍備是診斷國際關係健全與否的溫度表。如它上升，那證明各國都在患備戰的狂熱，結果只有戰爭。它如穩定或下降，那證明各國恢復了健康。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國不是在戰爭的恐怖之下，狂熱的擴充軍備。試問原因在那裏？一般的解釋是凡爾賽條約的遺毒，美國未加入國聯，德日義三國的帝國主義等。共產主義者更認這種病症完全發生於資本主義下的國際競爭。這種種說法都可說是一部分原因，此外更確切的解釋是各國勵行的經濟國家主義。

試將一九一九年的巴黎會議和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對照來看：維也納會議忽視了正在發展中的政治的國家主義，結果歐洲的協調全被推翻；巴黎會議看清此點，非常重視國家主義，但又矯枉過正，讓國家主義在經濟方面也和政治方面同樣的充分發展，結果產生一種力量，正是和平的致命傷。

這種重大錯誤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加於戰敗國身上的賠款，和加於戰勝國身上的戰債，這都是過大負担，無法償付的，二是一切國家都想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盡量爲本國生產食糧原料和製造品。這種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原因有三：一是對於戰爭的恐懼，二是圓滿的經濟生活的國家主義的願望；三是既得利益的壓迫。它的主要結果也有三：一是大大的減少國際貿易的數量，阻撓後進地方的經濟發展；二是世界各地都發生失業的現象；三是使本國不生產食糧與原料的工業國家如日、德、義等國，更難以輸出本國製造品的方法來償付購買食糧與原料的費用，因爲他國都不願購買他們的輸

出品。此外更幾使人口過剩的歐洲完全不能向新世界移民。現今所有國家，以美國為領袖，都捲入經濟國家主義的漩渦。

今日世界和平的威脅源於日德義三國，決不是偶然的。他們都是統一而自治的強國。他們的痛苦是經濟的：他們無法消滅失業，保持國民生活程度的相當水準。因此產生三個重大結果：一，為維持國內的秩序，建立一種專制的政府。二，將只有戰爭或準備作戰爭犧牲才能救國的思想灌輸給全國青年。三，日義兩國並宣傳向外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希望獲取原料供給地，本國商品的市場和本國過剩人口的移植地。德國的軍事力量一旦完全恢復，如不能得到救濟的辦法，一定也是走上同一條路。

假如這種情勢一直繼續下去，全世界分成多少森嚴的經濟壁壘，一定產生兩種結果：一，全世界除了美洲，將形成一種新的均勢，一是在國聯旗幟之下堅持維持現狀，一是在向外發展的要求下結成軍事同盟。二者對立的結果必是波及全世界的大戰，美洲諸國雖想保持中立亦不可能。二，在國內，因農業與工業失業與高率稅的衝突，迫使各國政府不能不干涉國內的經濟生活，如此推演下去將發生一個問題，即這種干涉是為資本家還是為無產者謀利益，因而引起嚴重的政治鬥爭。換句話說，經濟國家主義在國內產生的結果是加強國內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該文結尾說，談到怎樣以和平方法來消滅經濟國家主義的危機，簡單的說，可分兩點：一，由各國訂立條約，除去對於德國的差別待遇，二，以消滅商品，資本與移民的流通的國際限制，來增進國際貿易，投資與移民，這樣可以多少解決經濟國家主義的問題。至於重分殖民地問題，該文作者以為有些國家作此要求，基於國家榮譽的理由多，基於經濟的理由少。去年九月英國前外相賀爾在日內瓦演說，提出一個問題，即是缺少富源的國家是否能以交換其製造品的方法來取得其所需要的食糧與原料。他覺得這大概是殖民地問題中和經濟國家主義的問題最有關係的一面，而值得仔細考慮的。（率生）・

今日之殖民地問題

Everard C. Cotes 著

Are Colonies Worth Owning?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 Magazine 11 3. 1936

今日世界上有殖民地的國家，如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等，正遭遇着一個問題，就是殖民地究竟值得不值得？

這個問題所以值得研究的緣故，正是因為現在一般沒有殖民地的國家，如德，義，日等，天天在那裏擴張軍備，野心勃勃，揆其用意，不外是不甘再做沒有殖民地的國家，而想和英法等國競爭一下，把世界上的殖民地重行分配。自從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成立後，原想把世界奠基於和平主義上，面避免殘酷的戰爭；而一般有殖民地的國家也在夢想和平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殊不知義日的心理正與彼等背道而馳，時至今日，整個形勢已經完全改變了。

事實是很明顯的，今日一般有殖民地的國家，祇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是答應沒有殖民地國家的要求，滿足她們的欲望，另一條路是以武力對付武力，維持今日世界版圖的現狀。

目前英國為保護她的廣大殖民地起見，已採取第二條路，實行武裝自衛。這種辦法實非上策，因為暴風雨的來到，本來可以設法使其消滅或者延長的，這樣一來反而不啻是促其早日實現，作繭自縛，莫此為甚。

荷蘭政府最近下令將荷屬爪哇內地山路，延緩建築，這樣敵人來攻時，不致長驅直入衝進東印度的腹地。同時澳洲方面總理賴恩斯（Joseph A. Lyons），曾於本年一月十四日發表聲明，以人口不足為名，重行允許英國移民入境。葡萄牙在非洲的 Angola 及 Mozambique 兩地也極易受敵人由海路方面的進攻，雖然英國前外長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於一

九二七年在下院重行聲明被繼担保對偷爲負保護責任，但在今日的情形下，是否能眞有效力，也發生疑問。此外，比利時在剛果河流域的利益，也受到同樣的危險。

以目前來講，能夠對於殖民地有充分武力保護的，祇有法國。但是義大利之侵亞，是無殖民地國家發動的第一聲，法國爲她自身在歐洲地位及其他地帶的安全計，也不得不加以考慮。

英國政府在現在情況下，雖然仍保持其不固定政策，但是去年九月十一日前外長賀爾（Samuel Hoare）在日內瓦却發表英國對於無殖民地國家，極願以公平有效方法，解決目前糾紛，因之很引起國內各政黨的辯論。賀氏這種舉動，無非是向無殖民地國家担保她們在商業及移民上的平等待遇；不過一般英國人的意見，對於重行分配殖民地問題，皆表示反對，如德國要求歸還戰後失去之東非 Tanganyika 一地，無人表示贊同，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可是，反對者的理由，不是說當地的居民不願意變更，就是說商業上會大受打擊，這種沒有根據的測揣之詞，未免太近淺薄。

總之，世界既然時刻在進步，則白種人與其他種族間的關係，也不住在改變。民族間的耀武揚威，已經成爲過去，彼此間的互助進步，才是現世紀所應有的精神。英國對於埃及，錫蘭，已經介紹給她們共和法治的制度，現在對於印度也正在做同樣的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想以商業賺別人的錢來充實自己的國富，其結果必定造成世界殖民地競爭。已經有殖民地的，對於怎樣去壟斷一切，固然感到難以應付，就是沒有殖民地的，也覺得除掉用武力以外，並不是沒有其他方法，如果這樣長此弄下去，問題恐怕終久沒有解決的一天。（蔭恩）

美國大選的展望

工藤信一良著

日本「Economist」四月特大號

本年十一月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戰，內容非常微妙複雜，恐怕是美國政界中少有的現象、除了現任大總統羅斯福而外，聲明願就總統候選人的已有五人，即民主黨之史密斯（Alfred Smith）、達爾馬傑（Eugene Talmadge）、共和黨之蘭頓（Alfred Landon）波拉（William Borah）和諾克斯（Frank Knox）。

羅斯福不用說是在想完成他三年來強制實行的新政策，而達爾馬傑則反對現政府之中央集權與農業政策，擁護大審院的判決，排斥平等待遇黑人。史密斯自由聯盟一派的反對現政府理由，一爲現政府促成了階級對立的激化，二爲現政府膨脹政費，形成了官僚主義，三爲羅斯福違反他在一九三二年選舉當時的擔保諾言。

再看共和黨內的候補人，波拉是美國上院的元老，外交界的權威，急進主義派的首領，他的政綱第一在外交方面，主張維持美國之中立，第二在憲法問題上面，主張寧可修改憲法，不可用政府與議會的權力強制實行。第三在經濟政策方面，反對恢復不景氣以前的狀態。蘭頓自稱爲「立憲自由主義者」，他的主張要點，第一是要恢復公債，貨幣，政府的信用，第二是認憲法非進步之障礙，實爲進步的推進機，第三是在改革社會制度經濟組織之先，應謀景氣的恢復。第四採取緊縮政策以矯正現政府放漫政策之弊。第五是現在失業者之未減少，即羅斯福新政策的失敗。諾克斯爲「芝加哥每日新聞」社長，他的理想是絕對自由競爭，確保個人自由，緊縮膨脹的政費，綜觀他的演說，與蘭頓的主張大同小異，不過蘭頓係以農民爲中心，而他則以都會之商工業家爲中心。

此外尙有米希根州選出的上院議員潘登巴及前大總統胡佛，都是有力的競爭者。在他們的第一步還要突破本黨指名的難關，民主黨大概是要指定現大總統羅斯福爲候選人的。達爾馬傑却難與之相抗衡，而自由聯盟一派當中，如史密斯却不能出馬，亦沒有人能出來與羅斯福相對抗，至於共和黨，則內部形勢非常複雜，波拉恐怕沒有被指名的希望，結局將爲諾克斯與蘭頓的競爭，他們兩人恰正旗鼓相當，所以很有跳出第三人的可能性，而

美國評論家的預測，則以潘登巴爲最有希望。

羅斯福總統的人望之消長，可分三期。在前年是絕對可以再選連任的，在去年還大有希望，到了今年則在未可知之數了。最不幸的是民主黨內全然失了統制，達爾馬傑與史密斯是不會幫助他的。站在反對他的戰線內的，第一是大資本家、銀行家、律師、第二是民主黨內的保守派，第三是憲法擁護派，第四是主張地方分權，各州自治的州權論者、第五是認爲非常時期已過，反對中央集權主義的一派，第六是共和黨。而擁護他的則第一是小市民階級，第二是農民，第三是勞動者，第四是被救濟階級；第五是官吏，第六是共和黨內的急進主義者，第七是民主黨內的主要黨員。據上面列舉的各種因子看來，今年十一月美國的大選有很多微妙的作用與反作用，勝敗實難預卜。（子修）

新印督之使命

India's Crucial Stage

Shanghai Times, April 14. 1936

新任印度總督林立支哥侯爵，已於數日前離英前往孟買，就任新職。在此特別困難之期間，殊非易舉。因林氏就任，即須將改革案付諸實行也。英政府之選擇林氏出任艱鉅，吾人以爲乃一聰明之舉。林氏在過去與農政有密切關係，彼之最大志願，亦即援助印度農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彼曾任調査印度農業委員會主席。關於彼之經驗，氏曾有言：

「此兩年之經驗，不僅使予了然於印度農事之技術方面，尤要者乃在對於農民之希望，焦慮，欣慰，煩憂等等，一併明白無餘。故今日思之，眞覺此經驗之可貴。對於彼等之安然順受之勇氣，余既了解之，且復讚羨之，故余每於困難之際，輒思予彼等以實質的幫助與恩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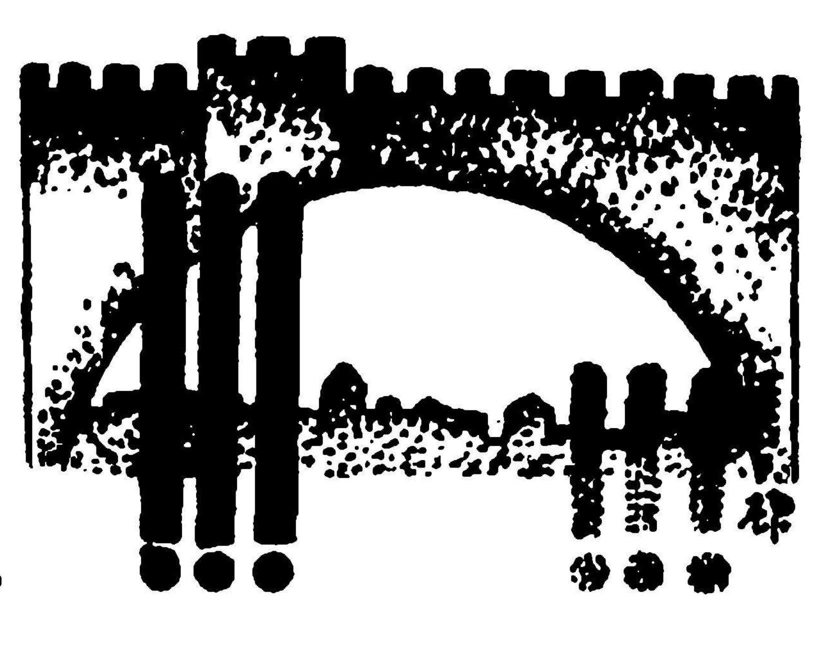
茲者以林氏爲首之政府即將担任企圖調節全印鄉農與城鎮居民之利益，此工作至困難、在城鎮中政治煽動已至成熟程度，而財政商業階級又復思利用機會，以擴張其利益。自農業調査團後又適値經濟不景氣之年，全世在困難與需要中掙扎。印度情形亦非例外，而農民生活尤苦，於是經濟上的理由使政府不能立即援助農民，而實行其最初之計畫。今林立支哥氏出任政府之首領，則農民之福利，絕不致被忽視矣。

在林氏離開倫敦之前，帝國各團體曾設宴招待，印度事務大臣載特蘭爵士對於印度之忠於英國特別加重而言之。彼當衆而言：「他非余所能知，然余固確信吾等光榮之賓客所欲往者乃一忠心之印度。」彼又續言曰：

「自許多其他方面觀之，林爵士之將統制者乃一已變更之印度。前印督克松(Lord Curzon)實專制統制者之最後一人。繼其後者爲明都爵士(Lord Minto)，彼一就任即引用新制度。載有明都爵士與前印度事務大臣莫萊爵士(Lord Morley)名字之一九〇九印度會議法案一經公布，立予該國國民一種新的政治希冀。自彼時以降，在繼任總督之哈丁爵士(Lord Hardinge)柴爾斯佛(Lord Chelmsford)，里丁爵士(Lord Reading)哈里法克斯爵士(Lord Halifax)魏林頓爵士(Lord Willingdon)諸人任內印度在一繼續增長之動向內活動，而欲謀與大不列顛發生新的憲法上的關係，而此關係當然能適合印度民族之特性，且關於彼人民悠久之歷史，亦甚有價値也。」

該事務大臣於發表上述意見之後，復承認欲爲此三萬萬五千萬民衆計劃一文字的，宗教的，文化的新組織物，則應有一一貫政策之代表政府担任此有史以來之偉大工作。特吾人須知「改革」之在印度，一般對之多甚淡然。然完全非難改革者，亦係絕對少數，但吾人亦不敢必謂其餘民衆對此果具有何等熱心。其眞正信仰改革者，縱不能試使餘人對改革發生熱心，亦應使彼等具有可保持之勇氣與忠實。

在從事政治活動者之中，當然有許多不平之士。即如在全印會議大會將開之星期日，其主席奈魯(Jawaharlal Nehru)曾指新憲法爲一「新的奴隸執照」，乃所以增強帝國主義之束縛者。奈魯會勸議會議員利用新憲法以攫取各省議會，然後利用此許多省議會，以宣傳彼等之政治計劃，並造成政治的停滯。但上星期六議會議程委員會則決定將新憲法下議員之職權問題延期討論；於是奈魯之演說頓然減少注意。社會黨人亦曾建議議會議員放棄其責任，並企圖摧毀新憲法，但此提案於彼等集團中亦以四十四對卅三之票數而遭否決。顯然多人認爲，不在新制度下參加政治生活乃一不智之舉，即彼身居印度國家議會者亦具此感覺也。（西夷）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四月廿一日止

本週間國內外消息均較沉寂。如中日外交，日俄爭執，以及萊茵問題，均無顯著發展。晉陝清勦，亦早成尾聲。比較令人注意者，在國外厥爲義亞問題之日趨嚴重而僵持。在國內則爲蔣委員長之出巡川鄂，以及運英古物歸途之一度遇險而已。此外憲草修改問題，黨國要人僕僕京滬研究徵詢，殊爲忙碌。關於增加過渡條款以及賦予總統以發佈緊急命令之權兩點，迨已大體決定。對日折衝，平津仍時斷時續，永見已來華接談，對取消冀東僞組織一點，日方已態度一致，然實否則未明示。我方則認非決定此大前題，其他無從談起。川越繼任大使已完全決定。我方亦可同意。彼任職駐華外交官已歷十餘年，對遠東情形，最稱熟悉，各方期許甚殷。

自羅迦諾公約各國在日內瓦舉行二度會議後，萊茵問題，忽又擱置。法方既無進一步之催促，德國亦無新對案提出，大約歐陸外交界，盡忙於義亞之最後調解。十三國委員會後，繼以國聯行政院之特別會議。然以義方態度強硬，無法成立安治。照目前情形推測，國聯除延宕外，別無他法。下月十一日之行政院常會，恐仍難有結果。蓋墨索里尼志在控制全亞，分割辦法，已不能滿其慾望。亞國欲求有賀爾賴伐爾和平方案之結果，恐已不可能矣。近亞國已決定遷都，準備最後之決戰，迨亦知外交談判，徒遷延時日而已。

國內

蔣委員長過鄂到川

蔣委員長於上週由京出發，途經武漢宜昌萬縣，均略停留，十六日到重慶，十七日飛至成都，連日召集川黔滇等省勦匪將領，有所指示，對三省政治推進，尤爲注意，除召見省府負責人員外，復邀集耆紳及教界領袖，徵詢民隱，極爲詳盡，蓋三省政治之整理，交通之開展，胥發端於蔣委長去年之駐川督勦，最近雖各事漸上軌道，而猶待改良指示之處極多。故川民對蔣之到川，歡迎甚熱烈，期待亦甚殷也。

召見紳耆 徵詢民隱

蔣委員長十九日下午五時與在成都紳耆及教界代表談話：蔣首問徐子休逝世情形，不勝惋惜。

旋由尹昌齡訴述災情，請撥大批賑款、及獎懲辦賑人員，並呈交災區人吃人照片。將反覆關存機由尹昌衡發言；請澈底消滅匪禍。鄧明叙述對征工弊病，請顧及人民生活、並請對災民應徵，由政府供給口糧。任鴻雋發言，請政府撥款補助貧苦學生、並健全中小學、以作大學基礎。華西大學校長張凌高請對辦教育人員須用有教育經驗學識者。蔣聆在座諸人發言後，即一一答復、略謂大家所說都已聆悉，不過政府有政府苦衷，人民應隨時用書面向政府說明希望，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光明進步。對賑災當積極辦理，至徵工為國家要政之一，祗因缺乏人才，故辦理時難免有流弊。望紳民隨時貢獻意見，幫助政府，勸導人民，為國家積極建設。管子說人民勤勞，國家才能富強，現在只有加緊做法。關於教育，現在四川主持教育者多為本省人，故每更動一次，對於辦學人員即有大變動。此次政府命蔣志澄廳長來川，即為保障四川辦學人員。四川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如得良好領袖，切實領導，決可為復興根據地。諸君所說各情，因我不常在此久住，可時與劉主席說明，省府各廳長均極熱心負責，絕不使大家失望云云。蔣言畢，即向徐子休子孝恢慰問其家庭狀況，復對紳民等致謝，時已六時始散。各紳耆對蔣所答覆，極為感動。

在擴大紀念週演講

二十日晨九時，出席省黨部擴大紀念週講話，其主旨以五全大會通過之黨員守則十二條，勗力人肩負復興民族之責。蔣準時由行轅蒞臨，先巡視黨部一週，即至禮堂主持紀念週。顧祝同與忠信，錢大鈞，賀國光，徐源泉，薛岳，劉文輝，鄧漢祥，任鴻雋暨黨政軍學各界首長共千餘人，均往聽講。蔣委員長首述離川半年，深覺軍政社會各方，尤其教育方面，均有極顯著之進步，極為快慰。四川為天然復興民族根據地。完成復興民族之偉業，為川人之責任，亦即川人之光榮。四川得天獨厚，天既賦予幸福，應為國家民族担負非常的責任，方不辜負所[illegible]之時代及父母師長，與千世萬代之子孫。總謂欲完成責任，成就光榮，應具有正確之基礎與目標。而三民主義即是全國共同的目標，過去為完成三民主義，以勦滅赤匪消除民族障礙為目的。現在的口號，須更進一步，怎樣才可以救國家，怎樣才可以事半功倍，很快當的救我們國家。吾人欲知復興富強的道理，須先明過去貧弱紛亂的道理，其癥結所在，便由於國民[illegible]德隨落，沒有精神，祗存軀殼，故唯有提倡道德，始可挽救國家的危難。即使無兵無槍砲，人亦決不敢欺侮。道德存乎人心，祗須一轉念之間，即可復興民族，將繼謂吾人立身處世，應遵為基本者，厥為五全會通過之黨員守則十二條，不僅黨員應遵守，全國上下均應遵守，至是蔣遂朗誦守則，並請全體起立，以示敬意。（一）忠勇為愛國之本。（二）孝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禮節為處事之本。（七）服從為責任之本。（八）勤勞為服務之本。（九）整潔為持身之本。（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十二）有恒為成功之本。並逐條加以解釋，對助人為快樂之本尤再四闡揚，謂捨己助人為民族固有的美德，亦即中華所以能有如此衆多人民，及如此悠久歷史之故，對恒心為達到成功之要道，亦引申說明，聽者極為感動。

川黔康政漸上軌道

據行營參謀長賀國光，談川康黔三省政治工作情形如下：行營因為川黔康三省的情形，與豫鄂皖贛閩各省微有不同。所以對於指導三省的政治工作，也與各省稍異，茲先就辦理較有成績的幾點，說明如次：掌握全省政治的機關，必須組織健全，而後省政乃有改善之可能。從前川省各軍所駐之地，稱為防區，防區以內，各自為政，省府號令不行。所以取銷防區，統一省政，遂為行營參謀團入川後之第一項工作。此項工作完成，川省乃有統一的省府出現。一切政令，乃能推行無阻。黔省組織，從前亦欠健全，經於去歲改組後，省政乃漸上軌道。西康省尚在籌備期間。自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後，略俱省的雛形。若云健全，則非待正式省府成立之後不可也。三省均係邊遠地方，交通特別不便，不僅於經濟文化之發展有礙。影響於軍事政治者，亦極重大。行營惟求三省交通之速成，經濟

便利起見，乃指定專款，設處負責。厲行暫修公路，現已完成通車者，計有川陝，川黔，湘黔三綫，正在興工修築者，有川湘，滇黔兩綫，及川鄂路之渠萬段，其由雅安至康定與瀘州至畢節兩路，亦在計畫勘測，不日即可動工。最短期內，可以由成都南至貴陽轉赴雲南廣西。東至湖北湖南，北達西安，西往康定，均由公路通行。川省從前金融紊亂，財源枯竭，申滙高漲，省庫負債幾達一萬萬。黔康尤爲窮苦，軍政人員伙食，幾難維持，行營乃轉請中央，對於黔康軍政各費酌予補助，核發川省公債清理舊欠，代管收支，收回地方雜鈔，平定滙水，取消劃條，川省軍政各費，預算本係收支適合，現因一部收入減少，雖稍有蒂見，補救較易，市面亦已穩定，黔省財政，近亦稍有起色，惟西康之財政金融，整頓尚不易言。不過能勉維現狀而已。川省團隊從前名目分歧，多掌握於土劣手中，戶口未淸查，鄉鎮有名無實，行營乃令照各省保安制度改進大綱，整理團隊，照編查保甲戶口條例，編查保甲。現全省保安團隊正厲行統一於省的工作，團款由省統收統支，亦已辦到。全省戶口已經調查編成保甲者，有八十餘縣，惟是否確實嚴密，則尚待考查。黔省亦正依照行營法令，整理團隊，編組保甲，尚未辦竣。西康地方政權，多把持於喇嘛土司頭人手中，改革方案正在妥籌擬訂。三省迭遭水旱兵災，重以匪禍，民不聊生。災區廣闊，川省方面行營自去年一月起至本年三月止，撥發賑款共二十餘萬元，川省振務會自行籌發者，約三十餘萬元，並曾核發二十四年善後債票二百萬元。交省府農村合作委員會，辦理農貸。最近又核發善後債票一百萬元，兼辦急賑，收容工賑。至於黔省方面，行營亦已兩次撥發振款五萬五千元；西康方面，亦已撥發五千元，飭西康建省委員會，遵照行營臨時振濟辦法辦理。碉堡政策，贛省剿匪時行之，頗著成效。行營曾令三省遵照仿行。自徐張朱毛兩股，麕集於川西北一隅後，行營爲防其突竄起見，復經嚴令各軍，在匪區之東南兩面，廣建碉堡。層層密佈。逐步進逼。現匪已蹐促於川康邊境之深山老林地帶。與贛匪前年下季之情形完全相同。整個消滅之期不遠矣。

以上所述，係三省政治工作，較有顯著進步的幾點。至於三省現在所有一個最普遍最嚴重的病象，則爲盜匪與災民，因爲盜匪遍地，所以社會秩序愈不安定。農村益凋敝，災民更多。因爲災民衆多，所以流爲盜匪者更加多，此項亂與荒的兩現象，本是互爲因果的。行營以後，擬加緊指導三省，辦理大規模的振濟，尤其是借貸方式的農振，以救地方之荒，一面促進地方政治，嚴密民衆組織，以止地方之亂，俾三省的農村，由凋敝而漸進於繁榮。社會由騷動漸趨於安定。以冀達到建設三省爲民族復興根據地之最後目的，希望各方面將所得的情形，隨時見示，俾資參考，是所至幸云云。

古物歸途一度遇險

運英展覽古物，於上月由郎波拉號載運回國，行至直布羅陀海峽，忽遇狂風，船突擱淺。此訊傳出，舉世震驚。國內尤甚。良以此項古物爲我數千年文化之精華，非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一旦不幸，即無從再得。幸營救得法，歷二日一夜之久，船始浮起。另由英派軍艦沿途護送，大約下月初必可到滬矣。

擱淺情形

郵船「郎波拉」號裝載中國美術展覽會各項古物，運歸中國。於十五日駛至直布羅陀港西北端，美納爾小島時，突遇暴風，以致擱淺。當經直布羅陀港當局，趕派拖船前往施救，頃據該處來電稱，各拖船盡力施救，歷五小時之久，郵船尚未脫險，今晚恐猶難自行開駛，現在風狂浪急，小艇均無從靠近，故船內所裝古物，及行李箱籠等，亦無從起出。一俟該船出險後，即當由驅逐艦「凡鐵冷」號護送至馬賽港云。倫敦中國大使館人士自聞該船遇險消息，無不震驚異常，美展會專員鄭天錫博士頃語人云：此項古物，如有損毀，即無從補償，該會另一職員亦云：古物之中，若干銅器，年代湮遠，有在四千年以上者，溯當去年決定運英之時，中國若干人士，因此項古物價値連城，對於運出外國之舉，多有持反對態度者。今若毀喪一件，則其損失，何可勝計云。

平安浮起

郎波拉號星期二日在直布羅陀外擱淺，於十七日浮起。船中並未發現漏水之處，想經潛水人驗視後，定能證明該船船身未受損傷，該船擱淺後，船底黏於沙灘，雖經設法拖曳出險，卒無效果，乃決計減輕載重，計卸去貨物三百噸，由貨船搬運，並卸去油料千噸，移入直布羅陀海軍部造船廠之某油船，昨晨復從新移動該船，前一夜氣候惡劣，十七日晨稍有進步，但未幾西北風復大作，致起其前後部重錨之工作，受有妨礙，但該船貨物燃料既卸去一千三百噸，卒得浮起。一切工作，全由直布羅陀英海軍當局指導進行，大英輪船公司總董兼總經理亞力山大郎之父克萊格米爾勳爵，當郎波拉號擱淺時，適至直布羅陀。今日目覩該船出險之工作。該船浮起後，即駛往海軍部船港對面北堤安然下碇。船中

古物始終未動，該船之不易脫險其主要原因之一，爲該處潮漲潮落相去僅十八時。海軍部拖船十六日夜曾兩次拖拽該船第一次無效第二次該船移動頗易，至附該船赴遠東之乘客已改乘該公司杜瑪拉號直赴波賽矣。

憲草將增過渡條款

憲法草案前經立法院中政會幾度討論，已大體竣事。最近黨國要人，咸感覺憲草內有增加過渡條款之必要。葉楚傖戴傳賢諸中委會數度訪問在滬養病王寵惠，徵詢意見。大約再經中常會將修改原則通過，即將先交立法院爲條文之整理。其修改要點：（一）爲立委民選問題之過渡辦法。（二）縣長民選之過渡條款。（三）賦予大總統副總統以發布緊急命令之特權。此點據王氏意見，各國均不乏先例也。

修改之要點

各方矚目之憲草，究應如何再加修正，中央憲草審委會已作初步決定。並已草審查報告，呈經中常會核定，原定二十日舉行之中常會，因候王寵惠戴傳賢到會發表意見，故已改期召集。聞中央憲草審委會之審查報告，已將憲草應再加修正各點，予以具體規定。增加之過渡條款，列入於原草案附則章內，但已將附則章名稱改爲「憲法之施行與修改」。過渡條款重要內容爲：（一）制憲召開之國民大會，即作第一屆國民大會。（二）縣長暫由政府任命，待地方自治完成後，再行民選。（三）立法監察兩院委員，一部分暫由民選，一部份暫由政府任命，至適當時期，完全民選。憲法施行問題，不在憲法內作「自頒布之日施行」之規定，將來由國民大會以決議案規定之。授予總統以發布緊急命令權，已列於中央政制章總統節內，並規定遇有緊急事件，或經濟發生重大變更須爲急速處分時，總統提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始得發布緊急命令。總統副總統及國民代表任期由四年改爲六年，五院院長及立法監察兩院委員任期亦自四年改爲三年。原草案教育章內第一三九條至第一四四條各條文，事涉瑣細，已刪併列爲一條。此外各方意見尚有未能集中之點，即爲「總統總攬行政權」問題，有主張不規定者，有主張改爲「總統總攬政務」者，亦有主張維持原案。在憲法內規定者，究應如何解決，在中常會內當可一併作最後核定。

孫科縱談憲草

立法院長孫科，在滬談此問題之意見如下：關於憲法草案增加過渡條款，昨日憲草審議委員會已經討論，待本星期中常會當再付議，至其內容：（一）憲法正文規定縣長係民選，但在地方自治未完成之縣，民選縣長，勢有困難，故必須規定一過渡辦法。凡地方自治未完成之縣，縣長暫由政府任命，待其地方自治完成，再行民選。（二）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亦規定係民選，惟按照目前實際情形，勢亦必有一種過渡辦法，即一部份民選，一部份暫由政府任命，待至適當時期，再完全民選。（三）關於憲法施行問題，究於一經頒布後即施行，抑須規定一過渡期間，須行後經過相當時期，再實施等等，均待商討。關於授權總統以發布緊急命令之權一點，係之解釋，謂此在歐美各國均有例可援。例如法國爲法郎問題，國會曾臨時議決一案，授權大總統，可隨時爲一種緊急處置，以安定金融。又美國對經濟政策復興，亦係國會決議，授權總統便宜行事。中國內憂外患如是，遇有緊急情事，若照正常規定，須召集國民大會，迨大會決議，則已事過境遷。故必須有授權總統以發布緊急命令之規定。俾凡遇緊急事宜，得由總統相機處置，過後再循正常程序，交國民大會追認。憲法草案自十八日中央憲草審查委員會修正後，尚須待二十三日中常會通過，再交立法院修正及整理，草案即告完成。五月五日由中央正式公布草案，然後再交國民大會通過頒布，將來大總統之選任等問題，尚須待國民大會討論決定。至國民大會代表產生，東北五省市以所佔代表名額太少，請求增加，中央是否容納該項要求，尚待中常會決定。孫又謂，最近與王亮疇戴季陶葉楚傖諸君會商，亦係屬於憲法草案問題。王以法學家之地位，貢獻意見，而西南同志對憲草過渡條款之增加，亦無意見參加。

東北請增代表

此次國民大會代表名額，東北五省市僅佔二十三人。東北籍旅居各省人士，咸認爲比例失當，先後電請中央及立法院增加名額，並電西北剿匪總部張代總司令，請專電斡懇，張據電後，特於十五日電中央及立法院，請將東北代表名額，按比例增加，原文如次：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立法院勛鑒：迭據東北籍旅居各省人士函電，略稱「報載立法院決議，此次國民大會代表額定一千二百人。最多省份爲四十五人，最少省份爲十人，蒙藏華僑各四十人，我東北五省市，僅二十三人。查舊衆議院議員共五百九十六人，東三省尚選出三十六人，前國民

會議代表共五百二十人，東北五省市尚選出三十一人。此次代表總額，較前不止加倍，而東北名額反減二十三人，前後未免懸殊。東北領土，現雖淪陷，而舉國上下，固始終未承認為喪失，則分配代表之名額，自應以東北人口實數為準。今規定之數，僅及最多省份之半，殊對相形見絀。如謂土地既失，選舉困難，則蒙藏華僑亦多非就地選舉，似亦不能執為減額之理由。除聯名向中央陳述外，擬請事前顧懇按比增加，以慰人望，而昭公允」等語，伏念東變以還，於今五載，人心思漢，誓死不渝，今以東北人口三千四百餘萬之衆，而代表名額反不如蒙藏華僑之多，酌理論情，易滋惶惑。如以此事而啟東北同胞之疑慮，權衡輕重，所失尤多。倘乞俯順輿情，將東北代表名額，按比增加，俾與其他各省市相等，堅我民內向之心，而收精誠團結之效，謹電奉陳，諸希鑒納。

晉陝殘匪日就肅清

晉陝勦匪，本早成尾聲，一面地方當局，已努力於善後工作。目下除晉西南尚有少數殘匪外，其餘各地，均日漸肅清，晉南秩序，已大體恢復，陝北匪區亦日就縮小。以後問題，祇在如何協助良民回鄉，並恢復其生產能力而已。

晉南清勦工作一斑

林彪所部股匪，在洪洞趙城間被我擊潰後，即分股潰竄，因與林匪失去聯絡。現已竄隰縣境內，擬與盤據該縣渤口鎮之彭德懷千餘人聯合。鄉寧縣屬林岳廟一帶之匪，被我各路軍隊追勦，遂繞向吉縣境內狼狽潰竄，現我軍正分頭追堵。又中陽三角嶺寧地一帶之徐劉匪部，被我軍孫楊李各部擊潰後，繞經留譽鎮向蕫元溝方面西竄，約兩千人，十六日晚竄抵三交鎮李家塬一帶，向我守兵猛攻，顯係在晉被我軍勦擊，損傷頗鉅，有渡河竄陝北之企圖。經我駐三交鎮一帶某軍及增援之徐團部協勦，斃匪甚衆，匪受威迫，始南向冀家垣方面逃竄。我章團部隊馳往協勦，乘夜向冀家垣方面進襲，出匪不意，當夜接觸，匪即密集多數大股兵力頑抗，我以機槍手彈猛擊，匪傷亡枕藉，不支，分股潰竄。此役斃匪七百餘人，我章團亦有傷亡，據報股匪係劉子丹所部之一二兩團。

閻主任電京之報告

駐晉綏靖主任閻錫山十九日電京稱：據關司令官十八日電稱，被職師擊潰之偽一軍團一二兩師，經跟蹤壓迫，昨晚在上下烏樂之線對峙，當夜派梁旅經桑子村迂迴至上陽德中陽德一帶，拂曉職部主力出正面向北莊進攻，梁旅向蘇家莊傑之匪猛力夾擊，激戰至巳刻，匪不支北竄。是役斃匪四五百，內有偽團長張振山，政委林龍發及軍官多名，傷者數倍。俘二百零八名，解散裹脅者四百餘，步槍一百五十枝，輕機槍十挺，馬四匹，輜重甚多。匪一二兩師損失過半，四五兩團殆全殲滅。我亦傷亡官兵一百五十餘名，已電復嘉獎，並賞洋五千元等語。我軍徐團在中陽屬橫沿河一帶，搜剿殘匪，十七日游擊至宋家溝山頭，遇匪數名，追捕一二名，獲槍一枝，手擲彈數顆，據俘匪薛棣耀供稱，劉匪子丹確於十四日晚在三交南岳被我軍擊中，彈由脊背穿透前胸，傳已死亡。殘匪紛向晉境西南隰縣大寧，吉縣等處潰竄。其目的似有向晉境西南集中情形。我各路軍均分別跟踪追勦，至竄擾中陽孝兩縣境之徐海東劉子丹股殘匪，被擊已潰散。我章團在中陽屬冀家垣，向匪進擊，適劉匪集匪部講話，章團乘匪不備突加猛擊，匪倉惶應戰，損傷甚衆，我楊澄源部十九日晨在大寧城西上下南村一帶，與林彪股匪大部激戰終日，匪不支，紛紛潰退。

陝北最近清勦情形

陝北勦匪軍事，決定計劃，由各軍同時向前推進以期澈底肅清後，為指揮便利計，決以通陝北大道線為界，以西各軍由張代總司令親自指揮，以東各軍令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張代總司令於月初赴洛川督促各軍進勦，節節前進，盤據正寧縣湫頭老巢之黃子文股匪，於本月四日被我軍擊潰，向東北逃竄，復集結馬欄鎮一帶，內部極為恐慌，我軍熊縱隊九日已進展至石出原柳林鎮與公洞之線，左翼並與常師取得聯絡，桐邑縣屬之匪亦被我軍追勦越過石門關。張代總司令為鼓勵士氣計，連日乘飛機由洛川赴甘泉，膚施等處視察，並向當地駐軍訓話，以期將各縣邊區盤據之散匪一鼓肅清，然後再向陝北推進。東路方面現尚沉寂，楊主任虎城前曾赴三原視察各軍，從事配置，復返西安，現各軍佈置已竣事，楊特於十五日晨由西安偕隨從人員及綏署重要職員出發，赴三原督師，日內當可向前推進。現開通陝北大路，雖通至膚施，各地駐軍均取得切實聯絡，惟距大路稍遠之膚施，甘泉，鄜中縣，部宜君等縣邊區，仍有散匪盤據，最多者不過二三百名，少僅五六十人，以往我軍前進時被此等散匪擾亂後方，不免增加後顧之憂，所以此次計劃總攻，決先由肅清後方散匪起始，俟後方各軍將散匪肅清，與前方駐軍成一平行線，互相聯絡，即向延川，清澗，安定等匪之老巢總攻，此為整個之計劃與以往個個向匪游擊之新法，收效必大而且速。

國外

義亞調解工作失敗

亞國命運，殆已至最後關頭。南路義軍，已越哈拉爾及吉吉迦兩地，東路亦在奮進中。同時更有羅馬增加生力軍五千人開至東非。亞軍雖奮力抗戰、實已筋疲力竭。國聯之調解工作，顯見失敗，十三國委員會既無結果而散，理事會特別會議，亦不歡而散。最令人感慨無限者，國聯會中，義代表阿洛錫一再聲明義亞問題，不能在日內瓦討論，應由兩國直接交涉。亞代表則惟警請國聯速引用盟約十六條施以裁制。此則與國際調解中日問題時如出一轍。

十三國會議無結果

十三國委員會和解義亞戰事之談判，盡歸失敗，十三國委員會主席馬達里亞加及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十六日開始與義總代表阿羅錫作和平談話一小時、而局勢仍混沌危迫。馬氏與阿氏晚間復會會談，仍未獲有實在效果，聞阿氏曾稱，渠來日內瓦，未奉有可作討論和平談判基礎之政府訓令，今唯欲討論其程序如何。至於停戰一節，尚談不到。因政府於此未有訓令故也，馬氏與阿氏今晨十一時四十五分將再會談，但義總代表態度迄未稍變，故十三國委員會今日午後集議時，馬氏顯不能有可令人滿意之消息報告會衆。阿氏對於義亞議和談判一層，曾提出兩項條件，（一）談判期間東非戰事無須停止。（二）義亞兩當事國直接進行談判，無須國聯會參預其間。一俟雙方成立協定之後，始乃提付國聯會，予以認可，俾成為正式協定。馬氏並於談話後招待英法兩國代表艾頓彭考暨國聯會秘書長愛諾文共進午膳。當就十三國委員會午後開會事宜，有所接洽，並決定於午後六時召集各委員國代表開會，俾就渠與當事兩國代表談話結果暨當事兩國對於議和問題所具見解，提出報告。據聞亞皇素以本身命運委諸國聯會之手，此際雖屆存亡關頭，其見解並無變更，仍當援引國聯會盟約，而以國聯會關於義亞爭端迭次所通過之議決案為歸宿。十三國委員會午後開會時，自當決定一種程序，俾有以迎合當事兩國之願望及國聯會盟約之精神。至十七日十三國委員會會議已決議東非戰爭之調解工作，已告失敗。此項決議極關重要，因該委員會乃受十八國委員會即對義制裁之全體委員會之委託，設商義亞戰爭和平解決之道。今既承認調解已告失敗，則須以此委託之命交還十八國委員會，而十八國委員會今不得不考慮擴張依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施之對義制裁矣。油禁問題甚至軍事計劃，今將居於前列。十三國委員會主席馬達里亞加今日將以其報告書提交十八國委員會，並將在星期一日晨十時三十分國聯行政院會議中提出之。預料此次行政院會議關係非常重大，除紀錄調解失敗外，且須考慮伐斯康西洛斯委員會對制裁進行情形之報告書。十八國委員會之召集，顯將由行政院決定之，大約將延至法國總選舉後召集。

行政院會亦告失敗

國聯會行政院頃於二十日晨間十時四十五分舉行秘密會議。主席澳洲代表勃魯斯當議決本屆非常會議本日暫不閉會，旋於十一時改開公開會議。法代表彭考暨義代表阿羅錫，坐於主席右側，英代表艾頓蘇俄代表波丹金，坐於左側、亞國代表華特，則坐於馬蹄形會議桌之一端。出席人數，甚屬寥寥。首由十三國委員會主席馬達里亞加宣讀關於調解義亞爭端之報告書，其結論謂迅即停止東非戰事並由和解途徑恢復和平一舉，在現行情勢之下，業已絕望，主席勃魯斯當即提議，請由當事兩國代表發明見解。阿羅錫與華特乃相繼發言，其詞甚長，直至休會時始竣、阿氏措詞溫和，所持論據，不外三點。（一）當事兩國應直接進行談判。（二）此項談判應在日內瓦以外舉行。（三）義國須俟媾和預備條約成立後，始可停止前方戰事。華特則要求將國聯會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之制裁辦法，全部付諸實施。行政院旋即延會。

英法意見顯有參商

國聯行政院二十日對於集體安全問題作激昂辯論，終於未發現真正團結，後乃通過一議案。（一）對於義亞爭議和解之失敗表示遺憾。（二）對於十三國委員會對義亞二國而發之請求，予以同意，並重申之，請二國在國聯機構內以盟約之精神從速停戰，恢復和平。（三）對義發最懇切之請求，以國聯所屬望於其發起會員國而為國聯行政院久遠理事者之精神，解決此項爭議。（四）聲明一九二七年禁用毒瓦斯等物之協議定書有束縛當事者雙方之效力。

義國對此議案投反對票，而亞代表瑪利穆則責行政院未能饜滿亞國所提出擴大制裁之要求，是日會議結果已造成不美滿之印象，因此次辯論

未發現日國中有眞正團結也，英外相艾登與法閣員彭考二人之言論，尤可見其意見之參差。觀察家以爲國聯結構之裂痕，幾可一望而見。在此案通過以前，行政院各理事皆發議論，間有數國，尤其爲南美諸國，反對以破壞和併之罪加諸任何一方。

第一發言者爲英外相艾登。聲述各會員國關於集體安全之責任，其詞坦直，衆聞之，深爲注意。艾登稱，七個月前國聯已決定認義國開戰違反國聯盟約，各國政府今在此嚴重時日，必須表示其義務，並明白宣布其所擬採之政策。英國準備進一步實施經濟與財政上制裁，施用毒瓦斯之戰爭，義亞及其他十一國早已認爲非法，且與世界各大城鎭之居民有關，今似已見諸施用，以加害對於此種毒氣完全未有防禦準備之人民，吾人對之焉可熟視默無一語，吾人豈能自信自己本國人民今後不遭被焚或失明或喪命之痛苦乎。就一般大局言，出席國聯行政院之各國，將來究有需要國聯盟約保護之一日，其效力之有無，大都視目前問題之最後結果而定。英國準備依照國聯政策行事，其進行之程，將與他國同，但不較他國爲甚，如國聯根本搖動，將來效用漫無把握，則吾人唯有考慮吾人責當採用之政策耳云。艾登故後籲請向員國各竭其力、共維護國聯之權威。義代表阿洛錫聲稱，苟非休戰條約許義國佔領亞國各要點，連京城及可運入軍火的邊界各點在內，則義國決不能依允停戰云，換言之，即義國必俟佔領亞國全境後始允停戰是已。

法代表彭考稱，和併雖暫失敗，但仍須繼續爲之，至戰事結束而後已。俾重伸對於國際公法與戰爭法律之尊重，且亦因吾人需有亞境內之和平，庶可應付歐洲現有之危機也。渠所欣然者，義國已承認此點，而英國在陰霾蔽罩天空時始終忠於集體安全之原則云。

土耳其佔韃靼海峽

繼希志拉而撕毀和約者，近更有土耳其之佔領韃靼納爾海峽，此事據外電所傳如下：土內閣十五日開會，決定派兵進駐韃靼納爾與博斯波魯斯兩海峽，軍隊已於本月十六日晚間開入海峽地帶。（按歐戰後之塞佛爾條約及希土戰爭後之洛桑條約相繼規定，韃靼納爾海峽與博斯波魯斯海峽兩岸，爲非武裝地帶。）土耳其政府於本月十一日以照會一件，送致洛桑條約各簽字國（英、法、義、日、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其他關係國，對於該條約第十八條。關於韃靼納爾海峽及博斯波魯斯海峽撤廢軍備之條款，要求加以修正。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頃向土耳其大使瓦西夫提出復文，內容係謂蘇聯政府對於土耳其此項意向，並無異議，但當要求土國提出保證，准許蘇聯艦隊得以自由通過該兩海峽云云。一般人預料土國對此要求，當可提出滿意答復。又某高級官員頃宣稱，蘇土兩國邦交素篤，兩國睦誼若一日得以保持，則海峽地帶重行設防問題，對於俄國即一日不致發生妨害云云。政界方面對於土國要求不以爲異，此其理由有二。（一）洛桑條約蘇聯並未參加，而土耳其應在海峽地帶享有完全主權，亦爲蘇聯所始終主張者。（二）韃靼納爾海峽與博斯波魯斯海峽一旦重行設防，不啻成爲蘇聯最前一道防線，此層尤爲蘇聯所歡迎。

包爾溫講歐洲和平

英首相包爾溫十八日午後在華塞斯特郡保守黨協會中發表重要演說，先答覆外間所傳渠即將辭職之說。謂一俟時間滿至，自當告退，但決非任何人所得揮之使去也。次述及外交局勢，謂外交上近有兩種問題，性質至爲重要，國際形勢因而爲之一變，其一，係德國重整軍備問題，其一則係各國爲履行國聯會盟約所作之企圖是也。「余因此兩問題之故，深信英國整軍經武，乃屬必要之舉。夫國聯會自創設以來，始終未能將世界全體國家概予網羅，今茲吾人如欲集合世界各大國之軍事力量暨工業資源，使與國聯會相合作，則美日德三國均在會外，以故國聯會所可實施之制裁手段，苟無三國參加，則其力量自必爲之減弱也。設有一國焉，遇有爭端，拒不提付討論，或拒不經由仲裁途徑，覓求解決，而決欲訴諸武力，則余未見有何切實有效之機構，足以弭戰禍於未然也。至於制裁辦法，則僅能施之於戰事已發之後，惟其運用，失之濡緩，苟不以最後性質之辦法，如封鎖港口或武力行動爲之後盾，則其大部份力量，亦即爲之喪失矣。」至是首相乃爲艾頓外相所行之政策作辯護，藉以駁復義方攻擊之辭，謂「義方錯誤之處，計有兩點，應予糾正。其一，艾頓外相所行政策，並非渠個人政策，實乃現政府全體所主張之政策，抑亦全國輿論所擁護者，其二，艾頓所行政策，毫無反對義國之意義，英國政府之願望，在使國聯會盟約，成爲全世界之圭臬，此種願望一日不放棄，則吾人即一日自受認有約束，約束云何，即遇國聯會盟約橫遭破壞時，自當出全力

以擁護之。至若義軍失敗，義國蒙恥，則非英國政府之所願也。」述及集體安全之組織問題，謂「吾人現為此項組織而工作，雖尚未成功，且距成功之期尚遠。但仍當繼續工作，不稍中輟。夫欲集體安全組織克底於成，必須參加各國準備同時行動，而以制裁手段威脅侵略國。遇必要時，並不惜與之戰爭，始克有濟，非然者集體安全即永無進展之望也。」述及義軍在亞國使用毒瓦斯問題，謂此種作戰方式，若在非洲方面可以應用，則在歐洲方面，孰能保其無人起而效尤「余以為歐洲一旦發生戰事，而亦使用毒瓦斯，則戰事結束之後，各國人民對於執政者此種慘酷手段，當均為之痛心疾首，於是憤激之忱，不復可遏，歐洲所有政府，自必悉遭推翻，而無政府狀態亦將遍地皆是矣。」首相最後論及歐洲和平之前途，謂觀乎法德兩國所提計劃，兩國咸具和平誠意，足為明證，「余對於獨裁政制，前曾嚴詞，加以抨擊，蓋余相信，獨裁制度，雖足以消除若干種危險，然害多利少，久而久之，其所召致之危險，轉較其所消除者為多。今者德國希忒拉元首所處地位，所有權力，均足以消除歐洲之恐怖陰霾，其力量遠在歐洲任何人之上。余謂希氏有此權力，深望渠亦有此志願，果爾則英國所能為者，決當盡力為之，此在歐洲各民族，亦當與之合作」云云。

有田表明外交方針

日新外相有田之外交方針，將於新議會中說明其內容業經十八日召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四月廿一日止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運英古物歸途在直布羅陀擱淺
△中央博物院理事會舉行成立會
△中政會通過國民工役法原則
△蔣委員長到萬縣
△復旦大學復課

四月十六日　星期四

△蔣委員長到重慶
△日聯合艦隊六十餘艘開到青島此來參係觀
△中央研究院在京開首次評議會
△國聯十三國委會開會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五

△運古物船郎波拉號浮起安然脫險
△蔣委員長飛到成都
△冀察政委會派秦德純為故宮監理
△十三國會調解意亞爭端失敗

開。之外務省幹部會議慎重協議，全部決定。其主旨為採取自主積極之辦法，置其重點於對華對蘇等政策。對華則根據於「三原則」以圖調整國交。對蘇關係則依照從來之方針，極力主張撤退蘇聯之遠東兵力。演詞大要如左：（甲）外交基調，助長日本民族之生存與發展，同時須努力促進其與列強之和平親善關係。（乙）對蘇政策，最近蘇聯政府對於東亞，其中尤以對於「滿洲國」，採取積極動向，此事在維持東亞安定上，不得不加以注意。日本政府認為赤軍無須進駐遠東地方，故應以撤退赤軍為正當。蓋撤退該項不必要之赤軍，即可剷除蘇「滿」邊境方面發生不祥事件之根源，同時日本政府亦可將介在日蘇兩國間之各種懸案得到迅速解決，以便確立兩國間之友好關係。（丙）對華政策，日華「滿」三國間應速確立平常關係，此為吾人所希望而不已者。（丁）對英美關係，日美兩國為隔洋相望二大友邦，並無任何不能以外交手段解決之問題。日英關係在通商方面至為複雜，故日英兩國政府間對於調整市場與資源等等關係，現已直率交換意見，吾人之合理要求，自當期其實現者也。（戊）通商關係，現今世上封鎖市場與夫經濟聯盟之勾結，實阻礙日本通商上之發展，為害甚鉅，日本政府即應向世界要求開放市場，取消排外式之聯盟，竭力以期貫徹通商自由主義。（己）文化工作，與列國增進和睦，將日本國民性使世界有所理解，在此項意義上認為文化工作，即側面式之外交工作，勢所必需，自不待論，日本為東亞之安定勢力，既經儼然存在，則其文化真髓應使世界認識，此為當今之急務也。

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中央軍校成都分校開學蔣親臨致訓
△長江上游大風武漢受災甚重
△國府舉行奠都南京九週紀念會
△土耳其恢復韃靼納爾海峽武裝

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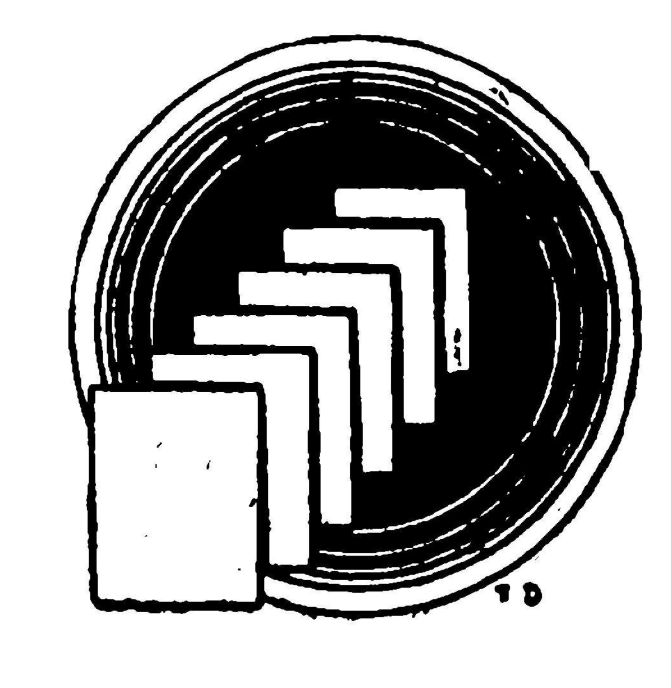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召成都耆紳教界談話徵詢民隱
△顧大使到巴黎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

△張羣公畢由滬返京
△國聯行政院舉行非常會議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重慶設普通市
△日駐華武官喜多到滬
△義軍已攻至離亞京南八十里地帶



論評選輯

日蘇關係與中國

吾人日前曾論及中國對於日蘇問題，亟宜決定根本態度，茲將具體的一述吾人之感想。

第一：中國外交之究竟義，應在向日蘇兩國分別提議作國交根本之調整。具體言之，對日，應提議解決滿洲問題之交涉；對蘇，應根據蘇聯最近照覆：承認一九二四中蘇協定繼續有效之諸言，提議開關於外蒙問題之會議。

此項主張，不僅爲中國計，亦爲日本，爲蘇聯計。何則？按目前形勢，日蘇雖備戰，而不至於實戰，然依現在之對峙狀態，進行推演，則終必有接觸爆發之一日。爲防杜此未來戰禍之計，自以雙方俱尊重中國主權，達到實際緩衝之目的爲必要也。

第二：假令此項根本交涉有進行之望，則第二步中國宜促成中日中蘇日蘇三邊的互不侵犯條約之進行，一舉而奠定遠東和平之基礎。除此政治的互不侵犯之外，關於經濟事項，得各別協定，自由發展之。如中日經濟關係，即密於中蘇，且將來發展之可能性甚大也。又對蘇另有一特別交涉，即關於取締第三國際在華之宣傳活動是也。

第三：中國解決滿蒙問題之目標，應在恢復領土主權，而畀以高度之自治。此項交涉，日本似無接受之望。然中國外交家，要應坦白真誠，對日方詳論利害，期其感動。夫他姑不論，日本既以東亞惟一安定的勢力自命，欲不戰而勝各國；且尤其在日蘇對峙之今日，則其對華政策，在種種觀點上，義應優於蘇聯，此爲收攬人心之必要條件也。蘇聯關於外蒙，倘始終承認其爲中國領土完整之一部份，日本於滿洲四省，何以不能？若曰蘇聯爲空言，則空言猶勝於無也，日本何並此空言而靳惜不與乎？

第四：以上所述，東亞大計也，根本也，此言尤爲對日本而發。誠以日本政治家果能了解及此，則今後之東亞難局，將一齊迎刃而解，譬如日本允與中國合理的解決滿洲問題，而蘇聯依然閉塞外蒙，不能踐約，則中日竟演成共同行動之局面，亦不可知。倘中日不侵之約成，而中蘇間或日蘇間，不能如願，則中日間之政治關係，更有重要發展，亦不可知。此日本不戰而勝之路也。反之，對於喪失東北四省並岌岌不保中原之中國，徒責其不能共同行動，自無以服中國之人心，結果惟有日增中日間之紛糾，同時加重日蘇間之對抗，夫志在戰爭，不論已，否則斷非安定東亞之道歟？

以上爲吾人對於日蘇問題之具體的感想，坦率言之如此。倘此種計劃，全無進行之望，則敢勸我政府當局，全力自保，以待良機。自保云者，不參加日蘇之鬬爭，而各別爲和平之努力。中日間諸事緊急，不容擱置，則先就局部的實際的，求可能的調整，以待可以討論大計之時機。吾人依東亞和平論者之立場，深信上述計劃，爲保障和平解決問題之惟一的途徑，政治上經濟上之

新局面皆由此發生，防衛赤化之要諦亦在此。然惜乎日本空氣之去此甚遠也。

（錄四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

外蒙問題之回顧

自蘇蒙協約之說證實，外交部已兩提抗議，申明法律立場，其不能有濟於事實，固不待智者而後知，然而俄人於此已極憤懣，竟指爲係接受日方要求而出者，日本方面則又不滿於我方態度之和平，指爲缺乏決心。由此可見中國介在兩強之間，處境至艱，今後萬一日蘇關係更益惡化，則中國應付之艱苦，當有什伯倍於今日者矣。

抑蒙古滿洲夙爲日俄勢力之競爭場，數十年來中國坐視鄰邦之角逐，純處被動地位，此中關鍵完全由於國家無力，而國內擾攘不寧，尤爲邊疆日蹙之主因。試就外蒙問題，回溯經過，實可發人深省。請略述之以諗國人。

遠者不具論。外蒙獨立運動，實起於前清末期。宣統三年十一月外蒙王公發表宣言，脫離中國，時正中國革命，無暇外顧，故帝俄政府乃得從而操縱之。次年俄國即與外蒙新政權訂立修好條約，取得外蒙之保護權，中國雖否認獨立，抗議僞約，而俄蒙不之顧也。又越一年，中俄成立諒解，發表共同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則承認外蒙之自治，問題暫告結束，然中國在外蒙勢力，實際大殺矣。其後俄國發生革命，國內多事，我國乘機，恢復其名實相符之宗主權。民國八年徐樹錚拜命籌邊，提一旅之師，躬赴庫倫，迫活佛取消獨立，演出一齣有聲有色的歷史劇，非俄國多事，曷能致此？然即此甚短期間，庫張汽車，交通頻繁，中蒙貿易，漸見復活，假以時日，中國勢力不難穩固。乃以直皖戰起，樹錚獲罪，陳毅繼之，庸闇無力，遂重予俄人以捲土重來之機會。先是外蒙國民黨在民十左右已見活躍，時中國連年內戰，俄國又新舊黨鬨，舊黨恩琴被逐於西比利亞，間道侵襲庫倫而據之，挾制活佛，建國獨立。徐樹錚舊部邊防軍之駐蒙者，悉被驅逐，狼狽內遁。至是宗主勢力，鏟除淨盡。旋蒙古國民黨起而推翻恩琴，遂成立外蒙臨時政府，又不久蒙古青年黨挾蘇俄之勢力，取國民黨而代之，活佛哲布丹巴既死，乃改君主爲共和，情勢愈益俄化，且隨蘇俄政局之安定而推進種種物質建設。其對在蒙漢人，除作工者外，虐待備至，對於中蒙交通，務取封鎖，外蒙全境，竟成神秘之域焉。溯其隔絕交通，推殘漢人勢力，不能不謂爲俄人主動。蓋外蒙民衆對於中國，非有惡感，尤其生活所需，歡迎中國貨物，祇以遭受嚴峻干涉，欲求不得。試觀民國二十三年張家口商人劉筱如，冒險入庫，接洽張庫通商，初到之時，極受歡迎，勾留五日，竟被放返張，益可見中蒙隔絕，係出外在原因也。

就以上簡單紀述，中蘇在外蒙勢力之消長，完全與國內情形成正比例，即中國國內多事，爲外蒙俄化之主因，而中國在外蒙之稍能振作，亦僅在俄國內亂與中國安定之最短期中。本此判斷，今後應付國際變局，舍自身團結努力，又寧有他道可循乎？邦人君子，其深念之！

（錄四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日駐華使節銓衡之波折

自有田歸國就任外相，日本駐華大使繼任人選，本以外次重光葵呼聲爲最高。重光於「一二八」事變前後，曾任駐華公使，因與軍部取一致行動，頗得其讚許；尤以滬戰結束後，在虹口公園慶功大會中被炸傷廢一足，深博東島輿論之同情，與軍部刮目之相看，因以造成後來在霞關中所謂「重光閥」之地位，於三宅坂間，往來甚密；蓋其幹練過於有田，而手腕則又類似土肥原與梅津。當此廣田新閣高唱自主積極的強硬外交之時，重光使華，自人選言，本無問題，而宜其一帆風順，以蒞臨中土。然據最近數日消息，不獨外務省對重光新任命，因軍部之反對而莫由提出；即重光原有外次地位，亦且不能自保，而由閣議決定以堀內謙介升任。至駐華大使一席，有田原擬於林久治郎及坪上貞兩人中擇一起用，但又爲少壯外交官所不滿，日內盛傳將以

駐津日領川越繼任。川越在華任職，前後達十年，其活動能力早邀軍部器重，日內正式提出當不致再有留難。而吾人細察東京此次銓衡駐華使節之波折，深感其於加强對華外交陣容有關。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際茲中日外交戰日臨短兵相接期中，倘亦值得吾人之注意乎？

按二二六政變後，廣田新閣雖以周旋於重臣軍部間，左右討好而安然產生，顧內閣基礎，既形薄弱，而外交陣容，復不一致。廣田有鑒於此，故一面高喊積極自主外交，藉博軍部之歡心；一面則刷新外交人事，以謀陣容之整飭。而欲刷新外交人事，即不能不致力於異己之排除，此爲擬議重光使華之最大動機，質言之：重光即在廣田整飭外交陣容聲中首被犧牲者也。

何以言之？此不可不先明日本外交官之系統。蓋日外務省雖云整個一體，而內部兩派暗鬥甚烈，則自明治維新時已然。如最初有木戶孝元青木周藏積極派與副島種臣陸奧宗光緩進派之相持，其後有加藤高明歐美派與小村壽太郎中國派之紛爭，再後又有幣原喜重郎追隨外交派與內田康哉焦土外交派之對立。及至幣原內田兩派相繼失勢，廣田以小村派之餘緒握霞關支配權，但省內勢力，俱係幣原派之份子，廣田常感駕馭不易之苦。幸而該派分裂爲重光系與東鄉系，得利用彼此衝突，居中應付。然重光雖係一外交次官，因得軍部之眷顧，氣燄頗盛。廣田既屢爲所窘，遂益懷驅逐重光於外務省地盤之念，但苦無機會可乘耳。邇者適逢二二六政變人事大調動之秋，乃授意有田調任重光使華，使華未成，至不惜迫其退休，以遂其抑制重光派之初衷。而重光雖曾獲軍部之青睞，顧終以幣原派色彩太濃，遽爾失寵，至是亦惟有黯然銷聲而已。

重光既去，所謂「重光系」者，自驟感羣龍無首之淒皇，而廣田外交陣綫，遂可獲清一色之基調，此在吾人對之，應作如何感想？曰：吾人希望日本外交之一元化也久矣。所謂「一元化」者，固不僅爲軍部與外務省方針之一致，即外務省內部陣綫之整飭，亦毋寧爲我人所樂觀。雖然，未易言也。每觀日本外交人員因異動而刷新一次，即爲邁進於對華侵略政策之加緊一次。蓋以重光之實力，尚不慊於軍部，而終隨幣原外交以落伍；此外如土肥原之易松室孝良，南次郎之易植田謙吉，磯谷之易喜多，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之易板垣征四郎，就其性質言，又均世尋常外交人員之更動？抑更證以同時舉行之隨軍異動，如梅津之調任次官，磯谷之調任軍務局長等等，是日本政府有關於對華重要機關，殆悉爲對華素主强硬之專門人物所獨占。噫！東京之陣容如此，爲問中日國交，何時可突破雷雨前之低氣壓？記者殆惟有擲筆而長歎矣！

（錄四月十六日杭州東南日報）

美國與世界白銀問題

藕 鄉

日前國民社美京電訊，謂美財長毛根韜氏與我國銀行界考察團陳光甫氏頃已在美京鄭重聲明，謂目下進行中之中美經濟談話，僅限於大體問題之討論，有關係之公衆方面不應過分希望有何結果；該社並稱此項聲明，係因遠東各地及其他各處銀市時有謠言而發云云。據此以觀，旬日以來，中美進行之經濟談話，已顯然不如外間所傳種種推測之廣泛。目下談話範圍，吾人雖無由獲知其詳，然大體總不外欲爲中美間白銀問題謀一適當之措置也。顧吾人以爲於此中美談話進行之際，姑無論成果何若，美國在世界白銀問題中之地位，究須爲我人所應徹底認識之現象！否則，我人對世界一切與銀有關係之國家，如何估計其所受之影響，即不易正確也。

美國乃目下世界經濟中勢力最爲龐大之國家，彼邦不但須每年輸出巨量之工業生產品，且在海外每年亦收入極巨額之利潤。因此，年來金銀供入超甚鉅。據其國際收支科目分析之，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中，全國資本流入淨額達美金六萬一千萬元之巨，貨物出口之收入淨額爲三千萬元，（一九三四年全年出超爲四萬八千萬元。）合計之，不足六萬五千萬元。然同期間，

彼由海外購入之金銀淨額即達八萬八千萬之巨；計其中黃金值八萬萬元，生銀值八千萬元。由此觀之，美國今日實係以金塊本位之國家，謀全世界金銀兩種貴金屬之獨佔，而其終極目標所在，則又無非欲由此以實現美元匯兌價値之穩定與低廉；彼法郎所以搖搖欲墜者此也，而英鎊之所以退避三舍者亦以此也，此吾人由金銀的國際移動以觀測美國在世界金融中之實力也。

美國欲於今日世界經濟中通過金銀二物之獨佔以發揮其勢力，誠屬無庸諱言，此中最足以令吾人起新鮮之回憶者，當無過於一年以來之世界白銀問題矣。當我國去歲宣布新貨幣政策之際，英大使之通告，首先對我國表同情之主張，繼而香港貨幣亦宣布與中國同其命運；乃迄乎十二月上旬，美國財部竟突然宣布退出倫敦市場之購銀交易，於是世界自由銀市徒因不得美國有力之撐持，銀價從茲竟一跌而不可收拾矣。自茲厥後，世界銀價，乃裂而爲三，一則爲美國之國內礦銀官價，二則爲英美印加各地之自由銀市價格，三則爲美國直接與各國政府經過政治方式談判之銀價，此三者皆與美國之對外通貨政策有息息相關之聯繫者也。試以一年以來，美國在世界銀市之活動觀之。據美國漢第哈門公司之估計，一九三五年中，世界銀之生產與存銀流出共爲六萬二千萬盎士左右，其中爲美國所吸收者達五萬四千萬盎士以上，而經過倫敦市場流入美國者，又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此爲去歲十二月上旬以前之情勢，此後美國吸收世界白銀之方式，則隨我國白銀國有之動向而太爲轉變矣。

綜觀上述，可知今日世界各國中，無分存銀國與產銀國，殆皆有須與美國白銀政策取得呼應之必要，換言之，即白銀市價之安定，非特美國之收買不爲功。此中原因，所反應於世界列强中幾無可與美國之資力相匹敵者，是今茲美國白銀政策之開展，其前途寧不足吾人之注視與警惕歟！

（錄四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君庸招游香山森玉笏峯前看紅葉作　梅生

西山紅葉往年以獅子窩爲盛香山雖有不多也近兩三年則香山森玉笏峯前千百株照映山谷眞奇觀也

昨夢華。光點。林樾。曉上。寒山。驚豔。絕。誰裁。無數。絳羅。穠遮。遍孤。峯森玉笏風前。霜後看。正好。晚境。穠華。人世。少分明。醉葉。異丹。楓未肯。秋容。同紫。蓼。山中楓樹未紅已稿所見別是一種土人謂之香土檀未詳所本 山陽。受日。光尤。濃十九。深紅。傾淺紅。對立。鷄冠。欹綬。草。獸露。鶴頂。明虬。松綠。苔掩。映崖石。縫朱欄。迴繞。翠微。宮自然。渲染。勝塗。抹長。笑組。繡輸。天工。今年。不看。暘臺。杏。予每年皆以清明節前後至暘臺看杏花今年不往此地。何如。管家。嶺天不。織雲。垂卵。色樹。綴明。霞凝。鬢影。停復。坐。對。苦。不。足。側。帽。端。相。樂。頻。更。添。余。長。句。作。清。妍。酬。汝。深。杯。宜。酩。酊。

神策門車次望鍾山有述　秋岳

鍾山。負雪。峙。城陰。照我。車。箱。黯。黯。吟。閱。亂。自。驚。才。語。少。收。燈。還。歎。晚。寒。深。有。懷。九。地。能。相。憶。願。老。清。霜。任。見。侵。旦。夕。東。風。絢。桃。李。故。蹊。寂。歷。忍。重。尋。

題陳病樹好懷堂圖　衆異

故園。兵火。一。塵。無。北。去。南。來。定。少。居。泥。飲。從。渠。謚。田。父。好。懷。聊。用。榜。吾。廬。閒。情。一。賦。誰。能。喩。豪。氣。平。生。不。可。除。燭。下。王。戎。知。愧。汝。身。閒。心。苦。似。春。鋤。

答鶴柴　董卿

食貧。爲業。只稱。師。度隴。歸。吳。鬢。已。絲。歲。晚。支。離。同。作。客。平。生。風。義。不。忘。師。遂。昌。尙。左。書。猶。健。莊。叟。忘。言。俗。

豈知珍重裴王酬倡意一甌坐及日斜時

典衣　病樹

逢掖居然冒兒收儒冠差免一錢羞炎涼世味還誰
共溫飽平生本不謀壞色倘傳山谷褐裝棉仍笑子
瞻裘蒼生多少遲衣被休戀青箱爲我留

典衣和病樹　蘉菴

到手黃金散不收一寒寧爲故人羞萬間廣廈徒虛
語斗酒成都尚可謀避患漫褰東郭褐釣名翻笑子
陵裘它年倘共娥眉贖認取襟痕醉墨留

典衣和病樹　訒菴

斕斑舊券尚能收儒素家風豈足羞萬事不酬湖海
志幾人能免稻粱謀放懷且自圍紅袖結念終當副
大裘略仿穰鐙示孫子微時佳話定名留

奉和纕蘅先生歲晏喜晴原韻　夔舉

公車曩過夜郎城旬日春霧不放晴（黔有天無三日晴之諺戊戌計偕小
住貴陽旬日實無一日晴也）天爲名賢開特例人從叔世頌循聲詩
篇寫就巡檐暇英雋評來失箸驚咫尺龍場遺蹟在
事功端合繼文成

重九不出賦寄江南朋好　伯臧

題餘幾度滯舒州昨歲鍾陵與目謀白雁苦催吾輩
老黃花欣値故園秋吳霜點鬢難爲憶章水湔腸祇
自休莫笑閉門無野趣厭原山色在牆頭

賦謝纕蘅　子言

老病春申浦今叨至友貽烽塵猶未熄文采欲何施
黔嶠冬無雪繁花早弄姿低徊嶺南道羈旅少年時

爲衆異題漁洋手稿　冀野

抱冰詩論主清奇老去新城信有之出手何嘗輸北
宋寒蘆夜雨獨吟詩
鬼伯瑜珈盡異端揚波誰復挽狂瀾後生莫擬桐城
派早有蓮洋與古歡

鵲踏枝（續前）　檢生

忽憶故人天際去（樂天寄之句）暗數征程未遽傷遲暮夢
裏相思爭識路朦朧月挂江頭樹　醉折花枝還自
語胡蝶翻飛知到梁州否流水一分風後絮春心歷
亂歸何處
誰道儂家心漫許盼到佳期一箭流光去未恨枝頭
鶯亂語思量總被嬋娟誤　自掩鏡鸞愁萬縷水闊
風高漲斷蘭舟路回首衆芳零落處拋殘紅淚君知
否

藏園羣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宋刊觀史類編殘本跋

觀史類編、宋刊本。存治體一卷。缺首葉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上記字數。中記治體一字。上魚尾下次記葉數。下魚尾下下記刊工姓名。可辨者、有吳彥、卜進、吳珙、王信、李珍、諸人。又宗、宣、遇、各一字。末葉有至正四年五月初九日墨書一行。下鈐蒙古文印一方。

按本書采輯經史中關於治道事蹟言論。可爲法戒者。自左氏傳、國語、史記、漢書、以至南北史舊唐書爲止。每書下記明卷數。書爲寶應劉君翰臣所藏。因失去首葉。不諳其爲何名。嗣翰臣據直齋書錄解題考之。知卽呂祖謙觀史類編之一也。余昔年於文友書坊得明寫本闔範上卷。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匡貞恆愼惇等字。均缺末筆。知從宋槧影出。前有廣漢張栻序。其文亦采輯經、子、史諸書而成。直齋書錄、載之。而馬氏經籍志、焦氏國史經籍志。皆不著錄。各家目錄、亦不收。余喜其閑家訓俗有裨世教。欲攷其源流。而渺不可得。茲取治體觀之。其行款與闔範正合。更據翰臣攷訂。乃知其爲觀史類編之第三種。而以先成別行者也。且其說卽出於直齋。余乃徧檢羣書而未遑。近察目睹泰山而失之眉睫。此亦可爲愧怍者矣。考伯恭所著諸書。多已行世。獨此編自宋以後。無傳者。竟爲斷種孤帙。而余與翰臣乃各藏其一。且藉以互相證明。雖殘珪

零璧。要當以敝帚自珍矣。丙子二月初四日藏園識。時大雪連朝。小園中松竹縞然。宛如玉海。臨窗展卷。寒光襲人。可云冷淡生活矣。

劉君翰臣原跋錄附後方

書缺首葉、不知何名。據直齋書錄解題十四、載觀史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初輯此編爲六門。曰擇善、曰儆戒、曰閫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閫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此書所引、止舊唐書、當爲宋人書、三十七引張說語、下注此段又見議論、據此頗類呂書、寶應劉啟瑞識

雁影齋題跋序

湘鄉李亦元前輩。與余伯兄雨農。壬辰同入詞館、高才閎識、博學工文。官京曹時。有名公卿間。中經戊戌庚子之變。心懷孤憤。發爲危言鑿論。以摩切當世。以此不爲權貴所容。幽憂感歎。不永其年。所著雁影齋詩鈔。故人吳松隣爲之授梓以傳。王君書衡。數爲余言君有古書題跋數卷。尚藏於家。余暮年篤嗜丹鉛。聞此私心嚮往久之。日者君之子鑑、介鄉人王伯淵。寄君題跋遺稿四卷見眎。言將排比付刊。屬爲序而行之。觀君自序。知所記者多爲巴陵方柳橋之書。憶光緒戊戌之秋。余以新選庶常將乞假還蜀。聞碧琳瑯館後人。方謀遺書入都。庋置於琉璃廠工藝局中。連楹充棟。爲卷逾數十萬。排屋列數十架。偶瀏覽及之。未遑深討。洎庚子後再入國門。則書已四散。存者輸入國庠。尚餘十數萬卷。未嘗不慨然深喟。以方氏搜討之勤。儲藏之富。曾不數年。飄風墜露。渺不可追。求其甲乙簿錄。附於丁陸之間而不可得。爲足惜也。今篇中所記。視方氏所藏。亦祇存十一於千百。然於古刻祕鈔。爲世所希覯者。固已標舉無遺。且於卷帙之異同。版刻之行格。

收藏之印識。咸條分縷析。詳著於編。使後人一展卷之頃。而宛若目見其書。如問影於鏡中而圖紋於掌上。是則方氏之藏雖散。而獲此一帙。猶足爲異時考索之資。其爲功於典籍。顧不鉅耶。君爲此篇。多隨手紀錄而成。初非經意之作。然時或考訂其源流。評量其得失。亦復翔實淹賅。與郘亭蘇隣藝風諸人。差可齊鑣並轡。亦近代治目錄學者所宜知也。顧余詳覽全編。錄入宋刻凡二十四種。元刻凡三十三種。第其中如儀禮圖、古今源流至論、韓柳二集、皆元刻也。而誤以爲宋本。趙汸春秋三種、宋史、稽古錄、百川學海、李文公集、歐陽文忠集、存復齋集、皆明刻也。而誤以爲元本。殆襲原書之標題。而未加以鑑別。遂致此差失耳。至編中各書。余先後獲見者。如宋本白氏六帖。爲董授經所得。今歸張石銘。宋本東萊觀瀾文。今歸劉翰怡。嚴鐵橋校初學記。今歸蔣孟蘋。余曾臨有校本。宋本甲申雜記、聞見近錄，二書。經藏吳松隣繆藝風兩家。其後竟歸余齋。斯皆蹤迹之可攷見者也。若顧亭林之修文備史。朱竹垞之百六叢書。杭可菴之藝餘類纂。皆號爲祕籍孤本。今乃流轉不知所歸。徵君括舉崖略。並其名亦湮滅無聞。世有嗜古多聞之士。曷徵訪以傳其書。庶不負君晨鈔暝寫之勤也歟。乙亥嘉平祀竈日、江安傅增湘序、

校宋刋本鬳齋考工記解跋

考工記解上下卷。宋刋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上記字數。下記刋工人名。有晉府書畫之印。燕超堂書畫印。吳郡趙頤光家經籍。乾隆御覽之寶。諸印記。昔年見於廠市。展轉爲慈谿李淲侯所得。昨日假來。竭二晨之力。對勘一遍。改正數十事。篇中墨釘。亦塡補十餘字。其釋音下卷。較正更夥。篇末至補入脫文八行。尤爲愉快。昔何義門謂汲古宋本有闕葉。應訪求補全。茲本下卷空缺字。雖亦屬爛板。未能補

齊。而其裨益則已多矣。乙丑五月初三日傅增湘記、

釋音下、通志堂本脫文八行、錄如下、(補訓字疑似之前聲)敝(如字又扶蔽切)奠(定)濟(韲)易(去聲)、(洽)艾、

蟾(苦)䋈(女居反)需(軟)䠧(踈)數 校(效)紲(泄)茭(又交上聲)解(乛賈反)橋(又居音考)燀(又昌音善)鬻(章呂反)

羽(又色側反)𨒪(撑又尚障)勝(升)筋(斤)邸(底)漆(七)蚪(陝)中(去聲)射(石)環(如字又戶串反)蕡(扶文反)斥 覆(福同)下 幹(干去聲)

重校查初白藏宋本跋

此書四年前。曾見慈谿李氏藏本校定。補釋音卷下脫文八行。頃於廠肆邃雅堂。見一宋刋本。其中延祐四年補刋者三十六葉。版多斷爛。字迹模餬。遜李氏本遠甚。然重其爲查初白先生藏書。卷首有先生手跋三行。因攜歸詳記於册子。及逐葉繙閱。乃驚喜過望。其音釋卷上函人以下九行。通志堂本既失刋。李氏宋本亦脫佚。爰手寫附入。昔蕘翁校書必聚數本今同一宋刋。且印行較後。宜無足取矣。然細心披檢。其佳勝乃出意表。後之學者。宜以蕘翁爲法。愼毋輕心掉之也。初白跋語。錄如左方。己巳三月、藏園記、

林希逸字肅翁又號鬳齋福清人乙未吳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眞西山所取士也是歲以堯仁如天賦預選、時稱林竹溪周草窗雜志中、載其登第事甚詳、查愼行手識、

釋音上、通志堂本脫文九行、錄如下、(補入函人後、)鮑(如字平聲或作鞄音朴)荼(徒)卷(捲)摶(直轉反除上聲)弛(移)

著(張入)腥(渥)需(軟)信(申)㦎(又音淺)瓶(又音客鄰)韗人 韗(運)陶(或爲𩫖徒刀反)句(勾)聞(問)鐘氏 湛(漸染之漸)秫(述)纁(勳)

𦂶(又祖鄒侯反)㡛氏 㡛(芒)湅(練)涗(稅)漚(鷗去聲)暴(蓬入聲)欄(又練音闌)渥(去聲)淳(諄)淫(鄭云淫薄粉之令白杜子春音涅)盝(鹿)



隨筆

凌霄一士

曾國藩卒，彭玉麟被命巡閱長江，繼復起楊岳斌同任此役，以國藩剏水師以建績，楊彭並爲大將，功最長江既設經制水師，提鎮而下，均楊彭舊部，故政府欲二人共領江防也。光緒元年四月二十日李鴻章致玉麟書云：『厚帥跟蹌入覲，行李蕭條，然幸而兩宮眷念舊勳，委以巡閱長江，令吳楚歲籌公費，稍資祿養。厚公亦喜與麾下廿載同袍，一朝共檝，相助爲理，尤相得益彰。此瘡痍赤子，患難友生，所同聲欽慰者。我兄聞之，當更拊掌軒渠。以後互替往來，公私可兼盡矣。弟留厚公在此盤桓數日，渠即由運河南下，先詣金陵，一商望公於江干同棹相待。』亦見岳斌由陝甘總督歸里後之清貧。統師多年，身經百戰，作督兼圻，位躋正卿，而一寒至此，殊爲難得。巡江新命，就楊彭與長江水師之關係論，誠應如鴻章所云「相助爲理，相得益彰。」且前此岳斌離水營而改統陸師，說者頗謂用違其長，（國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召見於太后「楊岳斌他是水師的將，陸路何如」之問，亦以「楊岳斌長於水師，陸路調度差些」爲對。）茲仍令督治水師，可云光復舊物，故是年到防後七月二十八日與玉麟會銜陳奏，會商江防情形一摺，亦有「臣等受恩愈深，報稱愈難，惟有力戒因循，亟圖振作，期無負皇上慎重江防之至意」等語。而其後常請假，旋復乞罷回籍，事仍專於玉麟，蓋兩帥齊名已久，地位等夷，相處之際，有難焉

者，玉麟正勇於負責，推讓亦所以免相撓之嫌耳，昔二人同領水師作戰時，固嘗發生齟齬矣，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有云：

溧陽陳作梅觀察鼐爲予言胡文忠之公忠體國，其調和諸將，刻刻爲國求才，出於至誠。時彭雪琴侍郎楊厚菴提督分帶長江內湖水師，偶因事不和。文忠知之，乃致書楊公彭公，請共會商要事。楊公先至，憺談，而彭公至，楊公即欲出，文忠強止之；彭公見楊公在坐，亦欲出，文忠又強止之；兩人相對無語。文忠乃命設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請曰：「天下糜爛至此，實賴公等協力支持；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興之業耶！」因泣下沾襟。於是彭楊二公皆相呼謂曰：「吾輩負宮保矣！如再有參差，上無以對皇上，下無以對宮保！」遂和好如初。……其苦心維持大局蓋如此。

此等處爲胡林翼特長，故國藩於其卒，興「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見國藩咸豐十一年九月日記）之歎也。而當時楊彭齟齬，蓋幾影響軍事焉。王闓運「湘軍志」水師篇有云：

……楊載福自外江來會師，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三十里，至屯口六十里，還沌口，當從武昌漢陽城下過。載福之出也，寇無備，而玉麟從漢口渡江，距兩城遠，故寇礮不甚相及。既空屯沙口，不能助攻戰，乃議還。衆議由漢入沌，雖迂遠，其避礮宜易。載福恨之，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泝江上，乃爲快耳！」玉麟恥後之，張帆先行。寇先已密備，覘我還路，欑舟傍中流，及城上縣礮并發，諸軍但冒進，不知誰生死，礮丸飛鳴，船倉篳子以斗計，擊沈四船，中礮死者三百人。礮擊玉麟桅折，不能進，望見載福，自呼之，載福船瞬息已去。成發翔三版過，玉麟躍入，得免。知其事者皆不直載福，而玉麟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載福先已不樂玉麟，林翼親拜兩人，和解之。

此敍咸豐五年胡林翼攻武昌時事也。二將之勇及負氣爭勝不相下之狀，寫得極生動有致；其時岳斌曾以見危不救見疑，殆亦緣二將素不相下之故。所云「林翼親拜兩人，和解之」，當即宗誠所記。闓運後爲玉麟撰行狀，敍此役云：

咸豐五年湖北巡撫胡文忠促進兵攻武昌，要公同攻漢口，而楊公出江屯沙口。寇不出戰，陸師不能戰，水師空屯三日，議引還。沙口在武昌下游三十里，還屯沌口，在武昌上游三十里，舟從武昌漢陽城下過，經寇壘下，無生全理。胡文忠由陸循漢入沌，令水師從之。楊公以爲懦，微笑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則泝江上耳！」

公聞，憤然即登舟張帆先行。寇先樓舟中流，且縣礮城上，以爲我師必不敢掠而過。公既行，部下莫敢後之，楊公亦愕出不意，怱怱皆發，小船如鳧雁散，礮丸飛鳴，萬聲同發，我軍但冒進，不暇計生死。公所乘船，桅折船覆，公落水，起攬船底，橫漂江中流。楊公舟掠而過，未及下帆，瞬息已去。成發翔棹三版來拯公還營。失四船，死者三百人。胡公親拜公，請百叩以謝，且曰：『水軍徒猛無益，宜大治陸軍，乃可爲也。』

略有異同，可參看。又「湘軍志」水師篇云：

咸豐……七年二月，國藩遭父喪，奏言臣軍以水師爲大，楊載福所統十營彭玉麟所統八營，……請以署湖北提督楊載福爲總統，惠潮嘉道彭玉麟爲協理。詔從所請。十一年……詔玉麟爲安徽巡撫，……再辭，改水師提督。明日又詔曰：彭玉麟有節制之任，武職不足資統率，著候補兵部侍郎。載福避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請假，詔促令到防。……同治……三年……四月……浙江巡撫左宗棠以岳斌爲未盡其用，且盛陳其才堪督撫，癸巳詔岳斌督師江西，兼防皖南，未幾授陝甘總督。岳斌之貴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詔有統率之文，岳斌自恨非文官，常見於詞色。還江一奏事，被詔令由國藩轉上，當時論者皆以岳斌功高勝玉麟遠甚，歎息於文武積習。諸文人又自恥持常談，亦交訟岳斌，稱其才德，至是被顯命，督師專征，衆皆欣欣焉。

玉麟行狀云：

……改公水師提督，未幾又詔帶領水師節制鎮將之任，改膺武職，不足統率，著以兵部侍郎候補。旋補右侍郎。時雖與楊公分將，而名位相壓，動多嫌忌。軍中重文輕武，勇將復猜侮文官。公自奉統率之命，調和倍難於協理時矣。然彭楊齊名，垂四十年，終始無間。論者多爲楊公屈，而不知公之苦心和協，爲尤不可及也。

閭運語氣抑揚處姑不論，要見二人共事之不易。戰爭時有然，承平時恐益甚。

答符九銘王志淵書

新城陳祖壬病樹

損書謬以祖壬為能為古人之文。且欲使鄉人子弟從而師之。足下之意則厚矣。顧祖壬烏足以當此。祖壬幼而孤露。壯而備嘗。雖嘗以姻家子執贄於桐城馬抱潤義甯陳散原兩先生之門。而賦性椎魯。日力又泰半奪於鹽米之謀。舟車之役。人事賓客之擾。於兩先生之學。微論無所得也。即偶一窺見端倪。往往藏於心者不能背之於手。更何能宣之於口。安敢以自誤者誤人哉。重以夙苦氣弱。曩歲同門孫君公達主正風學院教務。曾以講席相強。自申逮酉。氣幾不屬。廢然引去。年來沽上之聘。私意咫尺舊京。藉可於暇日承學師門。遂姑應之。然徒友不過六七人。皆已能執筆為文。但時為點竄字句剖晰疑義而已。未嘗如學校中所謂講授云云也。不然等之授徒。奚必舍父母之邦而遠客耶。凡此不得已之故。具詳前復家弟季脩及陳君彥和書中。今未荷亮詧。故再為足下陳之。惟矜其疲苶而不強以所不能。幸甚。抑又聞之。示途者毋歧其趨。教射者必一其鵠。未有師彼之法而能行吾之教者也。五十年來。國人懲敗衂之餘。銳欲力致富強。以固圉而捍患。朝野上下。羣起師法遠西人之所為。卒之於彼所恃以制我之形下之學。無能得其萬一。徒舉吾固有之禮教文物。毀棄靡遺。今也一二賢士大夫。翻然知禮教之不可廢。憂儒術之垂絕。皇皇焉日標舉所謂國學者以詔國人。可謂知本矣。然其所以為教者。則仍遠西之成法。聚千百不等之人於一堂。而授以同等之課。為之師者。瘏口曉音。力既竭矣。而此千百不等之人。或且未能諳其音。訓解其句讀。而謂能傳其術業乎哉。三代庠序之隆。不可考矣。宋以來書院之規程。猶有存者。倘師其意而損益之。其亦可也。以足下衛道之勇。憂世之深。輒忘其迂疏。而妄有所論列。誠知其無當。亦聊用報足下推挹招致之意耳。願與鄉人士一商榷之。不宜。

文藝

贋幣製造者

紀德著
（卞之琳譯）

第一部　第二章

> 布桑的書信中一點也不見對於父母有什麼感恩的話。他在日後從沒有表示過拘憾於離開他們。自願的移到了羅馬住，他完全失去了回家的念頭，甚至於可以說完全失去了老家的記憶。
>
> 保羅・德夏爾當「布桑」
> （Paul Desjardins: Poussin）

卜羅費當度先生急於要回家，覺得同事莫立涅，跟他一塊兒沿聖謝爾曼林蔭路走的，走得太慢。亞爾培里克・卜羅費當度今天在法庭過了一個特別忙碌的日子：他覺得右邊腰裏有點沉重，以致心神不大安定；他一疲乏，照例先影響到肝臟，這部分有點脆弱。他正想到回去洗澡，一天的操心以後，除了痛快的洗一次澡，他沒有更好的舒散方法；先已經想到洗澡了，他今天下午便沒有吃茶點，認爲肚子裝得滿滿的下水——哪怕是溫水——總不大妥當。這也許不過是一種偏見；可是偏見是文明的支柱。

歐思加・莫立涅盡量的把脚步搬快，使勁的緊隨卜羅費當度，可是他身材比他矮得多，腿部的發育也差一點；而且，心臟周圍，脂肪太多，有點臃塞，他容易氣急。卜羅費當度，雖然有五十五歲了：精神矍鑠，胸膛挺出，步履矯捷，大可以痛快的把他撇在後邊；可是他很注意禮貌；他的同事年齡比他大，職務上又居先：他應當尊敬他。而且，自從岳父母雙雙去世之後，他有了一筆很可觀的財產可以原諒他，而莫立涅先生呢，他的全財產就只是庭長的俸給，一個可憐相的數目，完全不稱他所佔的高位——他是神氣十足的，因爲架子裏填塞的是庸碌，尤其不得了。卜羅費當度掩飾了自己的不耐煩；他向莫立涅轉過身來，看他拭汗；因爲停頓了，莫立涅對他說的話使他非常感覺興趣；可是他們的觀點不一致，他們的談論有勁起來了。

「監視那個住宅，」莫立涅說。「搜集看門人和那個假女僕的報告，這都很好。可是小心，倘若你追究得一過火，事件就反而捉摸不住了……我的意思是生怕那樣會把你牽引得太遠，非你始料所及。」

「求公正不應有這種計較。」

「得，得，朋友；你我都知道公正應該是怎樣，實際上又是怎樣。我們向最好處做去，這是當然；可是，我們儘管實力，決不會遠到，最多不過做到接近這一步。今天你料理的事件尤其棘手：十五個被告中——或者說明天由你說一句話便成爲被告的人中——有九個未成年。其中有幾個孩子，你知道，是有名望人家的子弟。所以我認爲在這種場合，出拘票總不是辦法。有黨派關

係的報紙勢必要抓住這個事件，你就給一切的脅迫，一切的誹謗，廣開了方便之門。你一定白費氣力：不管你使了多大的勁，你無法制止人家揭發出一些大名來……我沒有資格給你進忠告，我倒十二分願意接受你的忠告哩。你知道我一向佩服你的見解高，你的明白，你的正直……可是如果我處你的地位，我就這麼辦：想法子把這件醜事從早了結，抓住四五個教唆者法辦就是……不錯，我知道他們是難捉的；可是到底這也是我們的事情。我要封閉那家住房——這種胡鬧的場所，想法子告知這些小無賴的家長，不動聲色的，祕密的，而且專為的預防將來的重犯。啊！譬如，把那些女人關起來；這一點我同意；我們似乎對於邪惡到難以形容的一批敗類得有所動作，給社會洗刷一番，至為切要。可是，讓我再說一次，別拘捕孩子們；嚇他們一下，再用一個『年幼無知』的名義把一切掩蓋過去就算了……恐懼之下，忽然開脫，足叫他們驚訝不置，歷久不忘。想想看，其中有三個還不滿十四歲，他們的大人一定還把他們當作天眞純潔的安琪兒呢。可是實際上，好朋友，我們之間不妨說說看，到這種年齡的時候，我們早就想女人了嗎？」

他停住了，喘不過氣來，走路走累了果然有關係，大半却因為講話講得太起勁了；他本來揪着卜羅費當庭的衣袖，這一來迫得他也停了步。

「或者，即使我們想女人，」他繼續說，「那是理想作用的，神祕狀態的——宗教性質的，或者可以說。時下的孩子們，你說對不對，再沒有什麼理想了……呃，我順便想起，你的孩子們怎麼樣呢？自然，我的話並非對他們而發。我知道他們受了你監督，託了你教育的福，是不怕這種墮落的了。」

的確，卜羅費當庭直到現在，想到兒子們，總十分滿意，除了為自己慶賀，別無可說；可是他沒有幻想：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也不能戰勝惡根性；感謝上帝，他的孩子們倒沒有惡根性，莫立涅的孩子們當然也沒有；他們自動的避開壞伙伴，壞讀物。因為不能防止的，禁止它有什麼用處？禁止讀的書，孩子們可以偷偷的讀。他，他的辦法十分簡單：壞書，他不禁止讀；可是他設法使孩子們一點也不想讀。至於問題中的那個事件，他要重新考慮，而且答應莫立涅，無論如何，非先同他商量，決不取任何行動。他決定單繼續施行祕密監視，既然他們的犯法已經有三個月的歷史，當然會再繼續幾天，甚至於幾個禮拜。而且，暑假一到，那一批人勢必要散夥了。再見。

卜羅費當庭終得以搬快腳步了。

一到家，他立刻跑到化粧室，開了浴盆的龍頭。安東尼早就守候着主人的回來，安排得恰好在走廊裏碰着他。

這個忠實的僕人到這一家已經有十五年了；他看了孩子們一個個長大，他見到過許多事情；又懷疑到許多，可是一向裝作完全沒有注意到人家要隱瞞他的種種。白爾納對他不免有點感情。他不願逕自走開，不向他告別。也許是因為憤恨家庭，他才起意向一個僕人吐露他出走的機密，而他的親人還都睡在鼓裏呢；可是我得替白爾納說話，那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家裏。而且，白爾納如果向他們告別，怎能叫他們輕易把他放走呢？他怕解釋。至於對安東尼，他可以單說一句「我走了。」可是說的時候，他那麼莊重的向他伸出手去，弄得老僕人很驚訝。

「白爾納先生不回來吃飯嗎？」

「也不回來睡覺，安東尼。」安東尼正躊躇不決，不知道要他領會什麼，也不知道該不該再問幾句，白爾納更有意的重複一句「我走了，」於是接着說：「我有一封信留給……」他不能斷然說「爸爸，」因此他改口說「留在書房的寫字檯上。再見。」

握安東尼手的時候，他很感動，彷彿一下子同過去一切都告別了；他很快的重複說「再見，」於是走了，趁㩬到喉嚨裏的一聲哽咽還沒有迸發。

安東尼不知道竟讓他這樣的走了是不是他得負極大的負任——可是他如何能留住他呢？

白爾納的出走將給全家一個意外的，非常的打擊，這一點安東尼自然

很明白，可是要盡一個僕人的本分，他就應當不見怪，不動聲色。這位卜羅費當度先生所不知者即非他所當知，自然他儘可以直截了當的對他說「先生知道白爾納先生已經走了嗎？」可是這樣一來，他自己便處於不利的地位了，而且非常沒趣。他之所以如此不耐煩的等待着主人者，那就是因爲他想用不負責任的，恭敬的語氣，而且彷彿只是爲白爾納傳一個簡單的口信，輕描淡寫的帶過他煞費苦心，預先想好的這一句話：

「白爾納先生臨走有一封信給先生留在書房裏。」這句話如此簡單，恐怕不能點醒什麼吧；他搜索枯腸，想另外找一句重一點的，無奈總找不到一句同時很自然的。可是以前白爾納從沒有離家過，卜羅費當度先生——安東尼從眼角裏窺見——不由得一怔：

「什麼！臨……」

他立刻鎭定了；他不該在一個底下人面前大驚小怪；他從不會忘掉自已的身份。他接下去就說得很平靜了，的確很威嚴哩：

「好。」

一邊向書房走：

「你說在哪兒，那封信？」

「在先生的寫字檯上。」

卜羅費當度進房間一看，果然有一個信封擱在他平時寫東西所坐的那張椅子的正前方；可是安東尼不容易擺脫，卜羅費當度先生看信還沒有看上兩行，就聽見敲門聲。

「我忘記告訴先生了，有兩位女客等候在小客廳裏。」

「什麼人？」

「我不知道。」

「一塊兒來的嗎？」

「她們要我怎樣？」

「我不知道。她們要見先生。」

卜羅費當度覺得無法忍耐了。

「我早就說過，而且再三說過，我不願意人家到這兒來攪擾我——尤其在這個時份；我見客的日期、見客的時間都規定在法庭……爲什麼你讓她們進來呢？」

「她們都說有極緊要的事情同先生商量。」

「她們來了很久了嗎？」

「差不多有一個鐘頭了。」

卜羅費當度在房間裏踱了幾步，一隻手擱在額前，一隻手拿着白爾納的信。安東尼站在門口，很威嚴，泰然自若。最後他欣見法官老爺不能自制了，欣盼他生平第一次頓足，怒罵：

「給我滾開！給我滾開！告訴她們說我沒有工夫。請她們改天再來。」

安東尼剛走出，卜羅費當度便奔到門口：

「安東尼！安東尼！……去，講了，再去關了浴盆的龍頭。」

無非是爲了洗澡哪！他走到窗口去，讀信：

先生，

今天下午偶然發見了一點東西以後，我明白我該不再認你作父親了，這使我非常輕鬆。一向感覺到自已對你的感情如此淡薄，我早就自信是一個不孝的兒子；倒寧願知道我根本不是你的兒子。你也許以爲我該感謝你把我也當作自已的孩子；可是第一，我一向覺得你對他們和對我的態度總有些差別，其次，我知你已深，敢相信你那種行徑是出於怕家醜外揚，遮在掩人耳目——而且別無他法。我寧願不再見我的母親就走了，因爲我怕向她訣別會使我氣短，也怕她在我面前會覺得

糖爲情——這一點我很討厭。我懷疑她對我的感情是否濃厚；因爲我平常差不多總是在學舍裏，她不大有機會深知我，因爲有我在眼前，勢必不斷的令她想起願意忘却的一段歷史，我想她聽說我走了，一定會如釋重負，暗自歡喜。如果你有勇氣，告訴她說我並不懷恨她使我做了一個私生子；說我倒寧願如此而不願知道我是你所生的兒子。（請原諒我這樣說；我的意思並非要給你一個過不去；我說的話正好給你一個唾棄我的口實，這樣可以使你釋然。）

如果你要我保持緘默，不宜布我離家的祕密理由，我請你絕不要設法把我找回。我所下的決心絕不會改變。我不知道你把我養育到現在一共化多少錢；以前因爲我不明眞相，我可以領受讓你供給我生活，可是不用說將來我甘願不沾你半點光。不管在什麼上有負於你，都非我所能忍受，我想寧願餓死，不願再像從前一樣的坐到你家的食桌上。幸而我似乎記得曾經聽說過我的母親，同你結婚的時候比你有錢。那麼我儘可以認爲我從前的生活只是靠母親負擔。我對她——算她另外還欠我的什麼都淸了——請她忘掉我。你對驚異我出走的人，當不難設辭解釋。我允許你隨便派不是我擔當（雖然我很知道你不會等我的許可就辦了。）

我在名下署上這個可笑的姓，這是你的，我眞願意擲還你，想早點糟塌了才痛快。

白爾納・卜羅費當度

再者：我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了，給加路李用，當較爲正當——至少我爲你希望如此。

卜羅費當度先生，蹣跚着，向一張安樂椅走去。他想思索，可是頭裏的思緒，亂七八糟，翻動不停。而且，他又覺得右邊腰裏，脇骨底下，發一種輕微的刺痛；沒有話說：又是肝臟病發作了。家裏有什麼微犀水（eau de vichy）嗎？如果太太早就回來了就好了！他怎樣把白爾納逃走的消息告訴她呢？他應當拿信給她看嗎？這封信太無道理，太不成話，他該生氣了。他眞願意他所感覺到的悲傷就是憤怒。他深深的喘氣，每一口都呼出一個「啊」很快很弱，正如嘆息。他的腰痛混合了他的悲傷，證明它，指示它的地點。他覺得他的悲痛似乎在肝臟裏。他投到一張安樂椅裏重新讀白爾納的信。他哀傷的聳着肩膀。這的確是一封殘忍的信；可是這裏也有怨毒，輕蔑，矜誇。另外的孩子，他的眞正的孩子，沒有一個能這樣寫的，他自己也不能；他很知道，因爲他們身上沒有一點他不能淸淸楚楚的從自己身上認出來的氣質。的確，他原先常常想他該責備白爾納的生硬粗暴，野性難馴；可是還是徒然，他覺得倒正是爲了這一點他才特別愛他，他對另外那幾個却從沒有這樣愛過呢。

隔室裏從演奏會回來的賽西爾早已彈起鋼琴來了，十分固執的再三重複着一支船歌（Barcarole）的一句。亞爾培利克・卜羅費當度終於忍不住了。他把客廳門推開了一點，用一種悽婉的，幾乎是哀求的聲音，因爲肝臟痛得他難熬起來了（而且他一向有點怕她）對她說：

「我的小賽西爾，你可以看一看家裏有微犀水嗎？沒有，打發人去買一點好不好？你的鋼琴最好停一停再彈。」

「你不舒服嗎？」

「不，不。我不過有點事情要在吃晚飯以前想一想，你的鋼琴擾亂我的思路。」

於是，出於溫情，因爲痛苦把他軟化了，他加上一句：

「你彈的那一套很好聽。是什麼曲子？」

可是他不等回答就出去了。而且他的女兒一向知道他一點音樂也不懂，連「來吧波波兒」（Viens Poupoule）和「湯霖塞」（Tannhauser）裏的進行曲也分不淸（至少她這樣說的，）無心覆答。可是你看他又來開門了：

「你的母親沒有回來嗎？」

「沒有，還沒有。」

這太難了。她回來得太晚，吃飯以前就沒有時間對她講了。他可以捏造些什麼話來暫時把白爾納不在家的事由搪塞過去呢？他實在不能據實報

告，給孩子們洩露母親一時的過失。啊！一切都早已忘掉了，寬恕了，彌補了。最後一個兒子的誕生已經黏合他們的和好了。現在突然間從過去裏重新跳出來的這個寃家，被潮浪翻出來的這具屍首……

啊！又是什麼事？書房門無聲的開了；他趕快把信塞到外衣的內口袋裏；門輕輕的揭起來了。是加路孛。

「爸爸看……這是什麼意思，這句拉丁文。我一點也不懂……」

「我早就對你說過每次進來總得先敲門。而且我不願意你老是這樣的打攪我。你漸漸的養成了依賴別人的習慣，而不知道自己努力。昨天是你的幾何問題，今天又是……是誰的句子？」

加路孛拿出練習簿來：

「他沒有告訴我們；可是，看一看：你一定知道。他給我們口授的，可是我也許寫錯了。我至少想知道這對不對……」

卜羅費當度先生接過練習簿來，可是他實在太痛苦了。他輕輕的推開孩子：

「回頭再來吧。要吃飯了。查理回來了嗎？」

「他到樓下的事務室去了。」（律師先生向來在樓下接待顧客。）

門鈴響！卜羅費當度太太終於回來了；她抱歉回來得晚了；她有許多人要拜訪。見丈夫這樣苦惱，覺得很不安。有什麼事可以給他做嗎？他的面色的確很難看。——他怕吃不下什麼了。他不能和他們一塊兒吃飯了。可是飯後她會帶孩子們來看他呢。——白爾納？——啊！不錯；他的朋友……你知道的，同他一塊兒復習數學的那位朋友，來找他吃飯去了。

卜羅費當度覺得好了一點。他起初怕痛苦得不能講話。然而他必須解釋白爾納出走的緣故。他現在知道該說什麼話了，不管怎樣難受。他覺得很堅決。他現在只怕他的女人會用哭泣，用號叫來打斷他；怕她會暈過去……

過了一個鐘頭，她帶了三個孩子進來；一步步走近了。他招她坐在他身邊，靠近他的安樂椅。

「要忍住，」他向她低語，可是用命令的口吻；「不要說一句話，先聽我說。以後我們倆再談。」

他一邊講話，一邊用雙手捏住她的一隻手。

「來；坐下，孩子們。我不喜歡你們站在那兒，像預備受審。我有一件悲痛的事情要告訴你們。白爾納已經離開我們了，我們將不再看見他了……在以後一些日子。我現在得告訴你們一點眞相，我原先瞞你們，因爲要你們愛白爾納如弟兄；你們的母親和我一向愛他如我們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不是我們的孩子……他的舅父，臨死把白爾納託付給我們的那位眞母親的弟兄……今晚來把他領走了。」

這一番話以後接上來一陣痛苦的沉默，只聽見加路孛吸鼻涕。大家都等着，以爲他還有話說。可是他一揮手：

「現在走吧，孩子們。我得同你們的母親談幾句話。」

他們走了以後，卜羅費當度先生許久不開口。卜羅費當度太太捆在他手裏的那隻手像死的一樣。她用另一隻手拿一方手帕掩在眼前。她俯在大桌子上，掉過頭去哭泣。從搖撼她全身的嗚咽中，卜羅費當度聽見她嘟囔着：

「喔！你眞殘忍……喔！你把他攆走了……」

剛才他已經決意不拿白爾納的信給她看；現在換了這個不公平的歸咎，他只好拿出來了：

「來：你看吧。」

「我不能。」

「你一定得看一遍。」

他忘記了痛苦。他眼睜睜的，一行一行，從頭至尾，看着她讀信。剛才說話的時候，他好容易抑住了眼淚；可是現在什麼感情都失去了；他只顧看着他的女人。她想什麼呢？用同樣的怨聲，從同樣的嗚咽中，她又嘟囔着：

「喔！你爲什麼告訴他呢……你不該對他說的。」

「可是你完全看得出我一點也沒有對他說什麼呀……把他的信仔細看一遍吧。」

「我已經看夠了……那麼他怎麼知道的？誰告訴他的？……」

怎麼！她就是這個想頭！她的悲痛就在這上面！這種悲哀本當使他們結合在一起的，可是，唉！卜羅費當度模糊的感覺到他們的思想却正是背道而馳。當她埋怨，歸咎，追究的時候，他打算把她倔強的精神折向敬虔的心情：

「這就是贖罪了，」他說。

他站了起來，出於一種想居高臨下的本能作用；他現在挺直了，忘記了，

不管了肉體的痛楚，莊重的，溫柔的，威嚴的把一隻手擱在瑪格麗的肩頭上。他心裏明白：雖然他一向總願意認爲她的一時的過失，也却從不曾完全追悔過自己的不是；他現在想對她說這種悲哀，這種折磨，足以使她贖出前愆；無奈他想不出那麼一套話，可以使自己滿意，而且有希望使她聽信。瑪格麗的肩頭抵抗着他那隻手的輕微的壓力。瑪格麗知道得太清楚了：他照例很可厭的從最小的人事中抽出一些教訓；他總把一切都依照自己的武斷來曲解。他俯就她去。這是他想對她說的：

「你看：罪孽決不能產生什麼好果。有了過失，欲蓋彌彰。唉！我爲了這個孩子，已經盡了我的心力；我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現在上帝給我們點明這是大錯，休想……」

可是在第一句上他就停住了。

她當然懂得這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句話當然穿透了她的心，因爲她又嗚咽起來了，比原先更利害呢，她本來已經停了一會兒；於是她俯下身去，彷彿要跪在她面前，他趕快低下頭去，把她攙住了。她聲淚俱下，到底說的是什麼呢？他把頭直低到她的唇前。他聽見：

「你看……你看……啊！當初你爲什麼原諒我……………？啊！我不該回來的！」

她的話簡直非叫他自己去猜度不可。於是她不作聲了。她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她怎麼能說她覺得自己關閉在他所强求於她的貞節裏；說她簡直要窒息死了；說她現在追悔自己的過失，倒不及追悔自己以前不該痛悔來得深呢？卜羅費當度重新站起來了：

「可憐的瑪格麗，」他扳起面孔來說，「我怕今晚你有點固執。時候不早了。我們還是睡覺去吧。」

他把她扶起來，把她送到她的寢室裏，用嘴唇貼一貼她的前額，然後回到書房裏，投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真奇怪，肝臟痛倒好了；可是他覺得精疲力竭了。他用兩手掩面，太悲痛了，以致沒有眼淚。他沒有聽見敲門，可是聽見門在開動了，他抬起頭來：是他的兒子查理：

「我來請安。」

查理走近來。他什麼都明白了。他想給父親知道。他想表明自己的同情，體貼，專誠的心迹，可是誰相信一位律師會如此：他比什麼人都不會表白自己的意思；或者特別在感情眞摯的時候吧。他吻他的父親。他把頭擱在父親的肩頭上，許久才掉開，那種樣子使卜羅費當度知道他已經明白了，他明白得如何透澈了，你看他把頭抬起了一點，照他平素的樣子笨拙的探問——可是他心裏難受，不能不問：

「加路宇呢？」

這句問話實在荒謬，因爲白爾納和窮的孩子是如此不同，加路宇和家裏人相似的樣子是如此明顯呢卜羅費當度拍拍查理的肩頭：

「不；不，你放心。只白爾納一人。」

於是查理儼然的：

「上帝把闖入者趕走了……；」

可是卜羅費當度打斷了他的話；何必要人家對他這樣說呢？

「算了。」

父子二人沒有什麼話談了。我們撇下他們吧。快十一點鐘了。我們也撇下卜羅費當度太太，任她坐在寢室裏一張又小又直的椅子上，怪不舒服。她不哭了；她不想什麼。她簡直也想逃走哩；可是她決不會。當年同她的情人——白爾納的父親（我們無須知道他）——在一起的時候，她心裏說過：「得，你一定白費氣力；你不會鬧出什麼花樣來的結果總還是一個誠實的女人。」她害怕放浪作惡，隨便因此過了十天，她在痛悔中回家了。從前她的父母對她說過一句話，實在很對：「你從來不知道自己的意思。」我們撇下她吧。賽西爾早已睡着了。加路宇絕望的看着燭火，他想分分心，忘掉白爾納出走的事情，找出一本小說書來讀，現在洋臘已經點猶了一個頭，來不及把它讀完了。我很想知道安東尼對他的朋友女廚役說些什麼話；可是我們不能一下子把什麼都聽了。現在正是白爾納該去找歐立斐的時候。我不大清楚他今晚在哪兒吃的飯；甚至於也不敢說他到底吃了飯沒有。他平安無事的走過了看門人的房間；現在偷偷的上樓梯了……

譯者附記：我於去春約定給「世界文庫」譯紀德這部書，當時因趕譯史武剌奇「維多利亞女王傳」，沒有工夫譯，直到最後把女王傳譯完（但尚未註完）才開始把這部書譯了一部份。史武剌奇的文章是一路，紀德的又是一路。但我都喜歡。我之譯「贋幣製造者」也可以說是練習寫文章所以總想慢慢的譯完它。長篇小說，尤其像「贋幣製造者」這樣的妙構，本不該片斷的發表，但本章寫卜羅費當度一家人的，似不無獨立欣賞的價值。

三個農民

李威深

整個的村莊都埋在睡眠和風吼裏，夜色黑暗而昏沉，風浪扇起來的沙土，像驟雨似的打蕩樹幹屋頂和牆壁。

在路上，如果不是預先聽見脚步聲，兩個對面行走的人就會撞個滿懷，脚冷不防在凍結的地皮上一滑，說不定彼此都跌個響跤。在刮風的夜間走路，沒有一個人不是能走多快便走多快的。

像這樣的倒霉的黑夜裏，還不得不到什麼地方去一趟，那就祇好憑他的記憶和習慣了；眼睛對於人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大風的夜間，安分守己的人們是睡不安穩的，要小心有賊來掏雞窩或在房後牆上掘洞，仇人也許來放火。他們却不大高興出門，睡得也很早。一聽見狗叫，他們就高聲咳嗽着，駡那些還不肯睡覺的人。

在荒涼的街道上，有一個人，像影子似的，向着村莊盡頭的那兩間茅屋走去。風沒有停歇的意思，天空爲沉得給人一種蒙在鼓裏的感覺。「自然」依舊照着老脾氣不給人方便。

狗都夾着尾巴鑽到窠裏和柴堆裏去，它們已經叫得疲倦了，因爲風送來各種各樣的響動，要向每個聲音都機警地吠叫，那就非拚命不可了。對於這個道理，狗同人是一樣的聰明罷。

「他們都不願意去，」他心裏說，有點懊喪。這風實在是太大了些，他們都鑽到一個地方去要錢，就是準知道不會有好運氣，也還是不肯同他去的。

脚下發着低微的沙拉沙拉的響聲。一個小方窗裏透出煤油燈的模糊的光線，他在那裏站住，用鍬柄在小窗台上連敲了兩下，又敲了兩下，才有人答話。一個女人的尖沙的低音：

「是長海不是？麥子不去了。風多末大，」她走近窗口，聲放得更低了些。「你也別去了罷，等着撿個好天氣……」

緊接着是一個孩子的聲音：

「等一等我，去，爲什麼不去呢！」

那女人是孩子的母親，她沒有主見地說：

「到村外邊看看，要是天太冷，就回來！……」

麥子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身體結實得像一個石墩，他的父親是一個不聲不響的小矮人，不久以前患肺病死掉了。在長海再也找不到一個同伴的時候，就把他拉出去合夥。

這個孩子滿懷着興奮和不安，緊貼在長海的身邊，用小跑的快步跟着走，他第一次幹這種勾當，心裏充滿着強烈的慾望，又害怕會有什麼不測的遭遇飛來。

「你害怕麼？」

孩子在黑暗中搖一搖頭。

「用不着害怕，有什麼可怕的呢！」他想教訓這孩子：一個人不得不習慣於他必要的生活方式，在他像這孩子一般年紀的時候，也幹過這一類勾當，那時祇是因爲高興和任性，什麼都肯幹的。可是現在，他是正正經經地來幹了，正正經經地幹偷竊的勾當。……對於這孩子，却像一種具有魔力的冒險，他制不住自己要起許多怪誕的幻想。

「若是有人碰上，那怎末說呢？」

「別人是管不着這些事的。」

他告訴這孩子：沒有廻避同村人的必要，若是有人看見，就讓他看見罷，他若是敢去向失主告發，「我就會讓他知道知道的！」

他又說：「他們不幹這種勾當，用不着來幹啊；讓他們幹，他們沒有這胆量！……」

孩子的脚絆在一個小土岡上，差點兒傾倒。他的聲音因冷發顫了：「風

多末大啊！」

「你想不去了麼？」

孩子在黑暗中搖一搖頭，「爲什麼不去？風，我不怕。」

長海，還有像他一樣的那些人，都不是職業的賊，頂多不過在酷冷的冬夜裏，有時還冒着風雪，跑到離自己村莊稍遠的地方去，伐倒幾棵樹、（這些樹，是太大不了的，大半都祇能當柴燒；柏樹可以做水桶用，不過他們是不大弄柏樹的。）在這樣的黑夜裏，就連頂諒心的業主也不會冒着風寒跑到野外來巡巡的。他們幹起這勾當來總是很蠻強很迅速，有時除一個鋸以外，還帶一柄斧子。第二天在人們面前並不十分隱滅夜裏的偷竊行爲，也不表示做賊的卑屈。他們都是一些窮得沒辦法了的農民，而且大半是從曾祖時代就窮起，否則若是去年才因高利貸的拖累或打官司把家產化完或因貪心化許多錢從游方僧手裏買一個假金塑佛像而破產了的人家，那就祇顧追懷往昔的「黃金時代」而圖復興，是不屑於幹這種勾當的，或如長海所說，「讓他們幹，他們沒有這胆量！」至於那般沒落了的財主的子孫們呢，大都是拖着一頭長髮從領頸到脚跟都積滿油泥，用長指甲控着鼻孔，然後抵住大姆指拍拍地彈着；骨瘦如柴，是幹不來這勾當的，他們的方法是跑到熟人或親戚家裏去，用那像敲打潮濕的破皮鼓一樣的聲音笑着，索一升玉米，臨走時伸手從柴堆上拖一捆秫稭；有時趁黑夜到棉花地裏偷一點棉花。天天如此，非弄到人家因討厭而氣憤或吊起來打一頓不可，照老例是祇說哀求話並不抵抗的。

小麥子因爲壓制不住的不安和興奮，變得多話起來。平常時候，他是一個有名的不喜歡說話的孩子，有點天生來的口吃，好事的年青人和同他一般年紀的孩子們都高興開他的玩笑，他不回報他們，也不顯出特別生氣的樣子，照老習慣祇在嗓子裏哼一句「幹什麼呀」表示他的憎惡，就獨自走開了。長海像對待一個成人一樣找他合夥，這使他很高興。可是這時長海卻不十分在意聽這個小伙伴的嘮叨，嗚嗚的風響把那些口吃的斷續的話句吹散到黑暗的原野裏去了，祇剩下一個單調的唔唔的聲音伴隨着他們前進。

長海帶着一頂用劣質的毛線織成的帽子，這種帽子最初出現在鄉間的時候很惹得農民們發了陣子笑，後來便通行起來了，他們叫這種帽子做「猴兒兜。」他把帽子捲着的部分放下來，耳朵和臉都裹住了，祇露出眼睛和鼻子，他連小麥子的唔唔聲也聽不十分清楚。

「往河邊去，這一回非弄他老狗東西幾棵不可！」他扯一扯那孩子的肩頭，走上了一條廻曲的小路。

在他們前面一里開外的地方，有一條小河。這一帶曾經是一片闊大的樹林，屬於十幾個主人的，農民們一天天窮困起來，樹也便一棵棵伐倒了。祇在小河的沿岸，獨留下一片叢密的楊柳的行列，業主是一個誰都知道的凶傢伙，住在小河的對岸，有一次，一個牧羊的孩子折了他一棵幼樹，讓他捉住了，他用樹枝抽打那個孩子的腦袋。他像一個游魂似的出沒於樹叢間，無論什麼時候人們都可以在那裏看見他幌來幌去，有時，突然他用輕快的脚步穿着樹列跑着，隱藏在一個稠密得像牆垛一樣的柳叢後面，像一匹被獵人追急了的獾，傾聽着一個什麼聲音，樹枝的折裂聲一讓他辨清楚，他即刻就跳起朝着那發響的方向跑去，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姿勢呀！……如果他是一個科學家，他一定要費終生的精力來研究怎樣使一根樹秧在一天之內長成大樹，如果他是一個主席或什麼「領袖」他一定首先要頒佈懲辦偷樹賊的緊急治罪法。他一發現什麼地方有刀傷或折斷的痕跡，就怒得瞪直了眼睛。他有一個特大的酒精鼻子。

「你是說要去弄糟鼻子的樹呵？」小麥子怯怯地問，他立刻止住自己那沒頭沒尾的嘮叨了。沒有聽到長海的回答。他注視着他的指導者的身形，好像要找出爲什麼偏要去偷糟鼻子的原因。偷樹就是偷樹就算了，祇要不

被人捉住或事後查出。長海的話裏除了偷樹之外好像還有另外的動機，使這個孩子感到難以捉摸和不安。

他們離開了小路，從一塊凍結的麥地裏橫穿過去。小麥子用兩隻手蒙住凍疼了的耳朵，鼻子在黑暗中殷殷發紅了。風鼓蕩着他們的短得剛及膝的棉袍，好像是從地裏冒出來的冷泉的奔流。

『我聽見有誰在喊，』小麥子突然放慢了脚步，做出一個傾聽的姿勢。『聽，眞的有人在喊！』

一個人在他們走出還沒多遠的村邊喊着：『噢——嗚！』接着打了一個長而尖利的口哨。

風像海水似地推擁着高聳的波浪，在黑暗的原野中奔跑，又像一疊疊倒下來的山岡。

『這是萬發那小子！』長海默默地說。『噢——嗚！』的喊聲不留一點餘音地被風吹散了，那長而尖利的口哨都像一條明快的閃光衝進黑暗裏來。

『藏起來罷！』小麥子輕聲說，這個新來的伙伴提起了他的興味，在這樣黑暗的夜裏多一個人來他覺得開心。

『幹麽藏呢，不要說話，他不會找到我們。』長海很正經地側耳傾聽了一會兒，『媽的！他追來了，這個王八旦沒一點用處，吃現成的……』

長海低聲招呼那孩子跟隨他，轉向一條岔路去了。前面是一個乾涸的壕坑，坑坡的荊叢裏傳出像鐵路電線似的嗚嗚聲，風撥拾着那些枯脆的杜梨樹葉。

從他們背後，一個粗暴的罵詈聲音送過來，那人顯然是在跑着，罵聲裏夾着吁吁的喘息，還有一串聽不清楚的怨語綴在喘息的尾巴上。他帶着捉賊一樣的聲勢追上了他們。

『媽的！你們想丟掉我啊！』那新來者像問罪一般地說，喘息着。

『眞是，我忘掉去請你，沒有你，辦不了大事……』長海冷冷地嘟囔着，頭也不回，照舊向前走。他心裏想着一些更難堪的話，沒有說出口來。

這新來者是一個二十多歲的農民，瘦而高，像一根細長的荊條在黑暗中乘風搖擺；還不曾結過婚，時常跟一個不甚規矩的女人——前村長的老婆眉來眼去；高興跟那些曾經到過大都市的年青人在一起，常常把鬢角刮得像舊戲中的貼着「俏皮膏」的鴇母。他不十分喜歡幹農民的工作，當農忙氣暖的時候，農民都赤着脚，他却總是穿着一雙不很整潔的襪子，紮着黑色的褪帶，搖着肩膀走路；在人羣中喜歡說與人相反的意見，自己以爲很高明。

「這個王八旦要錢又輸光了，』長海心裏想，『沒有他，我們也能幹得來……』突然他氣惱着說：『萬發！這裏用不着你，……你去告訴罷！我就要偷糟鼻子的樹去，你去告訴罷！……』

『我就去告訴他！你以爲我不敢麽！』他用手掌在小麥子的頭上輕輕擱了一下，獨自笑着，『小麥子！你也來幹這勾當，我讓糟鼻子栓起你來！』

萬發常常同別人一起來幹偷樹的勾當，每一次當別人把鋸齒觸在樹上的時候，他總是說：『我去看看有沒有人，』或是：『聽，像有人來了！』於是他就說些如何如何必要的議論，把偵察者的工作担任下來。事後誰都知道即便沒有萬發這聰明的偵察者，事情也一樣會幹成了的。然而在當時却很少有人不被他的議論瞞混了的，他的方法是把危險誇大，有時講點偷樹干

犯那一條法律之類，說得非常嚴重，人們雖然並不一定胆小，到底還是讓他站在遠遠的地方落個清閒。他準備一旦不測比別人逃跑得快些。他覺得他時時刻刻都可以用「告發」來恫嚇別人。一當出了危險境界，他就變成了一個最肯出力的人了

「大風的夜黑天，糟鼻子也會出來的。你不相信？」他很正經地說着謊．話：「有一回，也是這樣個大風的夜黑天，風刮得比這還大得多哩，我打河邊走過，看見他穿着那件老黑羊皮襖，蹲在一棵樹後邊。媽的，他像個「夜猫」（猫頭鷹，）比夜猫還機伶哩。……」

「若是碰上糟鼻子，我就用繩了把他倒吊在樹上，活鋸了他個狗日的！……」長海冷冷地說。

「你敢鋸他？你敢，我就敢把糟鼻子給你拴上，罵那個不敢鋸的！罵那個不敢栓的！」好像他就要用繩子去栓糟鼻子似的。他知道在這樣大風的夜黑天糟鼻子不會出來，長海也不會鋸什麼人。在這類的情勢之下，他總是裝得極其大胆的。風好像要吹得他一撲倒地，他輕輕打着的口哨又像是從荆條上發出來的颼響。

小麥子默默地走在兩個人中間，已經不像先前那樣覺得冷了。他想：爲什麼這兩個人完全不像去幹偷竊的勾當，却好像是爲了一樁什麼別的事件才在這樣大風夜黑的曠野裏快步行走。

他們走進了一片小樹叢，風吹着那些赤裸的枝條，發着悲切的嗚咽。脚下是鬆散的沙土，風把細小的沙粒扇起來，像洒水似的打在他們的臉上。

「長海這小子打算不要我入夥，」萬發想。他覺得長海全身都充滿對他的敵意。突然，他用着求和的聲氣說：

「到墳地去烤一烤火罷！我帶了洋火。有一回，凍得我們連鋤都拿不住了。」

在他們前面，向左邊看，那膨大的一團黑暗就是墳地，風從那叢密的柏樹間吹過，發着深沉的呼聲。

小麥子沉在幻想裏了：從柏樹上折下許多柏枝，放在一個高大的墳頭跟前，背着風，扯一把莽草做引火，三個人圍成一個圈子；洋火抵在瓦片上，吃地一聲，人和樹和墳頭都倒下來模糊的黑影，那富有油脂的柏葉嗶啪響着。……忽然，他害怕起來。

「去烤罷，你一個人去，鬼就喜歡你。……」長海的聲音。

萬發覺得哪個默然不響的小麥子，對他也懷着隱隱的敵意，他覺得他們都在討厭他，防備他。

「小麥子，讓鬼吃了你去！」

一陣深沉的巨大的嗚嗚聲從楊柳的行列裏發出來，一切輕微低小的聲音都被吞沒了。

「這邊來！」長海低聲招呼小麥子。

一個淸晰的喇啦喇啦的聲音響了起來。

萬發佇立了一會兒，走開了。心裏被失望和怨恨塡滿，他好像突然站在糟鼻子面前，注視着那個特大的紅鼻子，說了下面這話：

「他們不止來過一次了。」

他向着黑暗的曠野走去，那喇啦喇啦的響聲漸漸模糊，漸漸消失在風吼裏了。

原文献残缺